

37

24015

9024 水仙



水仙

朱維基
芳信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8



1213,

目次

1. 謊語的頹敗
2. 英國詩選
3.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4. 印度情詩選
5. 波特萊爾散文詩選
6. 一個明媚的早晨
7. 幽會
8. 印篤拉神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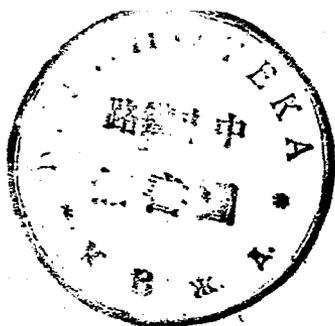
謊語的頹敗

一個觀察

Oscar Wilde 著

朱維基 譯

一個對話。人物：薛侶兒和維汾。
地方：*Nottinghamshire* 地方的一
座鄉間的屋裏的藏書室。



謊語的頹敗

薛侶兒(穿過開着的窗門,從外面廊廡裏走進來。)我親愛的維汾,不要整日的鑽在書齋裏。今天下午的天氣真是可愛極了。空氣是十分的佳妙。樹林上都籠着一片紫色的霧靄,好像梅樹上微紅的花朵。讓我們出去躺在碧草上,抽幾枝捲煙,享受享受自然罷。

維汾。享受享受自然!我很歡喜的對你說罷,這種享受的能力我早已完全失去了。人家告訴我們說,藝術會使我們比從前格外愛自然;會把自然的神秘啓示給我們看;倘若我們仔細去研究珂羅脫(Corot)和康司坦白兒(Constable)

我們又會在自然裏看見我們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但是我自己的經驗却正和這個相反，我們愈研究藝術，我們對於自然愈不關心。藝術真正啓示給我們看的是自然的圖案缺乏，她的奇異的殘形，她的異常的單調，她的絕對未完成的狀態。自然當然有她良好的意向，但是，亞力可托多耳曾經說過，她不能實現她的意向。當我觀望一處風景時，我禁不住會看見牠所有的缺點。雖然，我們很幸運，自然是這樣的不完全，倘若不是這樣，那末我們沒有什麼藝術了。藝術是我們對於自然的強烈的反抗，是我們使自然知道她的相當地位的勇毅的努力。至於自然的無限的繁複，那純粹是神話罷了。在自然裏面找不到有這麼一回事的。這祇存在於想像之中，或幻想之中，或存在於觀望自然者的精練的盲目之中。

薛侶兒。好，那末你可以不必觀望那風景好了。你可以躺在草地上抽煙談話。

維汾。但是自然是這麼的不適意。草地是硬而多塊，又潮濕，又有許多可怕的黑色的蟲

類。哼，就是毛利司的最起碼的工匠也可以給你做一隻比完全的自然所能做的更適意的凳子。自然在“那條從牛津得到命名的街道”（有一次你所十分敬愛的詩人曾這樣卑賤地說過的）的器具面前不由得不色變。我不說什麼怨言。倘若自然本來是適意的，人類也決不會發明建築學，我也不會歡喜房屋而不歡喜空地了。在一座屋子裏面我們覺得一切都有適當的比例。一切的東西都隸屬於我們之下，依我們的便利和快意而形成各種式樣。在人類正當的莊嚴上很需要的大我主義完全是戶內生活的結果。出了門外一個人就會變成抽象而非個人的了。他的個性完全沒有了。自然也就很冷淡，很不可欣賞的了。不論什麼時候我在這兒花園裏走着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對於自然不過好像是在山坡上吃草的牛，或是在陰溝裏開花的牛蒡罷了。自然是限思想的，沒有再比這句話更顯然的了。思想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東西，人爲了思想而死，正好象爲了別種疾病而死一樣。很僥倖，無論如何在

英國思想是不引人的。我們良好的民族氣質完全是由於國民的愚蠢。我只希望這座我們快樂的歷史上的偉大堡壘能永存於來日；但我恐怕我們將要開始受到太少的教育；至少每個不能學讀的人都去教書——那真是我們熱心教育的結果。同時，你還是回到你的惹厭的不適意的自然去，讓我在這裏來改正我的草稿樣罷。

薛侶兒。寫一篇文章！這同你剛才所說的不大一致罷。

維汾。什麼人要一致呢？那些蠢物，那些空論家，那些把他們的主義推到苦痛的實行，推到實行的反證論法的使人生厭的人。不是我。像愛牟生（Emerson）一樣，我在我圖書室的門上寫着“狂想”二個字。還有，我的文章確是一個最有利益最有價值的警告。倘若牠得到應有的注意，或者有新的文藝復興，也未可知。

薛侶兒。題目叫什麼？

維汾。我想叫做“謊語的頹敗：一個反抗”

薛侶兒。謊語！我想我們的政治家才有那個

習慣。

維汾。我確定地對你說罷，他們是不說謊語的。他們決沒有超過謬說之上，他們確確實實地低降於證明，討論，和辯論之下。他們同真正的說謊語者的性質有多麼的不同，他的坦白的，毫無顧忌的談話，他的至上的不負責任，他的對於各種證據的健康而自然的藐視！畢竟，什麼是一個良好的謊語？良好的謊語不過是一個有牠自己的證據的謊語罷了。倘若一個人是十分的沒有想像而生出證據去保證一個謊語，他也能一樣的立刻說出真話來。不，政治家不能這樣。關於律師公會方面或者可以說些話。詭辯家的衣服套上了律師公會會員的身上。他們虛偽的熱心和不實的修詞是可喜的。他們能夠把惡事說得像善事一樣，好像他們是剛從里昂丁學校裏出來的，並且他們的出名是因為他們曾為他們的當事人從不願的法庭裏得到勝利的判決書，即使那些當事人（事情常常是這樣的）是清楚地確實地無罪的。他們的稟狀由凡庸的人所寫

成，並且不以舉出成案爲恥。不管他們的努力，真相自然會呈現出來。就是報章也退化了。現在報章是可以絕對信賴的了。誰去一行一行讀的都會覺得這樣。我們常常看見的總是那些不可讀的東西。我恐怕贊成律師和記者的話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了。況且，我所要較量的是藝術中的謊語。我要給你讀我所寫好了的東西麼？這或者會對於你很有利益。

薛侶兒。那自然，倘若你給我一枝煙。多謝。還要問你，你預備在什麼雜誌上發表？

維汾。回顧評論上。我想我已經對你說過。那當選人已把這個雜誌復活了。

薛侶兒。你說的“當選人”是什麼人？

維汾。哦，那當然是倦了的享樂主義者了。這是在裏面的俱樂部。我們擬定當我們會見的時候各人衣服的鈕扣上都要佩一朵凋謝了的薔薇，要有一種傾向於杜密動的儀式。我恐怕你不合於這個。你太歡喜簡單的快樂。

薛侶兒。我恐怕會被根據了獸性的理由拒

絕入會的？

維汾。或者會的。况且，你又太老了一些。我們不允許中年人入會的。

薛侶兒。哦，我想你們相互間一定很絮煩的。

維汾。我們是這樣的。那就是這個俱樂部的目的之一。現在，倘若你答允不常常間斷我，我就把我的文章讀給你聽。

薛侶兒。你會看見我一心一意地聽着。

維汾(用一種十分清楚的，而像音樂般的聲音讀着。) **謊語的頹敗：一個反抗。**——我們近代文學所以有奇異的庸俗性的最大原因當然是謊語的頹敗，假使從謊語是一種藝術，一種科學，和一種社會的快意說來。古代的史家用事實的形式給我們以可喜的傳奇；近代的小說家帶了傳奇的假面給我們以晦澀的事實。藍面誌很快的變成了他的方法上和形式上的理想了。他有他的討厭的 *document humain* (人類的典型)，他的可憐的小的 *coin de la creation* (創作的小錢)，他用他的顯微鏡透視到裏面去。我們

會看見他在國家圖書館，或在英國博物院裏，不怕羞地搜查他的題材。就是人家的思想他也沒有勇氣去接受，只是直接鑽到人生裏面去搜求一切的東西，最後，他從家庭的範圍裏，或從每週的洗衣婦裏面尋到了典型，並且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後（就是在他最默想的時候他也不能完全從這些東西上面擺脫），在百科全書和個人經驗之間，他才腳踏了實地。

◎ “一般的文學從我們近代這個虛偽的理想所得到的損失是很難過分估計的。一般的人民談論一個‘生成的說謊者’有一種大意的態度，正好像他們談論一個‘生成的詩人’一樣。但是他們在這兩者上面是都錯誤了。謊和詩都是藝術——依拍拉圖所見到的，相互間不是沒有關係的藝術——這兩者都需要最謹慎的研究，和最不偏袒的專誠。當然，牠們有牠們的技術，正好像比較更實質的藝術，如圖畫彫刻等，有牠們形和色的至上的秘訣，牠們技巧的神祕，牠們熟思的藝術方法是一樣的。一個人認識詩人是由於牠

的精妙的音樂，所以要認識一個說謊者也可由於他的異常有節奏的言辭，在這兩個場合上只要有一剎那間的偶然的靈感就夠了。在這種地方，無論什麼地方也是這樣，練習一定在完美之前。但是在近日，當寫詩的事情變得太平常，倘若能夠，寫詩的興趣應該要減低的時候，說謊的事情差不多降到了不名譽的地步。有許多的青年生有誇張的天賦，倘若在適宜且同情的環境中得到良好的營養，或者摸做最好的模範，實在很可以培養成真正偉大且神奇的東西。但總是這樣，最後他一無所成。他不是沾染了準確的大意的習慣——”

薛侶兒，我的愛友！

維汾。請你不要在句子的中間間斷我，“他不是沾染了準確的大意的習慣，就是常常跑到老年人和學問淵博者的社會裏去。這兩者對於他的想像同樣的是致命傷，真好像是對於無論何人的想像是致命傷一樣，在極短的時間中，他漸漸生出一種說真話的病態的不健康的能力。

開始要證明一切在他面前所說的話，毫無躊躇地反駁比他年紀要小得多的人的話，最後就寫小說，這些小說寫得這樣地確像人生，簡直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或然性。這不是我們所舉的唯一的例子。這不過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假使我們不能減低，或至少改變，我們對於事實的奇怪的崇拜，藝術會變成荒蕪不堪，美也要與世離異了。

● “就是斯蒂文孫，那精妙幻奇的散文的老手，也染着這個近代的惡點，因為除了把他叫做惡點外沒有別的相當的名字了。常有這種事情，就是一個故事往往會失實就因為要把他寫得太真的緣故，‘黑箭’是這樣的非藝術的，因為裏面沒有一個年代的錯誤可以誇矜的，‘詹加耳醫生的變相’讀起來時是這樣的危險好像是一個蘭式脫裏面做出來的實驗。至於哈葛德 (Haggard) 呢，他真的賦有，或曾經有過，一個十分完全的大謊語家的性格，他現在是這樣的怕人家疑他為天才，當他告訴了我們實在可以驚異的事情

時，他似乎覺得一定要發明一種個人的追憶，做成註解，當作一種懦怯的證實。其他的小說家也不比這個好多少。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寫小說好像當作一種痛苦的責任一樣，他的簡潔的風格，他的確當的辭句，他的迅捷且尖銳的譏諷都消耗在低卑的動機和不可解的見解上面去了。霍爾加因(Hall Gaine)雖然是專心於浮誇上面的，但是他却拉直了嗓子寫小說。他的嗓子高得人家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話。詹姆士潘恩(James Payne)精於意藏那些人家不屑去搜出來的東西。他懷着近視眼的偵探的熱心去搜尋明顯的東西。倘若你去翻閱他的書，作者的懸局簡直受不下去。威廉勃蘭克(William Black)的四輪馬車[⊗]馬不會向太陽飛去的。牠們(馬)不過在晚上把蒼穹嚇成狂暴的石印的彩色。農夫看牠們靠近的時候都乞靈於語言。奧立芬夫人(Mrs. Oliphant)很快活的喋喋於副牧師，網球會，家務，和其他使人厭倦的事情。梅玲克勞福(Marion Crawford)把自己獻在地方色彩

的祭壇上了。他好像是一個法國喜劇中的女人專門講‘Le beau ciel d’Italie’（意大利的美麗的天空）還有，他有一種惡習慣，愛說道德的陳腐話。他常告訴我們說，爲善就是爲善，爲惡就是爲邪。有的時候他幾乎是教訓式的。羅勃脫愛爾司米Robert Elsmere 當然是一篇傑作——一篇‘Genre ennuyeux’（無聊的風格）的傑作，這種文學的格式是英國人民能夠完全享受的。我們有一個有思想的青年朋友告訴我們說，這篇東西使他記起在一個莊嚴的，不從英國國教的家族的屋裏吃着茶點時候進行着的一種談話，這個我們很可以相信他。真的這樣的一本書只有在英國能夠產生出來。英國是失却的思想之家。至於那派只知道太陽從東方昇起來的每日增多的小說家，我們能夠說他們的不過是，他們知道人生未成熟，然而讓牠這樣。

“在法國，雖然沒有產生過像羅勃脫愛爾司米那樣十分使人生厭的東西，事情也不見得怎樣好。莫泊桑用了他尖銳的冷酷和他嚴厲且活

潑的風格把幾條仍還遮掩着人生的可憐的爛布都撕去了，顯給我們看那可羞的疼痛和紅腫的傷痕。他所寫的病色的小小的悲劇，裏面的人物沒有一個是不可笑的；他所寫的辛辣的喜劇，誰看了都笑不出來，就因為眼淚的緣故。曹拉忠於他在他的文學宣言裏面所說的高貴的原理，就是‘L’homme de Génie n’a jamais d’esprit，’他決定要給人家看，倘若他沒有天才，他至少能夠變成愚蠢。這句話他多麼的能夠辦到呀！他不是沒有力量。確然有的時候，好像在 *Germinal* 裏面，他的作品裏有不朽的地方。但是他的作品從開端到結末都是錯誤的，不是在道德上錯誤，却是在藝術上錯誤，從不論那種倫理學的立腳點看來，應該是那樣，無容置疑的。作者是十二分的真實，描寫事物也貼準是那麼樣。不論那個道德家更能希望什麼呢？我們對於近日反對曹拉的道德的忿怒不表一些同情。這不是揭穿了的談達夫（莫利哀的一個喜劇裏的主人翁，是一個僞君子。——譯者。）的忿怒罷

了。但是從藝術的立腳點看來，對於 *L'Assommoir*, *Nana* 和 *Pot Bouille* 的作者有什麼讚美的話可以說呢？沒有什麼可以說。羅斯金 (John Ruskin) 說喬治依留脫 (George Eliot) 所寫的小說裏面的人物好像一輛溜通淮爾的公共馬車的疾掃而過，但是曹拉小說裏面的人物更要壞得多。他們有他們的無味的罪惡，和他們的更無味的德行。他們生命的記錄絕對沒有興趣。誰去管他們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在文學中我們需要的是特性，迷惑，美感，和想像力。我們不願那些下等階級的行爲的描寫來困擾我們。都德 (Alphonse Daudet) 要好一些。他有機智，一種輕快的筆觸和一種可愛的風格。但他近來在文學上自殺了。沒有人會關心那說 'Il faut lutter pour l'art' 的地洛佩耳，或那永遠歌頌着夜鶯的淮耳梅喬，或那在傑克裏面的說着 '殘酷的巧語' 的詩人，現在我們從 *Vingt Ans de ma Vie littéraire* 裏面知道，這些人物直接從人生裏面取出來的。在我們看來他們沒

乎突然失去了他們所有的生命力，他們僅有的幾種性質。惟一真實的人是那些未曾生存過的人，倘若小說家低卑得到人生裏面去尋他的人物，他至少應該把他們假作他的創作，不要誇說他們是模擬物。一部小說裏面的一個人物倘若能够成立，不是因為別人是那樣，而是作者是那樣。否則那部小說不成爲藝術品。至於保羅蒲石 (Paul Bourget)，心理小說的大家，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他想像近代的男女能夠無限地分析開來，寫成無數的章回。照事實說，良好社會的人民之有趣——蒲石難得走出聖求門，除了來到倫敦——在於他們每個人面上戴的假面具，不是那隱藏在假面具背後的真面目。這是一種可恥的懺悔，但是我們都是從一個模型裏做出來的。在福耳司且夫裏有一些哈孟雷德，在哈孟雷德裏面沒有一些福耳司且夫。那肥大的武士有他的悲哀的形狀，那年青的王子有他的粗鄙的幽默的時候。我們互相分別的地方完全在偶然的事情上：比如服裝，舉

動，聲音，宗教的意見，個人的外表，習慣的技倆和其他相類的東西。愈去分析人，所有分析的理由愈是消滅不見，一個人遲早會知道那可怕的普遍物，就叫做人性，真的，誰在窮人中間工作的很知道，人類大司不再是詩人的夢想了，這是最使人鬱悶的最卑賤的真實性了；倘若一個作家斤斤於分析上等階級，他一樣的可以描寫賣火柴女郎和賣蘋果者”。雖然，我親愛的薛侶兒，這個地方我不再說下去了。我很相信近代的小說有許多佳點。我所要說的，不過是籠統看來牠們是不大可讀的。

薛侶兒。那當然是一種十分嚴重的條件，但是我一定要說你有幾句批評的話是很不公平的。我喜歡 *The Deemster*, *The Daughter of Heth*, *Le Disciple*, *Mr. Isacs*, 至於羅勃脫愛爾司米呢，我是很拜倒的。不是因為我能夠把牠當作一部正經書看。把牠當作誠實的基督徒貼面碰到的問題的敘述，這是可笑而且迂腐的。這不過是阿諾耳特 (*Matthew Arnold*) 的“文學

與武斷”沒有了文學。像派萊(Paley)的“證據，”或誇倫沙(Colenso)的聖經註釋法一樣的落在時代的後面。一個不幸的英雄尊嚴地報告一個久已升起的黎明，這樣完全地失去了牠的重要意義，他想要把舊公司用新名字進行沒有事情再能比這個更感動人了。換言之，牠含有幾處聰明的諷刺文，一大堆可喜的引語，和喬玲(Green)的哲學，十分快意地把作者的苦藥面上加了糖味。我也不得不驚異，你爲什麼一些不提兩個你常常讀的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和喬治茂萊狄思(George Meredith)。他們兩個人自然都是寫實派麼？

維汾。唉！茂萊狄思！誰能說他是什麼派呢？他的文體是輝煌着電光的混沌。說他是作家，一切都專門除了語言，說他是小說家，他一切都能做，除了講故事；說他是藝術家，他是一切，除了清晰。莎士比亞作品裏面似乎有一個人——我想是突乞司東——講起一個人常常因爲他自己的機智把自己的筋骨擊碎，在我看來這件事



情似乎可以做批評喬治茂萊狄思的作品的根據了。但不論他是什麼，他不是一個寫實主義者。或者我可以說他是寫實主義的兒子，但是這個兒子却和他的父親不甚和睦。他由於熟籌的選擇做了一個浪漫主義者。他不願跪在倍爾 Baal 前面，畢竟，假使他的可佳的精神不起而反抗寫實主義的嘈雜的斷定，他的風格也很足夠可以使人避遠了。用了牠，他在他花園的四週種了充滿着荊棘的短籬，却盛開着紅的奇異的薔薇。至於巴爾扎克呢，他是溶合藝術性格和科學精神的最可注意的人。後者他遺贈給他的門徒。前者完全是他自己的。曹拉的 *L'Assommoir* 和巴爾扎克的 *Illusions Perdues* 兩書的差異是非想像的現實和想像的現實的差異。鮑特萊爾說道，“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賦有激發他自己的那同樣的人生的熱情。他的小說都有像夢一般深的色彩，每一個心是有意裝在砲口上的武器。就是廚役也都有天才”。細細的讀了巴爾扎克之後會把我們活着的朋友降成陰影，

我們相識的人降成黑影中的陰影。他的人物有一種炙熱的赤色的生存。他們主宰了我們，和懷疑論挑戰。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劇是羅勃潘 (Lucien de Rubempré) 的死。這個悲哀不能完全從我的心裏消除。就是在快樂的一剎那間也來作祟我。我笑的時候我也記起。但是巴爾扎克差不多和霍耳培 (Holbein) 一樣的寫實主義者。雖然我承認他把文體的現代性看得太有價值了，所以他沒有一本書能和 *Salammbô* 或 *Esmound*，或 *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或 *Vicomte de Bragelonne* 相提並論的，依藝術的傑作說。

薛侶兒。那末你反對文體的現代性麼？

維汾。是的。這是要得到十分可憐的結果的巨大的代價。純粹的文體的現代性總似乎是庸俗。不能不這樣。民衆這樣的想像着，因為他們對於貼身的環境感到興味，藝術也應該注意他們，並且要把他們做藝術的題材。但正因為他們有興趣於那些事情之中，就使他們不宜做藝術的材料。有人曾說過，那唯一美的東西是那些

與我們無涉的東西。倘或一件東西對於我們是有用且必需的，或則能夠影響我們的，不論是使我們痛苦或是快活，或能強烈地引起我們的同情的，或是我們生存在裏面的環境中的重要部份，牠就不在藝術的正當的範圍裏面了。我們對於藝術的題材應該稍微冷淡一些。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沒有偏好，沒有存見，沒有一些黨閥的情感。希苟白 (Hecuba) 正因為對於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緣故，她的憂愁才會做一齣可羨的悲劇的動機。我在文學史中再不知道比查爾斯李特 (Charles Reade) 的藝術生涯更可痛的事情了。他寫了一本極佳的書，就是，“寺院和家庭”，這本書超出 *Romola* 之上，好像 *Romola* 超出 *Daniel Denonda* 之上一樣，但他其餘的一生却消耗在愚蠢地努力於近代性上，把羣衆的注意力引到我們監獄的狀況，和我們私立的瘋人院的管理法上。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想要使我們對於不良法律的受害者表同情的時候，他十分使自已完全良心抑鬱不堪；但是查爾斯

李特，一位藝術家，一位學者，一位有真正美的觀念的人，會對於近代生活的腐敗那樣的亂喊亂跳，好像一個普通的著小冊子者或一個駭人聽聞的新聞記者一樣，這真是一件可以使天使哭泣的事情。相信我，我親愛的薛侶兒，文體的現代性和題材的現代性是完全並且絕對錯誤的。我們看錯了時代的庸俗的號衣把牠當作詩神的仙袍了，又把我們應該到山邊去和愛普盧在一起的時日去消耗在我們惡城之不潔的街道和可憎的郊外上。當然我們是退化的民族，爲了雜亂的事實把我們生有的特權賣去了。

薛侶兒：你所說的話中有一些東西，當然我們讀一部純粹模範的小說時不論能得到什麼快樂，我們倘若再去重讀牠很少有什麼藝術的快意。這或者是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學的最好的馬虎試驗了。倘若一部書不能讀而又讀，那可以無用去讀牠。但是你對於歸返人生和歸返自然有什麼可說的呢？這是常常介紹給我們的萬靈藥。

維汾：我把關於這部份所說的話讀給你聽。

這段文字在這篇文章的後部份，但是我現在一樣的可以讀給你聽：——

“我們近日的普遍的呼聲是‘歸返人生和歸返自然；人生和自然會給我們重新創造藝術，將紅血送在地（藝術）的筋絡中流轉；牠們會使她的雙腳敏捷，使她的雙手強壯。’但是，唉！我們那和譎而有意的努力是錯誤了，自然總是落在時代後面的。至於生命呢，她是分裂藝術的鎔解劑，使藝術的房屋頹壞的敵人。”

薛居兒。你說自然總是落在時代後面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維汾。噢，這句話或者有些奧妙。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倘若我們把自然當作自然而簡單的本能，而和自覺的學術相對，那末在這：影響下面產生的作品總是老式的，陳腐的，過時的，自然的一觸會使全世界親愛，但自然的二觸會毀壞無論那種藝術作品。反言之，倘若我們把自然看作人以外的現象之聚合，人在她裏面發現的不過是人帶給她的東西。她沒有自己的暗示。華茨

活士(Wordsworth)走到湖邊去，但他決不是一個湖畔詩人。他在石頭裏面尋到他早已隱藏在裏面的教訓。他適地施教，但他的好作品却產生在他歸返於詩却不是歸返於自然的時分。詩給他以“洛苔靡亞”，和美麗的十四行詩，和那偉大的歌行。自然給他以“瑪薩萊”和“彼得培爾”，和致威爾根生的鐵鏟的詩。

薛侶兒。我想這見解或者還有疑問。我却很相信“從春間樹林裏來的衝動”，雖然，這樣一個衝動的藝術價值當然完全看那接受這個衝動時的狀態是怎樣，所以歸返自然的意思只是漸變成達到偉大人格的步驟。我想你會同意於這個罷。雖然，請你繼續讀你的文章。

維汾(讀。)“藝術的起初是抽象的裝飾，是純粹地想像的和快意的作品，這種作品是描寫不真實和不存在的東西的。這是第一時期。然後人生漸漸傾倒於這個新的神奇上，而要求加入在這個迷人的範圍內。藝術把人生當作粗率的

和事實是漠然不關的，專以發明，想像，幻想爲事，並在她(藝術)自己和現實之中間設下美麗的文體，和裝飾的或理想的剪裁之不可入的障礙物。第三時期是人生佔了上風，把藝術驅逐到荒土中去的時候。那才真是頹廢，我們現在受累着的也就是這個。

“比如說英國的戲劇。起先在僧侶的手中時戲劇的藝術是抽象的，裝飾的，神話的。然後她雇了人生給她服務，她用了人生的幾種外形後就創造了一族完全新的民衆，他們的憂愁比人類所覺到過的更爲可怕，他們的快樂比愛情的快樂更爲利害，他們有鐵頓的憤怒和上帝的安靜，他們有鬼魔的神奇的罪惡，鬼魔的神奇的真德。她給他們以一種和平常的使用不同的語言；一種充滿着應聲的音樂和甜蜜的節奏之語言，因莊重的抑音而尊嚴了，或因幻想的腳韻而精雅了，裝飾着神奇的詞句，補充着高超的文辭。她給她的孩子們穿上奇特的衣服，給他們戴上假面具，由於她的邀請，上古的世界從她大理石的

墓塋裏升起來了。一位新的凱撒走過新興羅馬的街道，張着紫紅的蓬帆，搖着依和笛的節奏的槳櫓，另外一個克柳馱潑脫拉經過大江到安底馱克去了。古代的神話，傳說和夢想都成形且現實了。歷史完全重寫了一遍，沒有一個戲曲家不承認藝術的目的不是簡單的真，而是複雜的美。在這個裏面他們完全是對的。藝術的本身就是一種誇實的樣式；選擇，藝術的真精神，不過是過分加重的濃厚的狀態罷了。

“但是不久生命就搖動了形式的完美。就是在莎士比亞裏面我們也能看見末日的開始。這種情形呈現在他後期作品裏面的無韻詩的崩毀，對於散文的着重，對於個性描寫的過份的看重上。莎士比亞作品裏面的文字——牠們有許多——如其裏面語言是俚鄙的，庸俗的，誇張的，幻想的，簡直是不潔的，那末完全是由於生命要得到她自己聲音的回音，不要美麗文體的扉入，但是生命要表現自己，一定要假借這種美麗的文體。莎士比亞不是一個無瑕的藝術家。他太歎

喜直接跑到人生裏面去，假借人生自然的言語。他忘却了：當藝術讓去了她想像的媒介物時她讓去了一切。哥德在一個地方說——

In der Beschränkung zeigt sich erst der
Meister,

‘作家須要在範圍之內工作才能把自己顯現出來’，文體是無論那種藝術的範圍和條件。雖然，我們不必再去講莎士比亞的寫實主義了。‘暴風雨’是謝過詩歌 (Palinodes) 中的最完美的。我們前面所想要指出來的是，以色列白斯和雅各駢的藝術家的偉大作品裏面含有牠們自己絕滅的種子，倘若牠將人生當作原料而因此得到些力量，那末牠將人生當作藝術的方法的時候，牠得到一切的弱點了。這個以模仿的媒介物代創造的媒介物，這個想像樣式的丟棄，結果就產生英國的感情戲。這些戲裏面的人物在台上所說的言語和在戲台下面所說的一些兒沒有兩樣；他們既沒有重讀也沒有低語；他們是直接從人生裏面取來的，把人生的庸俗表現到

最精細的地方；他們表現真人的步態，舉止，服裝和重音；倘若他們在三等火車裏走過，沒有人會注意他們。但那戲劇是多麼的厭煩呀！就是他們注意的並且是所以要存在的唯一的根據的那現實的印象他們也沒有成功把牠產生出來。從方法上講來，寫實主義是一個完全的失敗。

“凡對於小說戲曲是真確的話，對於那些我們叫做裝飾藝術的藝術也一樣是真確的。這些藝術在歐洲完全的歷史是東方主義（帶着牠的坦白的拒絕模仿，牠的愛護藝術的習慣，牠的不喜歡自然中不論那個物象的準確的表現）和我們自己的模仿精神兩者間相互爭鬥的記錄，前者若在不不論什麼地方因切實的接觸之故而佔到重要的勢力，如在巴然鐵姆，西色列和西班牙，或因十字軍的影響在其餘的歐洲佔到重要的勢力，我們就有美麗的，想像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裏面人生可見的東西變成藝術的慣例，人生沒有的東西都發明出來，創造出來為她喜歡的緣故。但不論何處若我們一歸返人生和自

然，我們的作品總會變成庸俗，普通，並且乏味。近代的帷幔，帶着牠輕飄的效力，牠精工
的透視，牠荒空般的廣漠，牠忠實且費時的寫
實，是沒有一些美的。德國的圖畫玻璃絕對是
可憎的。我們在英國開始着織可能的地氈，但
祇因我們依附了東方的方法和精神。我們二十
年前的粗氈與地氈，因為牠們尊嚴抑鬱的真實，
牠們對於自然的癡狂的崇拜，牠們對於能見物
的鄙陋的複現，就是在非理司丁人看來，也變做
嘲笑的資料了。有一次一個開化的佛教徒對我
們說：‘你們基督教徒這樣的誤解第四條誡，你
們簡直想不到用藝術的方法去應用第二條誡
了’。他完全是對的，這事情完全的真理是：要
學習藝術的正當的學校不是人生却是藝術”。

現在讓我讀一節文章，這節文章我以為十
分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

“這不常是這樣的。關於詩人我們不必說什
麼話，因為他們（不幸華茨活斯除外）都忠於他
們高貴的使命，人人都承認他們是絕對靠不住

的。但在希羅杜吐司 (Herodotus) 的作品裏面，不管近代淺學者流怎樣淺薄且鄙嚚地努力想證實他的歷史，他可以不愧當‘謊語之父’的名稱；在西雪羅的演說稿和蘇託紐絲的傳記裏；在他最好時代的太雪脫斯裏；在潑利尼的博物史裏；在海那的 *Periplus* 裏；在一切古代的年紀裏；在衆神的行傳裏；在弗洛薩和瑪洛萊裏；在馬珂普洛的遊記裏；在沒格那斯，阿而特洛范杜斯，和萊河西尼斯，和他的偉大的 *Prodigiorum et Ostentorum Chronicon* 裏；在產利尼的自傳裏；在喀薩那淮的軼事裏；在地福的災史裏；在薄司威爾的約翰生傳裏；在拿破崙的文書裏，和在我們自己的卡拉爾的作品裏，他的法國革命史是一部空前的最有臭味的歷史小說，事實不是置在牠們相當的次要地位，就是完全擯而不用，爲了晦澀的緣故。現在，一切的事情都改變了。事實不但在歷史上佔着立腳的地位，並且僭奪着幻想的領土，又襲擊了浪漫史的王國。牠們以凜冽的手觸着一切的東西。牠們使人類庸俗

化了。美國粗鄙的商業主義，牠的物質化的精神，牠的對於萬物詩的方面的冷淡，牠的想像和高不可達的理想之缺乏，是完全由於這個國家把一個自己承認不能說一句謊的人當作牠的國家的英雄，就是說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留下的害處，在很短的時間中，比文學中隨便那個道德故事還要大，就是這樣說也不為過。”

薛侶兒。我的好孩子！

維汾。這確是實在的事情，而最可笑的是：櫻桃樹的故事是一個絕對的神話。雖然你一定不要以為我對於美國或我們的祖國藝術的將來太失望。聽着：——

“這一世紀還未到閉幕之前總有一些改變，那是我們無須置疑的。被那些既無誇實的叢智又無浪漫的天才者之厭倦且修正的談話所煩擾了，並且厭倦了那些聰明人，他們的追憶總根據在記憶之上。他們的言語是恒久不變地被或然性所限制，無論什麼時候他易被剛在那裏的非理司丁人所證實，社會遲早定會返依牠已失去

的領袖，那精明動人的說謊者。那個不會出外去作粗野的追蹤，而第一次在日落時告訴流浪的穴居者他怎樣把大懶獸從碧玉洞的紫色的黑暗裏拖出來，或怎樣一戰就殺死巨象並把牠金色的長尖齒帶了回來的人究竟是誰我們不能說，並且我們近代考古學家中沒有一個有平常的勇氣告訴我們。不論他的名字或他的民族，他自然是社會交接的真正第一人。因為說謊者的目的只是在使人蠱惑，使人欣喜，使人快樂。他是文明社會的根基，沒有他一個宴會，就是在大邸宅裏，也像皇家學會的演講，或作家聯合會裏的辯論，或勃南特的引人笑的戲劇一樣的沉悶。

“他不單受到社會的歡迎。藝術從寫實主義的監獄裏逸逃出來，跑去賀他，吻他虛偽的，美麗的嘴唇，知道祇是他擁有她（藝術）一切啟示的大秘密，這個秘密就是：真理完全並且絕對是一個文體的事情；而人生呢——可憐，或然，乏味的人生——不願爲了斯賓塞爾（科學的歷史家，一般統計的製作家）的利益故而愚蠢地重複

着她已做過的事情，會馴良地追隨說謊者 並且用她(人生)自己的簡單且幼稚的方法想要把他所說的奇蹟表現出一二個來。

“自然常會有批評家，像‘星期六評論’的某作家一樣，他們會莊重地責怪說神仙故事者缺少博物學的智識，他們會用他們自己想像能力的缺少去測量想像的作品，並會恐怖地舉起他們污着墨水的手，倘若有個足跡不出他自己花園的栢樹以外的誠實君子記述一部像孟台維而一樣的動人的遊記，或像偉大的拉萊寫一部世界完全的歷史，但是一些不知道過去的事情。爲的要寬宥他們自己，他們會想用一個人做他們擔塞的招牌，[⊕]這個人使潑洛司比洛做魔術家，並把喀里朋和阿利而給潑洛司比洛做僕人，他聽見脫里頓人圍在妖島的珊瑚暗礁的四邊吹着他們的角，又聽見仙人在一座靠近雅典的森林裏互相酬唱，他領導幻形的皇帝在暗昧的行列之中穿過蘇格蘭霧濛的野草繁茂之地，並把希開忒同妖女藏在一個洞中。他們會乞救於莎士比

亞——他們常常這樣——並會引用那節用疲了的文章，忘記了這句關於藝術舉鏡向自然的不幸的箴言是哈孟雷特有意向站在他旁邊的人說的，爲的要使他們相信他對於一切的藝術是絕對瘋狂的。”

薛侶兒。哼！請再給我一枝捲煙。

維汾，我的愛友，不論你說什麼，這不過是一句戲劇中的話，不能代表莎士比亞對於藝術的真確的見解，好像愛古（Iago）的演說不能代表他對於道德的真正的見解一樣。但讓我讀完這節文章的結局罷：

“藝術在她自己的裏面，不是在她的外面，尋到她自己的完成。她不應被任何類似的外在標準所判定。她是一塊幕，不是一面鏡。她有森林中不知道的花，林地中沒有的鳥。她創造和毀壞許多的世界，並能用一根紅繩把月亮從天空中拖引下來。‘比活人更真實的形體’是她的，巨大的原型是她的，有生存的東西不過是未完成的副本。在她眼睛裏自然沒有法律；沒有一致性

的。她能隨意作法，當她召喚魔怪從深淵裏出來時牠們真的會來。牠能使杏樹吐萼於冬天，能叫冬雪落在成熟的稻田上。霜會聽她的命令把銀指放在六月的火嘴上，生翼的獅子會從萊定山的洞裏爬出來。當她經過時山林女神從叢木裏窺視，棕黃的牧畜神看見她走近時奇特地向她微笑。她有鷄面神崇拜她，並有半人半馬的怪物在她旁邊馳騁。”

薛侶兒。我歡喜那個。我能夠看出來。那是結束了麼？

維汾。不。還有一節，但這純粹是實用的。這不過暗示我們幾種使說謊的失傳的藝術復活的方法罷了。

薛侶兒。噢，你沒有把這節文章讀給我聽之前，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說人生——“可憐，或然，乏味的人生”——會試着把藝術的神蹟表現出來，是什麼意思？我很能瞭解你反對藝術當作鏡子的意思。你想這樣會使天才降作一面破碎的照人的鏡子了。但是你果真正經地相信人生

模仿藝術，人生其實是一面鏡，藝術是現實麼？

維汾。當然是這樣。雖然這好像是似是實非之論——似是實非之論總是危險的東西——但人生模仿藝術比較藝術模仿人生更甚，這句話是不因之而稍減其真實性的。近日在英國我們都看見兩個想像畫家所發明的，所着重的一種奇異而引人的美的模型是這樣的影響於人生，你不論什麼時候到一個私人展覽室或一個美術館去都能看見，這裏是羅薩蒂夢想中的神秘的眼睛，象牙般的長頸，奇異的方頰，和他所熱愛的那蓬鬆的黑髮，那裏是“金級”的可愛的少女，“Laus Amoris”的花一般的嘴和落寞的風韻，安特洛摩達的因熱情而蒼白的面孔，在‘茂令之夢’中的維文的纖手和溫柔美人。這常是這樣的。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創造一個模型，人生試着去模仿牠，繁生成普遍的形式，好像是一個進取的出版家。霍耳培和凡大克都不曾在英國找到他們所給我們的東西。他們帶了他們的模型來的，人生使用牠敏銳的模仿力把模特兒供給

藝術家。希臘人以敏捷的藝術的本能明白了這個，在新娘的房間裏放置了赫米斯和愛普盧的像，使她能夠產生和她在歡樂或痛苦中所看見的藝術作品一樣可愛的孩子。他們曉得人生從藝術裏不但得到靈感，深奧的思想和情感，靈魂的騷擾和安寧，她還能在藝術的線和色上面成形，並能產生非地思的尊嚴和潑萊雪脫而的慈祥。這樣就發生他們對於寫實主義的反對了。他們純粹根據了社會的理由不歡喜牠。他們覺得寫實主義會不能避免地使人變醜，這個他們是完全不錯的。我們用良好的空氣，充足的陽光，清潔的飲水，和忤目的樸素的房屋以改善下等階級的居住，籍此改良人類的的生活。但是這些東西只能產生健康，牠們決不能產生美。因此，藝術是需要的。偉大藝術家的真正的門徒不是他的研究室中的模仿者，却是那些變成和他的藝術作品相像的人，不論他們是像希臘時代塑成的一般，或是像現代所畫成的一般；總言之，人生是藝術的最好的，藝術的惟一的學徒。

能見的藝術是這樣，不能見的文學也是這樣。那能夠表明這個的最明顯的，而最普通的形式是在一個愚孩子的事件中，這個孩子讀了希巴特和透而賓的冒險史後，他去搶劫一個不幸的賣蘋果女的攤頭，在晚上衝進一所糖食店，並從郊外的小巷裏，戴了黑的假面，拿了不實彈的手槍跳出來嚇一位從城裏回家去的老者。這個常常在我所說的那種新書出版以後發生的有趣的現象大概被人當作文學對於想像之影響。但這是一個錯誤。想像總是創造的，總想要得到一種新的形式。那個小偷兒不過是人生摸倣本能的明顯的結果。他是事實，一心一意地想要產生虛事，因為事實總是像這樣的。我們在他裏面所看見的十分擴大地在全人生裏面重演出來。叔本華分析了那使近代思想有特色的悲觀主義，但是發明牠的却是哈孟雷德。世界變成憂鬱了，因為有一個傀儡曾經悲哀過了。虛無主義者，這沒有信心的奇異的殉教者，沒有熱心地去赴火刑者，完全是一個文學的產物。他是屠其涅夫所

發明的，而是杜思吐以夫斯基所完成的。羅勃司比埃是從盧騷的書裏出來的，正和人民的宮殿是從一部小說的 debris 裏面出來的一般。文學常常預期人生。文學不去模仿人生，却照了自己的目的把牠製成各種形式。我們所知道的十九世紀大都是巴爾扎克的發明。我們的羅勃潘我們的 Rastignacs，和 De Marsays 在“人類的喜劇”的舞台上第一次顯他們的色相。我們只是用註腳與不是必需的增加實行出一個偉大小說家的怪想，或幻想，或創造的幻視。我有一次問一個和薩克萊十分相熟的女人，他寫培該囂潑有沒有一個模特兒。她告訴我說培該囂潑是一個創作，但是這個人物的意思一半是由一個住在良新頓相近的保姆所暗示的，這個保姆是一個十分自私而有錢的老婦的伴侶。我問她那保姆後來怎樣，她說，真是奇怪，在“盧榮市”出版了幾年後，她和那住在一起的女人的姪兒私奔了；在社會裏惹起不少的紛論，和克老萊夫人的樣式差不多，而所用的方法完全和克老萊

夫人所用的一樣。最後她轉入了愁境，隱逃到大陸去，常常在蒙措洛和別的賭博的地方可以看見她。這個偉大的傷感家把他寫做小說裏的牛康大佐的那個高貴的紳士死了，在“牛康”再版了第四次的幾個月以後，嘴裏還說着“Adsum”[⊙]一個字。司蒂文孫出版了他的化身的心理的小說不久，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哈特的住在倫敦的北部，有一天他因為要急於到火車站去，他就取了一條他以為是抄近的路，却迷了方向，輾轉於卑賤而且形穢的街路上。他着慌起來了，脚步就走得很快，一個小孩子從拱門裏跑出來衝在他的雙腿間。那個孩子倒在階沿上，他的腳絆在上面，並且踏過了。那個孩子當然是因為受了驚並且有了一些微傷，就號哭起來了，幾秒鐘後，街上便塞滿着那些從屋裏像螞蟻般地衝出來的粗暴的人民。他們圍住了他，問他的姓名。他差不多要說出來了，那時他忽然想起了那司蒂文孫小說裏面開場的情形。他充滿了恐怖。那個可怕而描寫得很好的情形會在他自身上實現出來，

並且他會偶然地，却又是實實在在地，做了哈特在小說中故意做的事情時，他便拚命地飛跑了。雖然，他是被人緊緊地追着，最後他躲在一所藥店裏，藥店的門剛巧開着，他就對一個年青的夥計說明了情形，那個夥計剛巧在那裏，像小說裏所發生的一樣。那羣追來的人，他給了他們一些錢，就都散去了，等到散去了後，他便離開了。當他走出門口，那藥店門前的黃銅招牌捉住了他的眼光，正是“吉卜兒”。至少應該這樣。

這裏的模仿照牠所發生的事情看來當然是偶然的。在下面的一件事情裏，模仿是自己有意識的。在一八七九年，剛在我離開牛津以後，我在一位外交總長的宴席上遇見了一個女人，她的美有一種十分奇特的異國的情味。我們變成了至好的朋友，並且常常在一塊兒。但是她最引起我的興味的却不是她的美，而是她的性格，她性格完全的朦朧。她似乎完全沒有人格似的，只有許多典型的可能性。有的時候她把自己完全獻身於藝術，把她的客廳變做畫室，一星期內在

美術館或博物院裏消磨了二三天。然後她會去到跑馬場，穿着最漂亮的跑馬衣服，除了賭博外不講什麼事情。她丟了宗教去學催眠術，丟了催眠術去從事政治，丟了政治去醉心於仁慈的驚心動魄的興奮。其實，她是一種海仙，她的變化的失敗正如奇異的海神被Odysseus捉住的時候一樣。一天一篇長小說在法蘭西的雜誌上發表。那個時候我慣讀長篇小說，我很記得當我讀到描寫女主人翁的地方所受的震驚。她是這樣的和我那個女朋友相像，我便把那本雜誌帶給了她看，她立刻在裏面認出了她自己，好像被這個相像迷惑住了的一樣。但我應該要告訴你那篇小說是由某個已死的俄國作家譯過來的，所以作者當然不把我的朋友當作他的典型的。好，簡括地說罷，幾月後我在威匿思，在旅館的閱書室裏看見那雜誌，我偶然把牠拿起來讀，看那女主人翁究竟怎樣了。這是一個最可憐的故事，因為那個女子末了和一個絕對比她卑賤的，不單在社會的地位上，並且在性格和智識上，男子私奔了。

那個晚上我寫信給我那個女朋友，講到我對於培利尼 (John Bellini) 的意見，和弗老令的可敬羨的冰，和畫舫的藝術價值，但加了一張附信說，那小說中和她相像的女子到末後做出很愚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加說這些話，但是我記得那時我有一個懼怕，就是怕她會做出一樣的事情來。我的信還沒有到她那裏的時候，她和一個在六個月後就丟了她的男子私奔了。一八八四年我在巴黎看見她，她和她的母親住在那裏，我問她那篇小說對於她的行動有什麼關係沒有。她告訴我說，我覺得一種絕對不可抵抗的衝動要一步一步地去跟從那個女主人翁的奇異而致命的進行，她說她盼望要讀那篇小說的末後幾章時帶着一種真正的恐怖心。當末後幾章發表的時候，她被逼着要複現於真的人生中，她真的這樣做了。這是我所說着的這種模仿的最清楚的例，並且是十分悲慘的例了。

雖然，我不願再逗留在私人的例子上。私人的經驗的範圍是最有弊端而且最有限制的。我

所要指點出來的是普遍的原理，就是人生模仿藝術遠比藝術模仿人生，並且我確定地覺得倘若你正經想一下，你就會知道這是實在的。人生把鏡子拿在藝術的面前，不是產生畫家或雕刻家所想像的奇型，就是把小說中夢想的事情實現於人生中。用科學的說法講，人生的根據——阿力司托多耳會把牠叫做人生的力量——祇不過是表現的慾望，藝術總是呈顯着各種的樣式，由於這些樣式這種表現就可以達到了。人生捉住了這些樣式把牠們使用，即使牠們對於她自己是有害的。年青人自殺因為羅拉也這樣做，並且用自己的手殺自己，因為維特也用自己的手殺他自己。想想我們怎樣的受賜於耶穌的模仿，受賜於凱撒的模仿。

薛侶兒。理論當然是很新奇的，但因為要使牠完美，你一定要說出自然，不亞於人生，也是藝術的模仿。你預備證明這個嗎？

維汾。我的好友，我預備證明不論什麼東西。

薛侶兒。那末，自然跟從風景畫家，並且從他那裏得到她的影響嗎？

維汾。當然。那些爬過我們的街道，蒙暗着瓦斯燈光並把房屋變成陰影的奇妙的黃霧，倘若不是從印象派的畫家那裏得來的，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那籠着我們的江河並把拱橋和簸蕩的駁船變做消亡而偉麗的徽形的銀煙，倘若我們不是受賜於他們和他們的先生，是受賜於那個的？倫敦在前十年中氣候的異變是由於藝術中的一個特別的學派的緣故。你微微笑了。請你從一個科學的或形而上學的眼光看，你便會知道我是不錯的。因為，什麼是自然？自然不是生養我們的大母親。她是我們的創作。她在我們的腦裏才有生氣。事物的有無是由於我們看見他們的緣故，至於我們看見什麼，我們怎樣看見都依賴那影響我們的藝術。看一件事物和看見一件事物是十分不同的。一個人看見一件事物的美才能算看見一件事物，到那個時候，只有那個時候，那件事物才算存在。現在時候，人都看

見黃霧，不是因為有黃霧，却是因為詩人和畫家教他們以這種形象的神秘的可愛之故。倫敦有黃霧或者有幾世紀了。我敢說是有的。但是沒有人看見牠們，所以我們也一些不知道。牠們直到藝術發現了牠們才算存在。現在，我們定要承認，黃霧是過分被人看重了。牠們變成了僅僅的習氣或派別，牠們方法的過甚的寫實主義使笨人生喉管炎。開通的人得到一種影象的時候，未開通的人便得到傷風。所以，讓我們仁慈些，請藝術把她神奇的眼睛轉到別的地方去罷。真的，她已經這樣做了。如今人在法蘭西看見的顫動的白色陽光，和牠紫紅的點粒，和她紫羅蘭色的搖影，是藝術的最近的幻想，大體講來，自然把牠復現得很是美妙。她慣給我們以 Corots 和 Daubignys 的時候，她給我們以精緻的 Monets 和迷魂的 Pissaros。真的，有的時候，希少果然是希少的，但也不時可以看到，自然會變得絕對地近代。當然她不能常是可靠的。事實是：牠是在這樣不幸的地位中。藝術創造一種不可比的

和一致的印象，創造了後，又跑到別的事物上去。別一方面呢，自然忘記了模仿可以成爲最誠實的侮辱，便繼續着重複這個印象，直到我們覺得絕對地疲倦了。比方，現在沒有一個真正有智識的人會去談論落日的美了。落日是很舊式了。落日是屬於當透納（Turner）爲藝術中最後的標記的時候的。去驚羨落日是鄉氣的顯著的暗號。但落日却儘管繼續着。昨天晚上，阿倫台耳夫人堅持着要我到窗邊去，要我去看她所說的輝煌的天空，當然我不得不去看一看。她是那荒謬地美麗的非力司丁人，誰也不能反抗她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種十分二等的透納，一種惡劣時期的透納，那畫家所有最壞的錯處都被誇張而且着重了。當然，我很預備承認人生常時犯同樣的過錯。人生產出她虛僞的 Renes 和她欺人的 Vautrins，正如自然一天給我們以一個可疑的 Cuyp，又一天給我們以一個更可疑的 Rousseau，仍舊，自然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更使人惱怒。這似乎是這樣的愚蠢，這樣的易見，這

樣的無需，一個虛偽的 Vautria 或會是可喜的。一個可疑的 Cuyp 是不能忍的。雖然，我不願對自然責之太甚。我願海峽，尤其是在海司丁地方的，不要太常常像一個亨利馬爾 (Henry Moore)，發着黃色光的灰白珠，但當藝術更複雜的時候，自然無疑也會更複雜的。自然是模仿藝術的，我想現在就是她的最利害的敵人也不致於反對了吧。這是惟一的地方能使他和文明的人接近。但我證明我的理論使你滿意嗎？

薛侶兒。你證明得不能使我滿意，那是更好。但就是承認人生和自然裏面有這個奇異的模仿的本能，你當然會承認藝術表現她時代的氣質，表現她時代的精神，並表現那圍繞她的，她也在下面產生的道德和社會的情形。

維汾。當然不！藝術除了她自己外決不表現什麼東西。這是我的新美學的原理；這條原理，比潘德 (Walter Pater) 常說的形和質之間的有生命的關係更甚，使音樂成爲一切藝術的典型。當然，國家和個人懷着那人生之秘訣的健全而

自然的虛炫，他們總有一個印象以爲詩神是在談論着他們，他們總想在想像藝術之寧靜的尊嚴裏找尋他們自己的污濁的熱情之反射，他們總忘掉人生之歌唱者不是阿普盧，却是馬司耶司 (Marsyas)。遠離現實，又把她的眼睛離開山洞的陰影，藝術顯示她自己的完美，那望着奇異，多瓣的薔薇開放着的驚訝的羣衆幻想着：講給牠（薔薇）聽的歷史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在一種新的形式裏表現出來的他們自己的精神。但，不是這樣的。至高的藝術拒絕人類精神的負載，他從一個新的媒介或從一個新的物料裏所得的比從什麼熱心藝術，什麼高超的熱情，什麼人類意識的大覺醒，所得到的要多。她純粹在她自己的線上發展，她不是什麼時代的象徵。時代才是她的象徵。

就是那些主張藝術是時間，地方和人民的代表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一種藝術愈模仿，她代表她時代的精神的愈少。羅馬皇的惡臉從近日寫實藝術家歡喜從事的偽雲斑巖和有瑕點的碧

玉裏面望着我們，我們便幻想在那些殘酷的嘴唇和沉重而貪溺的頷骨裏我們能夠找出那皇國所以頹敗的秘密來。但，不是這樣的。鐵勃留司 (Tiberius) 的罪惡不能毀滅那至高的文明，正如安東尼司 (Antonines) 的貞德不能挽救牠一樣。牠的頹敗是爲了其他更少興趣的緣故。薛司丁 (Sistine) 的女巫和預言家固者能解釋一些那我們喚做“文藝復興”的解放精神的新生；但是荷蘭藝術的泥醉的粗漢和狂叫的農夫關於荷蘭偉大的靈魂告訴我們些什麼？一種藝術愈是抽象，愈是理想，她啟示給我們看的時代的氣質愈是繁多。倘若我們假借藝術以觀察一個國家，讓我們去觀察牠的建築和音樂。

薛侶兒。這一點我和你同意。一個時代的精神最能在抽象和理想的藝術裏面表現出來，因爲精神本身就是抽象而理想的。換一方面講，若要知道一個時代的可見的外形，和牠那所謂的相貌，我們當然一定要到模仿的藝術裏面去找尋的。

維汾，我不這樣想。終究，模仿的藝術所實在給我們的僅僅是某種藝術家的不同的風格，或藝術家的某種派別。你當然不會想像那中古時代的人和中古時代的顏色玻璃上的畫像，或中古的時代的石木刻，或中古時代的五金器，帷幔，飾花的原稿上有什麼相像的地方。他們或者是相貌十分平常的人，他們的外貌沒有什麼古怪，或特別，或幻奇的地方的。我們在藝術裏所知道的中古時代不過是一個風格的確定的樣式罷了，並且一個有這種風格的藝術家一些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在這十九世紀裏面產生出來。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看東西是看牠們實在是那樣的。倘若他却是這樣，他便不成爲藝術家了。從目前舉個例。我知道你是歡喜日本的事物的。現在，你果真想像那在藝術裏面呈顯給我們看的日本人民真是那樣的麼？倘若你真這樣想像，你一些也沒有瞭解日本的藝術。日本人民是某個單獨的藝術家之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創作。倘若你把 Hokusai，或 Hokkei，或不論那個

地方色彩的畫家的畫像放在一個真實的日本男子或女子的傍邊，你就會知道他們中間就是最細微的相像處也是沒有的。那些居住在日本的真實的人民不是不像英國人民一般的模樣的；那就是說，他們是極其平常的，沒有什麼奇怪或非常的地方。其實，全個日本是一種純粹的虛構。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沒有這樣的人民。我們最動人的畫家中的一個近來到那菊花之國裏去，懷着愚蠢的希望，去觀察那裏的人民。他所看見的一切，他所有能畫的一切機會，是幾隻燈籠，和一些扇子。他不很能夠發現那裏的人民，他那在道茨威而美術院(Messrs. Dowdeswell Gallery)裏面的可愛的展覽太能顯出這個來。他不知道日本人民僅僅是，如我所說過的，一種風格的樣式，一種藝術的精妙的幻想。所以，倘若你要看一種日本的形象，你不能裝出旅行家的樣子去到東京。反之，你要留在家裏，在某個日本藝術家的作品裏面把你自己登峯造極起來，然後，當你飽吸了他們的風格的精神，並且捉住

了他們幻視的想像樣式的時候，你要在一個下午到公園裏去坐在那裏，或慢步沿着畢卡狹萊 (Piccadilly) 走，倘若你在那裏不能看見一個絕對日本的形象，那末不論在什麼地方你也不能看到的了。或者，話再說回到古代去，另外舉個例，就說那古代的希臘人吧。你以為希臘藝術告訴我們希臘人是怎樣的麼？你相信雅典女人是像 Parthenon 小壁的偉麗而且尊嚴的畫像，或像那些坐在那座建築的三角頂裏面的奇妙的女神麼？倘若你從藝術裏面判別，她們當然是那樣的。但你去讀一部有名的著作，比方說阿力司托芬 (Aristophanes) 吧。你就會知道雅典女人的衣服穿得緊緊，登着高跟的鞋子，她們的頭髮染成黃色，把粉搽粗了她們的面孔，貼準就好像我們現在不論那個愚蠢的時式女子和墮落的女子。事實是：我們都完全從藝術裏面回顧從前的時代，但是很僥倖，藝術從沒有對我們說過一次真話。

薛侶兒。但是英國畫家作的近代畫像怎樣？當然那些畫像是和牠們想要表現的人很像的？

維汾 正是，牠們是那樣的和他們相像，連得一百年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了。那人會相信的唯一的畫像是沒有什麼做模型者的東西，而有許多藝術家的東西在裏面的畫像。霍耳培所作的他 那時候男女的畫像 使我們生出一個印像，覺得他們是絕對的真實。但這完全是因為霍耳培硬逼人生去接受他的條件，要把牠束縛在他的範圍裏，要複現他的典型，要依他歡喜牠怎樣就怎樣的顯現出來，那使我們相信一件事物的是風格——沒有什麼，祇是風格。我們近代多數的肖像畫家注定要被人類絕對遺忘了的。他們從沒有畫他們所看見的。他們畫衆人所看見的，而衆人却不能看見什麼的。

薛侶兒。好，這個後面我想我歡喜聽你的文章的結束。

維汾。樂於這樣。我真的不能說這有沒有用處。我們的時代當然是愚蠢得可以，也庸俗得可以的時代了。哼，就是睡眠也欺騙我們了，關了象牙之門，而開了牛角之門。這個國度裏的偉大

的中等階級的幻夢，依照馬耶司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二大厚冊書裏面，和心理學會的文件裏面所記錄的，是我從讀書至今所讀到的最沉悶的東西了。牠們中間連一個良好的夢覺都沒有。牠們是庸俗的，鄙賤的，煩冗的。講到教會呢，在一個國家裏面有一夥人，他們的責務祇是去相信那超自然的，每日去施行神蹟，並去使對於想像是這樣重要的那神秘且有詩意的能力永遠生動：我為一國的文化所能想的，除了這個外我再想不出別的更好的意思了。但在英國的教會裏一個人成功不是由於他的相信的能力，却是由於他的不相信的能力。只有我們的教會裏才有懷疑者站在祭台上，聖湯姆斯才被當作理想的門徒。有許多把他們一生消磨在可敬的慈善工作裏面的有價值的牧師生滅在不知不覺中間；我們的教會給那些不知在什麼大學裏出來的一知半解的淺薄者流從他的講台上站起來表明他對於那亞的舟 (Noah's Ark)，或白蘭姆的驢子 (Ballam's Ass)，或虬那 (Jonah) 和鯨魚的懷疑；

倫敦半數的人蜂擁進來聽他，大家張開着嘴狂歡地驚訝他那崇高的智慧，是很足夠的。英國教會裏常識的增進是一件十分可以惋惜的事情。這真是遷就卑賤的寫實主義。並且也是愚蠢的。這是從完全不懂心理學裏面產生的。人能够相信那不可能的事物，但人決不能相信那未必然的事物。雖然，我定要讀我的文章的結束了：——

“我們所要做的，無論如何我們應得做的是要使謊語的舊藝術復生過來。在家庭裏，文學宴會裏，下午茶會裏的熱心者將這種藝術訓練衆人，當然可以做得許多。但這不過是謊語的輕浮而仁慈的一方面，好像在克利丹 (Cretan) 宴會裏所聽見的一樣。此外還有許多方法。比方，爲了要得到目前的私利而說謊——像平常所說的帶有道德的目標的謊語——這種謊語近來雖然看得低賤，但是在古代是異常流行的。愛茜娜 (Athena) 當莪台修司 (Odysseus) 告訴她依毛理司 (William Morris) 所說的‘他的詭計多端的言語’的時候是笑了，謊語的光榮使歐利比

地的悲劇 (Euripidean tragedy) 裏面無瑕的英雄的灰頹光輝起來，並且把何勒斯 (Horace) 的一首最美妙的歌行裏的新婦位置在古代的貴婦中間。到了後來，那起先僅僅是自然的本能的高舉起來成爲一種有意識的科學。精細的規律被定下了去指導人類，文學裏一種關於這個题目的重要的派別漸漸生長起來了。真的，當一個人記起了山乞慈 (Sanchez) 關於這個整個問題的極妙的哲學書籍，他不由得惋惜他自己會沒有想過去把那個研究良心學者的著作印行一種便宜而縮小的本子。一本簡短的初步的書，‘什麼時候並且怎樣說說’，倘若印成動人而不十分貴的樣式，無疑會銷路很廣的，並且對於那些誠懇而且深思的人們會是一種實際的助力。爲了年輕人的進益而說謊，家庭教育的根本，仍舊留戀在我們的中間，並且牠的利益在柏拉圖共和國的早幾卷裏說得十分詳細，這裏無需再說。關於這一種說語良善的母親都有一種特別的能力，但是這種說語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並

且爲教育會可悲地忽視了。爲了每月的薪水而說謊在弗利脫街(Fleet Street)當然是很知道的，並且一個做政治評論的作家的職業不是沒有利益的。但被人說起來却當作一種似乎有些乏味的職務，但牠至多也不過變成一種模糊的賣弄文筆。那絕對不能譴責的唯一的一種謊語是爲了謊語而說謊的謊語，這種謊語的發展得最高的樣式就是藝術裏面的謊語，這個我們已經在前面指出來了。正好像那些愛柏拉圖不如愛真理的人們不能超過學院(Acadame)的門階，所以那些愛美不如愛真理的人們決不會知道藝術最幽深的神座。英國的堅硬且魯鈍的知慧躺在沙漠的沙上面，正好像弗羅貝的著名的小說裏面的司芬克司(Sphinx)，幻想——La Chimère——在牠(知慧)周圍跳躍，且用她虛僞的，笛一般的聲音喚牠。現在牠不能聽見她(幻想)，但一定有一天，當我們都和近代小說的庸俗性格糾纏得要死的時候，牠會傾聽她，並且試假借她的翅翼。

當那一天來臨或是落日映紅的時候，我們將都要怎樣的快樂呀！事實將被當作不足信的，我們會看見真理在向她的桎梏哀哭，浪漫史帶着她神奇的氣質會重復歸來此土。世界的真相在我們驚奇的眼睛看來將要改變。河馬和鱷魚將要從海裏升起，繞着高尾的扁船駛行，正好像他們在那些時代的可愛的地圖上所做的一樣，那時的地理書真是可以一讀。龍要在荒地上遊行，鳳凰要從她的火巢裏飛到空中。我們要把我們的手攔在蟒蛇上，並會去看蝦蟆頭上的珠寶。嚼着金麥的半馬半鷲獸會站在我們的圍欄裏面；青鳥會在我們的上面飛翔，唱着那美麗而不可能的事物，唱着那可愛而決不會有的事物，唱着那沒有而應該有的事物。但是這一天還沒有來的以前，我們一定要修養那謊語的失去的藝術。”

薛侶兒。那末我們定要立刻修養這種藝術。但是因為要免去錯誤，我請你約略地把新美學的學說告訴我。

維汾。那末約略地說起來是這樣的。藝術除了表現自己決不表現什麼東西。牠正和思想一樣有一個獨立的生命，並且純粹地在牠自己的線上發展。在寫實主義的時代裏她不一定要寫實，在一個信誠的時代裏也不一定要寫精神的東西。絕對不是牠的時代的產物，牠却和時代直接相反，牠給我們保存的唯一的歷史僅僅是牠自己進步的歷史。有時牠回轉了脚步，使一些古代的形式復活，好像後期希臘藝術的古風運動，和我們近代的先拉飛爾運動。有的時候，牠完全跑在時代的前面，在一個世紀裏產生一件作品，要去瞭解，欣賞和享受這件作品再需要一個世紀。在沒有一個場合裏牠是複現時代的。從一個時代的藝術講到時代的本身是一切歷史家所犯的大錯。

第二個學說是這樣的。一切壞的藝術的由來都是因於返歸人生和返歸自然並且把牠們高舉為理想的緣故。人生和自然有時可以用作藝術的原料的一部份，但是在牠們對於藝術還沒

有真實的用處以前，牠們一定先要變成藝術的傳統樣式。藝術割讓了牠想像的媒介時就割讓了一切的東西。在方法上來講寫實主義是一個完全的失敗，每個藝術家所要避免的兩件事情就是形式的現代性和題材的現代性。對於我們生在十九世紀的人，除了我們自己的世紀一切別的世紀都可以做藝術的適當的題材。那唯一美的東西是對於我們沒有關係的東西。引我自己說過的話，貼準因為希苟白對於我沒有什麼關係的緣故，所以她的悲哀宜於做一齣悲劇的動機。還有，只有近代的東西才會變成陳舊過時的東西。曹拉坐下來給我們描寫一張第二皇國的畫。現在誰去關心第二皇國了？這已經是過時了。人生比寫實主義跑得快，但浪漫主義却總跑在人生的前面。

第三個學說是：人生模仿藝術遠比藝術模仿人生。這不僅是由於人生的模仿本能，却是由於人生有意識的目的是求表現，藝術便供給牠以某種美的形式使人生可以表現那個能力的緣

故。這個學說是從前沒有人講過的，而很是有希望的，並且對於藝術的歷史有一種全新的見解。

這樣推說開來時，外界的自然也模仿藝術的，這是第三個學說的附帶的學說。自然能夠顯給我們看的唯一的影象祇是些我們在詩或畫裏早已看過了影象。這是自然的動人處的秘密，也就是自然的弱點的解釋。

最後的啓示是：謊語，就是述說美的不真實的事物的謊語，是藝術正當的目的。但是關於這個我想我已說得很夠了。現在讓我們到外面洋台上去，那裏有“乳一般白的孔雀像鬼一般的飛落下來”，晚星以“銀色洗滌黃昏”。在黃昏時候自然變成一種奇異地暗示的影象，不是沒有可愛的地方，但是或者牠最大的目的不過是引證詩人的詩句罷了。來罷！我們講得夠長久了。

英國詩選

朱 維 基 譯
芳 信

Burns

紅紅的玫瑰

珠暗

Byron

輓莎薩

就此別了呀

Keats

夜鶯歌

美麗而不仁慈的婦女

Swinburne

別辭

Erotion

果園中

Davidson

安妮

Dowson

致瘋狂院中的一人

英國詩選

紅，紅的玫瑰

崩思著

我的愛人像一枝紅，紅的玫瑰，

在六月裏華萼初放。

哦，我的愛人像一曲韻律，

諧和而悠揚。

我的愛呀，你是萬般美麗，

所以我這樣深深愛你。

我將長愛你，我愛，

直至海枯乾，

我愛，直至海乾時，

岩石，日光俱消逝；

我仍將愛你呀，我愛，

當我的歲月快已時。

別了，我惟一的愛人！

與你暫時別了！

我會重復回來的呀，我愛，

雖然是關山迢迢。

珠 暗

崩思著

風能吹到處，

我最愛西方，

那兒住有一麗姝，

是我最心歡之女郎；

穿林茂，流水琤琮響，

重山疊疊在其央；

我的幻想呀却日夜
飛在我珠暗之身傍。

着露花枝間，我見着她的情影，
嫋嫋何婷婷：
林禽鳴聲裏，我聽着她的嬌音，
美妙何輕勻：
湧泉邊，綠原外，
葱鬱森林裏的一枝鮮花，
和鳴的好鳥，均無不
使我記起我珠暗。

哦你西風呀，吹罷，請輕輕地吹，
吹去綠蔭深處；
且用你的馨風，從邱壑裏
帶來滿載的蜜蜂；
也請把那女郎帶回這裏，
她是何等的淑靜而秀麗；
舒淺笑，憂慮除，

我的珠暗何嫵媚！

我倆曾在山谷間

怎樣的聲聲嘆息，聲聲誓說！

相逢何歡欣，分手何悲切？

在那斷腸夜，她便遠離別！

只有呀上蒼鑒知

我的心，我心

再無可愛的一人，

如像我那可愛的珠暗！

輓 莎 薩

拜崙著

呀，你是死了，這樣年青而美麗

算是人間所無：

這般溫柔的模樣，這般稀有的動人，

你歸黃土毋乃太早！

黃土雖把你掩埋乾淨，

世人却仍會在你墓上踐踏：

或許是無意，或許是取樂，

但有一人呀一刻也不忍目覩
你那淒涼的墳墓。

我不願問你長睡何處，

也不願看傷心的場所；
那兒有野花荒草任意生長，

我也不願觀望：
這已夠使我證明

我所愛而且永遠所要愛的人兒，
像萬物一般也能朽腐
我也不需墓石告我
我所最愛的是“空無。”

但是，我要愛你愛到最後，

像你愛我一樣的熱烈，
從前你是向未對我變過心，
如今呀，也再不能更改。
為死神所封的愛情，

英 國 詩 選

年代不能冷却，敵人不能偷去，

虛偽不能否認：

啊，最不幸的事呀，是你不能看出
我的錯誤，變更或罪過。

已往的良辰佳日是我倆的呀；

最不幸的只將歸我所有：

歡愉的金陽，狂暴的風雨，

你是再也覺不到的了。

那無夢睡眠的沈默啊，

我是恨得不願哭泣；

我也無需怨艾

一陣銷魂舊事俱已過去

我終會看着牠們長久的消滅。

怒放無匹的花朶

定會遭到最初的魔劫；

雖然未到時候不爲人手折去，

但綠葉終要凋落。

與其受更大的痛苦：

看牠一葉一葉地枯萎，
到不如今天看牠爲人折去；
因爲世人的眼光要追尋
從美變醜的痕跡，只能懷着惡意。

我不知道是否我能忍受

看你的艷容衰老；
繼着你死去的那早晨的黑夜
雖籠罩着一層更深的陰影？
你的生時却是潔白無瑕地過去，
到死時你還是可愛，
突然地息滅，不是漸漸地枯亡；
好像穿過天際的流星
殞落時最是光芒。

一次我曾哭泣，如其我能哭泣，

我的熱淚或會長流，
想起我沒有靠近你

通宵守在你的床前；
多麼憐愛地呆看你的面容，
無力地把你抱住，
扶起你垂着的頭兒；
這顯出戀愛如何的虛渺，
你我再也不能夠感到。

雖然你已讓我自由，
但我所獲得那存在的最可愛的
事物，是多麼的微渺
比起我記念着你！
你那不死的一切
經過黑暗和可怕的“永久”
我會重去想起，
你埋去的愛會使我更覺得可愛
比起一切，除了你活着的當年。

就此別了呀

擺倫著

就此別了呀！如果是永遠，

就是永遠，也別了罷：

雖然我不能原諒你呀，

我的心兒決不會向你背叛。

倘若那個胸膛赤露在你面前，

你曾常把你的頭兒輕輕倚靠，

便會在上面寧靜地睡去，

如今你是再也不能的了：

倘若那個胸膛被你一瞥，

每個內在的思想便會呈顯！

你終於會發見

你不該把我這樣輕蔑。

雖然人家因此稱讚你——

雖然人家笑我所受的打擊。

但他們的稱讚定會使你怒惱，
因為這是譏笑別人的苦痛的呀？

雖然我自己許多過錯把我毀傷，
可是除了那曾經懷抱我的臂膀，
再沒有別的臂膀
來加上一處無可醫治的重創？

但是呀，哦但是，請別欺騙你自己；
愛情會因慢慢的凋謝而消沈，
但突然的挫折，請別信
心兒便會就此撕碎。

牠的生命仍舊為你而留存，
雖然流血，牠仍舊會為我跳動；
使我痛苦的不死的思想是——
我們再不能相逢，

這是些深沈悲哀的言辭

~~~~~

比哀哭死者的聲音還更沉痛；  
我倆都將活着，但每日的朝陽  
會把在孤床之上的我們照醒。

當你找尋安慰時候，  
我們的孩子牙牙學語時候，  
你肯否教她學說“爸爸！”  
雖然她受不到他的愛護？

當她的小手壓在你的手上，  
她的嘴唇在你的唇邊的時候，  
想想那真你祈禱祝福的他，  
想想那你曾用愛情祝福他的他。

如果她的容貌，  
和你再看不見的那人相像，  
那末你的心兒也會輕柔地顫抖，  
帶着仍還對我忠誠的跳動。

我的過錯或者你全都知曉，  
我的瘋狂呀，無人明瞭；  
我所有的希望，不論你去何方，  
總會跟隨在你的一傍。

每種情感都受了動搖；  
不肯向世界屈服的驕傲，  
向你屈服——也爲你所遺棄了，  
如今就是我的靈魂也已把我丟掉。

但完了呀——一切的言辭全屬無聊——  
我說的言辭更是空渺；  
但我們那不能約束的思想，  
却不由自主地奔放。

就此別了呀！這樣分開，  
每種親切的關係都行撕碎，  
心中是枯燥 孤寂而淒愴，  
再下去時我只能死亡。

## 夜 鶯 歌

基茨著

我的心兒痛，疲弱的麻木煩擾  
我的感官，似乎我飲了茵蘼的漿汁，  
或如一刻前飲盡了沉鬱的麻醉劑，  
全身祇像向迷魂河底下沉：  
這不由於懷恨你快樂的命運  
却因在你的快樂之中太過歡欣，——  
因你呀，輕翼的樹神，  
在滿長綠梅，  
音韻悅耳的地方，無數陰影顫震，  
你安閒地吭喉高歌美夏。

哦一串葡萄美酒！冷藏了久年  
在幽深的地窖之中，  
有花木的仙香，有鄉綠的清碧，

歡舞，歌唱，和暖的愉樂！  
哦一杯溢溢着柔和的南方，  
溢溢着真正的，殷紅的希波克琳的美酒，  
串珠般的泡沫閃爍在杯緣，  
沾酒的紅唇；  
我可以飲了偷偷地離去人世，  
偕你飛隱到陰鬱的森林。

遠遠隱沒，消影，並都忘去  
那你在葉蔭深處無有的事情，  
人世的疲倦，狂熱，和惱恨，  
那裏人們坐下互聽各人的呻吟；  
癱瘓的老人脫去最後幾根悲切的白髮，  
青年的臉色變成蒼灰，漸消瘦而死亡；  
那裏祇一想就充滿憂傷  
和鉛般沉重的失望；  
那裏“美”不能張開她光靚的眼睛。  
新生的“愛”悲悼着，不能過明晨。

去呀！去呀！因我要飛往你處，  
不乘酒神和他羣豹所推的仙車；  
却趁着詩神無形的翼翅，  
抑鬱的腦經雖煩擾而延遲：  
呀，早已和你在一起！夜是無限溫柔，  
月后或已登上她的寶座，  
週遭圍聚着她星星的妖精：  
但此地無有光芒，  
除了微風從蒼穹吹來的弱光，  
穿過青翠的黃昏和紆迴的苔徑。

我看不到脚下是什麼花朵，  
也不見繚繞樹枝的是什麼輕霧；  
但在馨香的昏暗裏猜知  
那順時的月頭給與  
碧草，叢林，野果樹的每種甜蜜；

和那白色的山楂，牧野的薔薇，  
    覆蓋在樹葉裏的速謝的紫羅蘭；  
    和中五月的長孩，  
那將開的麝香玫瑰，滿沾着露酒，  
    夏季的薄暮嗡嗡飛着的青蠅。

我暗中傾聽；呀，有許多次，  
    我曾和安閒的死神一半相親，  
唱着詩歌低喚他溫雅的美名，  
    要他把我寧靜的呼息取去空中；  
如今死去要比以前更爲光榮，  
    死在午夜時分不感些兒苦痛，  
    當你呀正在傾瀉你的全靈，  
    這樣地狂放！  
你會繼續歌唱，我的耳朵却是空無——  
    對於你的安魂歌牠們不聞，猶如泥土。

你非爲死而生的呀，不朽的神鳥！

饑饉的後世不會把你踐下；

在這易逝的今晚我聽見的你的清音

古代的君王野民也曾聽聞：

或就是那打入露絲悲哀的心房

同一的歌唱，當她懷念故鄉，

站在異國的麥田中淚滴千行；

或也就是那一樣的奇歌常常

飛惑那妖魔的方窗，

臨視危海的泡沫，在絕望的仙方。

絕望！這兩字猶如一聲晨鐘

把我從你那裏打回我的身上！

再會喇！幻想不能美妙地欺騙

如她聞名的那樣：謊着妖精。

再會！再會！你淒切的頌歌

隱沒到近處的草原，靜寂的川流，

飛至山傍；如今深深埋葬

在隣谷的林地；

這是一個幻視，或是白晝的幻夢？

那音樂消逝：——我是醒着或是睡着？

### 美麗而不仁慈的婦女

基茨著

“哦，什麼能使你不歡，勇士呀！

你要獨自在那裏失神地彷徨，

菅草已在湖邊枯凋，

又沒有鳥兒歌唱，

“哦，什麼能使你不歡，勇士呀！

你是這樣的憔悴而沈憂？

松鼠的倉廩已滿，

收穫的時期已完。

“我看見一支百合在你眉際

帶着痛苦的濕氣，和狂熱的露水，

在你頰上一支將謝的薔薇，

不久也就要枯萎！”

“我在醴泉遇一少婦，  
她是十分美麗——神仙的嬌女，  
她的頭髮垂長，她的脚步輕勻，  
她的眼睛多情。

“我爲她的頭兒製一花環，  
又製一雙花鐲，和一根香帶，  
她因愛我而望着我，  
他又動人哀憐地悲泣。

“我把她抱上我的征馬，  
整日裏目無所睹，  
她彎身側向，  
還唱一支仙歌。

“她爲我找着一束香草，  
又爲我去找野蜜和甘露，

她以奇妙的言語說道：

我是真心愛你！

“她引我到她的魔窟，

她在那兒痛哭而且嘆息。

我用四次的接吻

把她多情，多情的眼睛緊閉。

“她在那兒催我入眠，

我在那兒做夢——唉！痛苦來臨！

我做了最晚遲的夢

在那淒涼的山傍。

“我看見臉色蒼白的王帝和王子。

臉色蒼白的戰士，都是死一般的蒼白。

他們叫道——‘美麗而不仁慈的婦女

把你虜為她已有！’

“我在暮色裏看見他們的餓唇，

張口寬大說着可怖的警告……

我醒時發覺我在這裏。

在這淒涼的山傍。

“所以我在這裏哀泣，

獨自一人失神地彷徨，

雖然菅草已在湖邊凋枯，

也沒有鳥兒歌唱。”

## 別 辭

斯溫崩著

讓我們去罷，我的歌唱；她是不要聽的了。

讓我們不要惶恐地就此去罷；

如今請守沈默，歌時已過。

舊事陳塵，前情已矣。

她不愛你，也不愛我，如同我倆之愛她呀。

唉，雖然我倆天使一般的在她耳邊歌唱，

但她也是不要聽的了。

讓我們起身走罷；她是毫不在意的了。  
讓我們像大風般的吹向海洋，  
那裏有飛沙，濺沫呀；但又有何用？  
無用的呀，因為一切都是這樣，  
世界如滴淚一般的辛酸。  
任你怎樣的把這一切解釋，  
但她也是毫不在意的了。

讓我們就此回家去罷，她是不會哭泣的了。  
我們會將幻夢與時日盡給愛情看管，  
這些無香的花，這些不結實的果，  
給時說道，“如你願意，請用你的鐮刀割  
取。”

如今一切都收穫；沒根草兒剩下可割；  
我倆播種者，雖已沈沈入睡，  
但她也是不會哭泣的了。

讓我們就此休息去罷；她是不會愛的了。  
就是我們歌唱，她也是不要聽的了，

愛的路途，任是怎樣的崎嶇，她也不顧。  
來罷，算了，靜靜地躺下；休矣。  
情海荒涼，苦而且深；  
滿天的花朵雖是爲她所見，  
但她也是不會愛的了。

讓我們就此罷休，去罷；她是漠不關心的  
了。

雖然繁星把週遭的天空變成黃金，  
波動的海洋未曾掀波之前，  
只見月花使浪花愈顯清麗；  
雖然浪水淹沒我倆，深深地  
把緊閉的唇兒與濕透的頭髮埋下，  
但她是漠不關心的了。

讓我們就此去罷，去罷；她是不要看的了。  
我們再來合唱一次：她自然，  
自然會記得過去的良辰蜜語，  
她也會向我倆稍轉玉軀微微嘆氣；

但是，從此，我倆是要去了，好像沒在那兒  
一樣。

唉，目睹此情此景的世人雖然憐憫我呀，  
但她也是不要看的了，

### Erotion

斯溫崩著

即使是甜蜜一些也怕呀，哦，愛人，  
請甜蜜地把恐懼放於愛神的麗足之前；  
往日那熱烈地接吻時的芳息會不會甜蜜地  
壓上這與死神的嘴唇快要接觸的冷唇呢？  
然而你別離開我；不過，如果你願意，你可  
自由；

別再愛我，但請愛我愛你的愛情。

你可隨處愛我並且你可過活你自己的生  
命；

可我，我有一事尚能，而有一顆愛情不——  
死。

你從我處離去；然而你那臂膀：你那眼睛，

你那金髮，  
餵飼我的慾望並且把我的失望致死。  
但再來一次，當時間未曾變更我們以前，當  
我的面頰  
未曾蒼白以前，當希望還未啞默，或是憂愁  
說話以前，  
但再來一次，當你還未恨我以前，一個美滿  
的長吻；  
其餘的時候你可與人，這時你且留給於我。  
是的，我不哭泣，（倘使這能使你喜歡）  
因怕你憂愁呀；我只將嘆息而後睡去。  
親愛的，死會來傷害罷？你不能負我：  
我不會長遠地缺少你，如我長久地愛你一  
樣。  
你不是已經將超過一切的歡愉給過我嗎；  
稍微一些悲哀怎不可以給呢？  
即使那些陌生姑娘們那比我更纖麗的手指  
撫弄着你那美麗兒童般的捲髮  
如我曾經撫弄過一樣；或是你那向上微捲

的輕唇，  
接吻着她們的如像從前接吻着我的一樣，  
但這些事情總在我後；  
雖然我從前不算最好，現在也不算最好。  
可我從前和現在是比其餘的好要更愛你，  
啊愛呀，愛人呀，或是鬆手，或是請你緊緊  
地握住，  
我是最先佔有你的呀，無論誰最後有你；  
比我更美或是不美，我為什麼需要知道，要  
去關心呢？  
我的怒放的花朵對於你的嬌嫩的苦蕾一度  
似曾秀美。  
為什麼如今我在你面前還要秀麗，還要有  
什麼慾望呢？  
我看着你這麼秀麗，而不是我。  
我將常為你歡欣，哦，最美麗的頭兒呀，  
不論我是生着，死去，孤獨，你在我的身傍，  
或不在我身傍。  
只要光未曾消散，我總是記得你的。

雖在宵深人靜，我也不會忘記。  
當我的生命延喘着時，你要離我而去，  
我不會，爲了你的愛情，我不會悲傷；  
我不會像那些不比我更愛你的人們一樣，  
她們不會像我雖死也要愛你的那樣愛你，  
雖然你那兩片曾一度是我的嘴唇會常常去  
壓上  
那許多別的女子的前額和比我更馨香的胸  
懷，  
雖然她們有更爲可愛，你以爲更可愛的臂  
膀，  
會催眠你，迷惑你，但你不會覺得比我更要  
動情。

## 果 園 中

斯溫崩著

放去我的雙手，讓我呼吸觀望；  
讓露水濕透我身的兩傍，  
明淨的蘋果葉軟軟橫在月上，

側看時候，這輪皓月就像樹上的銀花：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青草厚而陰涼，讓我們躺下。

雙頰雙眼遍受接吻，

我的傾向你，如同碧綠的下午  
傾向沈沈的落日，不願遽於死亡；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躺得近些，把你的頭兒靠在我的身傍，

觸那露水還未甚乾的地方，

聽那將要昏暈的熱血怎樣跳盪；

感覺消失時候，快樂就將生長，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哦，良善的主嘯，請你留給我這個：

這不比一個愚蠢的接吻甜蜜多多；

那麼，拿去罷，我的花兒，六月中的第一

朵。

和一隻柔嘴那樣相類的我的薔薇：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愛罷，直到曙光之火把黑夜從白日割裂，

分開我的歡樂和我的慾望，

新月的生命和圓滿的愛情，

愛我罷，雖然黃昏來臨，黑暗退休；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唉我心軟弱，我血退流；

我知道，生命跑過時，生命就將消亡；

被愛情殺死的人充滿在愛情的路上，

鮮血也能流滿，愛情若願這樣。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唉，如今行你的意志；你若歡喜，把我殺戮；

如今無須建築，牆壁業已造起，

如今無須掘鑿，角石也已刻就，

如今無須飲酒，蔓藤的血都已流盡；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唉，如今把我殺戮；因為我願被殺戮呀：

從痛苦的牙裏摘取你那紅色的快樂，

遲採葡萄者未來修剪之前，把你的蔓藤

砍倒，

遲白日未能殺掉慾望之前，把我殺戮。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唉，用你甜蜜的嘴唇，用你甜蜜的利刃，

取去生命和一切，因為我就要死了呀；

愛呀，我賜與了愛，生命是否是更好的賜

物？

我不願活到白日，夜是這般可愛。

神嘯，神嘯，白日應將不遠了。

不，那麼我只有睡去；不，但是去罷。

唉，甜蜜，在我是太甜蜜了，我的愛人，我知道

道

愛情，睡眠，和死滅是異曲而同調；  
請快些緊握我的頭髮，從頭髮裏這樣的吻  
我。

神嘞，神嘞，白日應將不遠了。

## 安 妮

大衛生著

安妮呀，你今天在那裏？

你，你今天在那裏？

可在河灣的岸邊？

或在遠處的山巔，

那兒有淡紅的灌木，深黃的金雀花，

像那落日時候的雲霞，

盛開在山旁涼亭裏的好花，

你是否在那些花叢之間？

安妮呀，你是否在那邊，

所以你臉色歡欣，眼睛蔚藍而嫵媚！

你是否在那裏消磨一天？  
或者，我的乖乖，告訴我，  
你在碧草長長，葉蔭深深的樹林，  
那兒有神仙遊戲？  
我曾否對奧勃郎賣弄風情，  
或者偕潑拉克跳舞，所以你臉色歡欣？

安妮呀，你今天在那裏，  
你會對我這樣歡笑？  
你可在河灣的岸邊？  
或在海上？  
安妮呀，你會否趁上珠壳，  
任你的青絲隨風飄動？  
安妮呀，你蔚藍，歡欣的眼睛  
曾否講過這麼快活的海的故事？  
安妮呀，或者你在深穴之中  
同着人魚在深深的海底？  
波浪下雄的人魚，安妮呀，  
曾否把你拉住，不讓你回到我處？

或者你鎮日地飛入雲霄？  
你會否和狂風嬉戲？  
你會否和月宮的男子歡宴？  
所以你的臉色，眼睛會這樣的欣喜？  
來呀，安妮，請來快說呀，  
今日一天你在那裏，  
在你的身中，或者在你的心裏？

## 致瘋狂院中的一人

道生著

在他卑賤的鐵柵背後，他當有他的花束  
爲他瘦弱的瘋手撕碎而扭曲；  
那些無香的草束悲慘地圍着  
他那鳥籠般狹窄的世界。

愚蠢的世人，炫誇而憐憫，在向內觀望。  
哦，他那怒眼怎地和世人的愚蠢抗爭！  
他們知否什麼神聖夢興起他久長的狂笑

像旨酒一樣，並使他的悲哀渺茫如遠星？

可悲的兄弟！若那些人也憐憫你，  
我不是更歡喜你孤凄的雙眼所允許我的一

切：

愚人的半個皇國，遠離播種收穫的世人，  
他們的一生祇是空虛？你給冷月吻過的薔

薇

似比人間的花卉還更優勝：比愛或睡更美

呀

是你忘機時候戴着星冠的孤獨！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Ernest Dowson* 著

朱 維 基 譯

##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人物：

月裏嫦娥

吟遊歌人

景：

Petit Trianon花園裏面的一處空地。  
中央是一座希臘式的古廟有級步從台  
前直達廟門。左邊石座上有小 Cupid  
像。黃昏。

【吟遊歌人上，兩手滿握着百合花。他負着  
一隻小籃。他站着望那廟和神像。】

吟遊歌人。

我的行程完了！這定是我允許得到的仙地：  
我是遵照着吩咐我的行事！  
我是奉命去尋一叢百合，  
那裏有綠徑隱約地曲折；  
那裏有高大的栗樹覆着最陰暗的圓穹，  
青苔與紫羅蘭做就最柔軟的床褥；  
那裏路徑盡，我後面存下了  
萬歲宮的殿園在遠處輝耀；  
翠綠和雪白的百合在我面前伸張；  
我隨摘隨行；它們把我一徑引到  
輝煌的廟宇，神聖的樹林：  
這確是愛神之廟！

[他把花聚集起來置於 Cupid 神像的  
脚前；然後他疲弱地走上廟的第一重  
級步，站停。]

吟遊歌人

這境地這等幽寂，我漸覺得恐懼。  
難道這裏沒個祭師，也沒個虔敬的女尼？

難道也無神啟，也無人聲

說解給我聽那個我在追求的字？

〔一陣十分清柔的琵琶聲從廟裏飄浮而出。吟遊歌人向後驚退，顯出極端的奇訝，然後走回台前，蹲在地上，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直到樂聲停止。他的面上漸漸顯出不解和煩燥的神情。〕

吟遊歌人

太快了！太快了！在那銷魂的音律中，  
還未生活過的時日，我幾乎重又生活過了：  
它幾乎教了我那我最要知道的事情——  
我為何到這兒來，我為何是吟遊歌人？

〔他茫然拾起一枝落在地上的百合，重複說：〕

吟遊歌人

我為何來到這裏，我為何是吟遊歌人？  
那音樂和這靜默都使我震驚；  
吟遊歌人決不能做黑夜的友朋。  
以前我從不曾覺到過孤清——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回到家裏時，我再不願重來此地。  
但詩卷上的命令寫得分明；  
待殘陽還餘留時讓我把它讀竟。

〔他從懷中取出一詩卷，讀：〕

吟遊歌人

“以前未曾愛過的今晚且愛；  
以前曾經愛過的，今晚再愛一次。”  
我從不曾愛過！我不知愛是什麼。  
我是這麼的無知——但這是什麼？

〔讀：〕

“誰要冒險去和愛情相會  
定要在這空洞的樹林裏過宿一晚。  
拋下那引你前進的你的百合花朵  
在 Cupidon 的柔足之前。”  
好，Cupidon，做我的保護人！  
還有一些詩句，但暮光薄弱，難以讀竟。

〔他迷惑了一刻，然後把詩卷拋下。〕

吟遊歌人

去罷，無用的舊卷。我知道了你的忠告！

〔他局促不安地四面觀望，看了自己的  
影子驚跳起來；然後歡欣地發見他的  
鑿子。他取出一瓶酒，倒於杯中，飲。〕

### 吟遊歌人

勇氣，我的好友！我決不忘情  
這樣的一個友朋。

那玫瑰色的泡沫多麼融融地  
浮過那酒杯的琥珀色的水晶。

我忘却了你。我想這次的追尋  
在我胸中不能興起更甜蜜的回音，

〔周視神像，驚。〕

### 吟遊歌人

呀，小神！恕罪罷。我只是說笑。

〔他又倒了一杯酒 洒在神像上。〕

### 吟遊歌人

Cupid，這杯淡酒你請，  
百合花散在你的腳邊，  
爲了它們請愛護吟遊歌人：  
賜他以甜蜜的奇夢，

當他睡在你的腳下時，  
只讓接吻把他喚醒！

[黑暗慢慢地下臨，樂聲悠悠地傳來，  
這時吟遊歌人把鳳尾草和樹葉集起  
來，就在引到愛神廟去的級步底下做  
成一粗草的床褥。他便躺在上面，做過  
了祈禱。時候已是黑夜。]

### 吟遊歌人

[輕輕地]

音樂呀，更多的音樂，渺遠而低隱。  
這是我滿腔怨訴的回音。  
我因何這般知音，這般悲哀？  
奇怪我以前怎麼會那樣喜歡？  
我歡躍狂奔地會追過藍色的蝴蝶，  
我自己也半像蝴蝶，但不甚敏捷，  
因為他們雙雙飛舞，我只是一人。  
唉！孤零是多麼的可憐。  
我的棕黃鳥兒告訴我了許多  
但這孤零它們不會對我說過——在這裏我

才知道：

輕柔的林聲，微風中的颯颯聲  
只是樹木偷偷的接吻。  
這仙林裏每朵花，每枝鳳尾草  
僂傍它的伴侶，而互相知曉；  
在高處招展的薔薇  
彎身下來向貞潔的紫羅蘭求愛。  
秀麗的百合花雙雙並生：  
萬物都有伴侶，除了吟遊歌人。  
音樂呀，更多的音樂！它的回音  
使我的感官多麼興奮。  
我是倦了呀，倦了，遠離這淒清的仙境  
我舊時的歡情似在戴着假面縱飲。  
睡眠臨在我身上，如今我要證明，  
以Cupid的仁慈，什麼是這愛情。

【睡。】

一瞬間中又有琵琶聲，在這樂聲作時  
一帶白潔的寒光從廟裏射照在吟遊歌  
人的面上。旋即一位月裏嫦娥從廟裏

走着出來；她踏下級步，站在那睡去的人的旁邊，看他。]

### 仙女

這凡是誰

今夜敢冒大險

來向仙女求愛？

冷呀，這月光是冷呀，

睡在這廟門之前，

勇敢的夜的情人。

穿着柔軟的白色緞衣，

這凡子好不美麗，

來追求一位仙女。

唉，夜的情人，

別睡在這廟門前，

你請快逃命。

[她彎身在他上面；睡中的吟遊歌人微微地動。]

### 吟遊歌人

水

仙

〔喁喁着。〕

別忘，Cupid。把你的智慧全行教我；

“以前未曾愛過的今晚愛。”

### 偷女

蠢孩子！不論是早是遲，

若吟遊歌人避去了他的命運呢？

我若警告他呢！他還能躲避，

穿過這碧翠仙境中曲折的長徑；

用更歡樂的方法追求他的伴侶

否則，他的伴侶會像昨日般地失去。

他還可以伴着花鳥們

消磨些忘形的時辰。

他是何等美麗，兩片生來為歡樂的紅唇，

那麼軟軟地 彎着正 同維娜 絲的孩子的一

樣。

我想在銀色眼窪下的那雙眼睛靜靜地翹

息，如葉下的百合。

穿着無辜的衣裳，那麗祥的神色

怎的顯出他是貴族的子孫？

好，我要警告他，雖然我怕是太遲——  
 若是吟遊歌人避去了他的命運呢？  
 但，看呀，他在動，新的知識燃燒他的腦經，  
 Cupid的幻象又把他來喚醒。  
 黛娥妮的女兒！<sup>(註)</sup>但他是何等美麗，  
 把他吻醒是否可行？

[她彎下去吻他，便退入黑暗中去。]

吟遊歌人

[擦着眼睛。]

天上的仙使！停留，停留；  
 或則，若是一個幻象，也請再來訪我！  
 這是什麼光芒，我怎麼會  
 來睡在這遠離家鄉的星星底下？

[慢慢地站起來。]

吟遊歌人

停留，我記得這是維娜絲林，  
 我來到這裏要相遇——

仙女

(註) Dione和Zeus通姦生一女名Aphrodolite。

〔走上前來，但面上罩着網幕。〕

愛情。

吟遊歌人

〔狂喜，拜倒在地的腳前。〕

那末我冒險遇到了愛情？

仙女

還未，粗鹵的孩子！你若聰明，  
不要知道便回去；逃的人有命。

吟遊歌人

決不，可愛的夫人，我決不離開此地  
直到我得見你芳容的神奇。  
女神或水神！這座森林的夫人呀，  
請今夜屈爲凡人教我愛情，  
揭去你的面幕。雖然你的美麗  
對於我這凡夫是太光輝。

仙女

〔揭着面幕。〕

那末，蠢孩子，終於接受你的意志：  
如今你知道你的罪大無極。

## 吟遊歌人

如今我失去了我的心，達到了我的目的。

## 仙女

你不曾讀過詩卷上的警告？

[拾取詩卷。]

## 吟遊歌人

當我上這追尋的行程時，我全把它讀竟，  
除了那些地方模糊而不明。

## 仙女

嘿！不良的學者，  
你知否學得皮毛還不如不學？  
你若詳讀——但，留着，我要解明  
爲你所輕蔑的文章。

[讀:]

“去到Petit Trianon，在深夜時分，  
凡人呀，留心月亮的接吻！  
誰追求她的她便像採花般的把他採去——  
他捨却一生，得到的只一時的歡欣。”

## 吟遊歌人

〔放聲笑。〕

請帶我到你的迷樓，  
我把整個的生命換取一點鐘的歡樂，

仙女

取去你短促的歡樂的命運；  
我做你一個夏夜的夫人。  
拿起你們的六絃琴，我的使女們，  
用這麼繚繞的樂聲震動這凡人的腦經，  
所以在一瞬間他能觸知  
永世的事情，做個完美的吟遊歌人。  
白色的音樂，水妖們！薔薇和紫羅蘭！  
鼓動他倦了的脈絡像神酒一樣。  
當他躺在百合花上看我曼舞時，  
怎樣的遊離的幻影在他慧眼前現形？  
看呀，請忘却，忘却一切人世的煩惱，  
一切的記憶和苦痛，一切的歡樂，  
當我的舞，輕揚而有節奏，向他求愛，  
並把他的心織入我的花冠時。  
音樂呀，更多的音樂爲他靈魂的歡欣。

愛情是他一個夏夜的夫人。

[吟遊歌人斜倚，看她曼舞。舞停，她招  
他：他做夢般地站起來，站在她旁邊。]

吟遊歌人

親愛的王后，何來這種銷魂的音樂？

仙女

牧羊神很久以前在阿凱地奏弄。

吟遊歌人

這音樂很久以前我不知在何處聽過，  
如同我不知怎樣認識你，我怎會來到此地。  
但我忘却了一切——我的名字和國別，  
忘記了我知道的一切除了你的芳容，  
夫人，你是誰？你對我說一芳名，  
我可以把它像念珠般地數述。  
你，我追求的你，歡愛的樹神，  
你叫做什麼名字——你是否是“心歡”？

仙女

別用無謂的盤問耗費今晚，  
因為黎明時分愛情就將飛回。

## 吟遊歌人

呀，你是不錯；管什麼你的名字和國度，  
既然你是可愛而且同情於我。  
在我身上奏弄你的意志，我是你的七絃琴。

## 仙女

我對於每人是他慾望的臉龐。

## 吟遊歌人

我不是吟遊歌人，却是維娜絲的斑鳩，  
要在愛情的酥胸上求個藏所。

## 仙女

你向月裏嫦娥要些什麼？  
待雄雞啼時我可賜你恩物。

## 吟遊歌人

那末，可愛的嫦娥，乘着仙車，  
這是由許多無家的繁星神妙地做成——  
這個定要載你過天空的行程，——  
一羣乳白色的蝴蝶在前牽引，  
你以你使女的柔和的聲音和仙樂  
輕輕地把它們趕過仙境；

請把我乘在你傍，把我帶走，  
 遠離人世的濕地；  
 超過長虹，直達月宮，  
 那裏是你的皇宮和你的寶座；  
 那裏在你的酥胸上——

仙女

『太野心的孩子！』

我只允許你一點鐘的歡樂。  
 你計畫的這個旅行，帶着這麼輕鬆的心  
 一夜中難能走盡。  
 你沒有比這個近些的希望？

吟遊歌人

要求一個接吻會不會覺得鹵莽？

仙女

我不說那個；但請你留心！  
 膽大常常證明是一個陷阱。  
 月亮吻過的薔薇長得多麼蒼白——  
 你不怕我的接吻，吟遊歌人？

吟遊歌人

好像在利比亞沙漠上昏過去的人  
畏懼那使生命甦醒的綠原！

仙女

遠處矗着碧綠的棕櫚  
能夠做沙漠中的幻景。

吟遊歌人

不，親愛的仙女，我不作計較，  
除了我自己的愚蠢，這須得改善。

仙女

你堅持麼？

吟遊歌人

我懇求這個恩賜！

[她彎身前去，他們的嘴唇相接；她突然戰顫一下，退後，她發出一陣清脆的笑聲。]

仙女

月的愛好者嚇，你的臉色因何這般蒼白？

吟遊歌人

你的嘴唇冷，比我能說的更冷，

但我仍願依附在上面，你的冰柱！  
你的接吻冷，比我能夢想的更冷，  
阿多思坐着望那北極的冰川：  
但它的冰霜和這種的甜蜜相像，  
我全身的筋絡充滿了流火；  
我從未知道生命含有這種的幸福  
像那一個接吻的神聖的完美。

仙女

合格的學者！愛情的功課就此學到，  
警告，像平常一樣，全是徒勞。

吟遊歌人

若是我的功課都是這樣柔軟的一類，  
我再也不願做個遊手好閒的人。  
再教我！我是個可憐的蠢人——  
我從不曾聽人指揮而知道過一件事情。

仙女

那末同我來！在這快樂的維娜絲廟下  
我們就將偃臥，  
直到鳥兒的啾啾召我去休

回到我自己的家中，在天河的彼岸。  
我將教導你，因我還以為  
你只知道愛情的字母。

### 吟遊歌人

在它甜蜜的文法裏我將變成最聰慧，  
如果它一切的規律都寫在你的眼睛上。

〔仙女坐在廟前一級步上，吟遊歌人在  
她前面肘着臂腕，注視着她。〕

### 吟遊歌人

甜蜜的默想！我的感官多麼渴想  
永遠做你的學生，永遠學習。  
別把你的櫻唇離我太高，  
芬芳着南方所有的香料；  
愛人嚟！別把你的金臉轉開，  
因為我一切時日的光明隨它來回。  
讓我把它細讀，直到機械地  
記得它每一行，好像記得樂譜的每個符號；  
舉起你的長睫毛，夫人！請再微笑：  
這些功課於我有效。

[取她的手。]

仙女

複唱！複唱！

吟遊歌人

[熱情地。]

我只是勤讀，所以別鬧；  
你是我的星宿，我是你的觀星者！  
幾何學根據在你的嘴唇上。

[吻她的手。]

仙女

這種的態度不像學生！  
你的熱忱我讚頌；但請你別這麼迅速，  
別讓門徑存在最後。  
科學應用了果是良善，  
未曾問答前先這樣研讀便流成異端，  
請你更有禮節些，我用幾個容易的問題  
來穩固你的理智。

吟遊歌人

我十分卑敬地把我的腦子

和那考試我的聰明的問題周旋。

仙女

〔從一本羊皮精裝的小書裏詢問他。〕

什麼是愛情？

是愚蠢，

是悲哀，是歡欣？

天上的快活

是很多，或一些也無？

什麼是愛情？

吟遊歌人

〔以學生十分卑謙的態度回答。〕

如果你歡喜，

是一最甜蜜的蠢事！

充滿了歡樂和悲哀；

兩者都全！

它的憂鬱裏值得一切的喜歡，

隨你的意思！

仙女

請問你

愛情藏在何處？

不論什麼地方它是否

會長住？

你尋到它時能否把它縛住

請問你，在何處？

吟遊歌人

同着春日

愛情來臨，嬉戲：

高山之上，穿過山谷

愛情就在那裏

然後它離開你，欺騙你

在春天的日子。

仙女

你的回答使我歡喜：現在輪着你問。

如今我的責任是回答你的詢問。

吟遊歌人

親愛的仙子，自我認識你後，

我的心兒變成一朵花，

要在你的酥胸上佩掛。

當你把我從這兒趕走，  
我這不幸的凡人將到何處去追求  
愛情並且重又取回  
你深留着的我的心兒？

### 仙女

進出於樹林山谷，  
盤旋着，燕子般地飛翔，  
愛情將逃遁 你去追蹤：  
雖然他站停片刻而嬉戲，  
你決不能留住他無心的惡意！  
被月吻過的凡人再也不能  
取回他們失去的心兒！

### 吟遊歌人

請告我呀，仙子，我將不能  
解脫這悲哀的重負！  
追蹤愛情，無論如何  
不能在少女裏面找到他的賞賜？  
你肯永遠把住我的心兒？  
還是在塵世的女人裏

忘去你的心兒！

仙女

這是你的命運，不論你的意志如何  
被月光照暈的孩子啊，你是徒然  
去到人間的臉孔上追尋我的蹤跡，  
進出於百合花之間，  
向每個鄉間的情婦求愛！  
在每個尊貴的柯麗桑裏  
追尋愛情的印痕，

吟遊歌人

如今，老實說，親愛的仙子啊，我倦於讀書  
了：  
這些回答不是我想要得到的。

仙女

你爲什麼悲傷？

吟遊歌人

我不敢說出。

仙女

[撫摩地]

來呀，說罷！

吟遊歌人

愛情儘是教訓，沒有時間遊戲。

仙女

雖然一切愛情的功課全是遊閒，

我却要使你喜歡，什麼遊戲爲你所心愛？

吟遊歌人

小嫦娥們弄些什麼玩意兒，

或者她們的時間全用在板滯的工作上？

仙女

她們雖則端莊，但遊戲爲她們所心賞；

她們和星兒跳躍，彩虹是她們的玩具。

吟遊歌人

那太難了！

仙女

對於凡人。

吟遊歌人

那末怎樣？

仙女

教我一些世人的娛樂，

吟遊歌人

我有了，仙子。

仙女

能很快的學會？

吟遊歌人

一種簡單的遊戲，我從朝廷裏學來。

仙女

但，請你，不要靠得太近。

吟遊歌人

這是必需的，這就會顯出。

把你潤着晚露的玉手攔在這裏，

寒露滌淨它的潔白——

仙女

現在對了嗎？

吟遊歌人

請你忍耐！這是這個遊戲的計畫。

仙女

我的手在這裏。

吟遊歌人

我把我的覆蓋在上面。

仙女

現在我定要怎樣做呢？

[他們玩起來了。]

吟遊歌人

退開。

仙女

做得太快了。

[他們繼續玩着，直到吟遊歌人捉住她  
的手。]

吟遊歌人

完了。我終於贏到我的罰金。

[他試着去擁抱她。她避走；他繞着舞  
台追她；她以計閃避他。]

仙女

你不夠迅捷。誰想要捉住月光的，  
定要用雙倍的這樣的速力。

吟遊歌人

[含怒坐下。]

我的身體漸漸疲乏，我的心兒疼痛。

你不疼愛我；我不願再同你玩弄。

[他把頭埋在雙手中。仙女站在他旁邊看他。]

仙女

這是什麼樣的使性？

吟遊歌人

這是十分容易說出——

你是取笑了我。

仙女

不！我十分疼愛你！

吟遊歌人

這話請你再說一遍，

因我胸中有一聲音告我，這話是說着玩的。

仙女

我不說着玩；黎明時候我定要回去，

愛着你比你所知道的還更甚。

吟遊歌人

那末，依這祭壇，這座聖廟，  
取去我的誓約，你請誓說完全爲我所有！  
諸神在我們以前曾早和世人聯姻。

仙女

在我的接吻裏有夠多的信約  
還需什麼誓言？

吟遊歌人

那不能把你羈束。

仙女

靜着！我早已告訴你此事不可能。  
但請你坐在我身傍，我來安慰你的悲哀  
用些月的幻想和神仙的故事。

吟遊歌人

對我講你自己，和那迷濛，幸福之地  
那裏橫着你的家，並有和你一樣的月娥！

仙女

[坐下。]

那裏是寧靜，十分的寧靜；  
空氣，凡人呼吸起來時，是太輕清；

甚近碧綠的淺湖邊，我們的皇宮  
數千年來豎起它瑪瑙的圓穹。  
明輝的牆壁圍拱着百間居室，  
每間奇異地由寶石彫琢而成。  
在最神異的一間裏，穿着淨潔的衣裳，  
我們的母親代遠年湮地住居在裏邊：  
月般寧靜，月般蒼白，長衣上飾着月寶石，  
她慢步的地板上散着粒粒的小珠；  
她坐在紫水晶的寶座之上，  
一面聽着，一面吩咐下人間的命運；  
我，和我的姊妹們，在她四周環立，  
她說話時，我們施行她的命令。

### 吟遊歌人

我想兇惡的客羅莎(註)和她兩位姊妹  
用皺縮的手指織成這禍患之網！

### 仙女

她們的和我們母親的境界各自遙遙，  
這裏是心的光明之園，  
Clotho司命運之三女神中最幼的。

一切的理想者，一切的歌者和情人，  
她的權力都承認，她的治理都首肯。

### 吟遊歌人

我，即使是我，她也引領我到這森林。

### 仙女

是呀，你是她的一人！但，今夜前，  
我常望着我的姊妹們  
飛下羣星砌成的天梯  
從她們象眼窗裏俯視人間；  
有些睡去的，她們用說不出矇矓的幸福之  
夢

向他們求愛，有些人她們和他們接吻，  
但我的姊妹們說，凡被她們臨到的人  
便會忘却世間一切的歡樂，  
忘却他們的笑，忘却他們的哭，  
整年地歌唱着夢去他們的一生——  
永遠是月的情人！

[她嘆息。]

### 吟遊歌人

親愛的月亮，你因何悲傷？

[笑着。]

仙女

爲了這個，我的故事，如今給我個恩賜。

吟遊歌人

我是你的忠僕。

仙女

那末，我願多知道些世事，  
人世的男男女女做些什麼。

吟遊歌人

我便會說明，

仙女

讓簡略附從你的智能，  
因爲黑夜的終極將近。

吟遊歌人

從前我曾是朝廷中的侍臣，請你相信！  
那是人世社會的第一章功課。

仙女

社會！

**吟遊歌人**

我意思是至善的  
確然！其餘的你不會聽到。  
我不知道；在夜飲時，宴會裏，  
鄉村跳舞會上我是個小領袖，  
但例證既更便於教授  
讓我們自己來玩。——現在，夫人，你若願意！

〔他扶她起來，引她向前；他便吻她的手，以十分高貴的態度彎身在上面。〕

**仙女**

那末，我是什麼人呢？

**吟遊歌人**

一位最尊貴的侯爵大人！  
或者那種態度有太多的安閒了。  
〔認可她。〕

喲，那好些了！要完成這個玩意，  
除了一把扇子再無別需，

**仙女**

夜是寒冷，何用扇子？

吟遊歌人

夫人，請三思，

這對於我們的遊戲乃是必需。

仙女

[拿一百合花。]

這裏是一把扇子！

吟遊歌人

好，留心使用：

武裝着美麗的最無敵的手臂！

仙女

還有呢？

吟遊歌人

我們說話。

仙女

但說什麼話呢？

吟遊歌人

我們戲弄別人，我們讚頌夜飲，

我們是有禮，狂肆，縱惡，機敏，

或隨你什麼意，名譽這樣掃地。  
看那穿着威匿思衣裳的伯爵夫人，  
帶着顯華的紅暈。

仙女

一副美麗的臉龐，

吟遊歌人

把你的智力搜尋更酸辣的東西——  
“她愛教會中人比愛教會更甚。”

仙女

她的疑羞煞是迷人；願這是她自己的！

吟遊歌人

夫人是殘酷的！

仙女

是不是那種語調？

吟遊歌人

我發誓夫人一些也不缺少那種語調。  
夫人顯然生長於朝廷。

仙女

你說語流滑：和你的年紀不稱。

吟遊歌人

我聽得多，最宜於做個侍從。

仙女

我不大歡喜你的朝廷——

吟遊歌人

靜！皇后！

鞠躬，但別太低——你懂得我的意思。

仙女

不，我不懂得！

吟遊歌人

雖然她載着皇冠，

但最怕的是La Pompadour的綳眉。

仙女

你是個孩子：你的惡意便是遊戲。

吟遊歌人

一種最有趣味的消遣——毀謗是它的名  
字。

仙女

夠了，這使我生厭。

## 吟遊歌人

那末，希有的侯爵夫人，  
離開衆人去優遊樹林。

[他低身鞠躬，她答之以禮；他們在舞  
台上週行。他們在神像前經過時，他拉  
住她的手，跪在她的腳前。]

## 仙女

現在你要怎樣了？

## 吟遊歌人

哦，求你，唉，只要！

## 仙女

這也包含在你的喜劇裏的嗎？

## 吟遊歌人

呀，別用譏嘲我！用諷侃語和譏諷語  
要我努力壓滅我胸中的情火只是徒然；  
你的媚態不能使我歡喜：  
仍舊我渴想比我能說的更多的東西  
我的知識竭盡，呀，愛人，請你憐憫，  
再來教我，當我們還有時間留存，

不論你要知道什麼，女神，嫦娥，侯爵夫人，  
所以我能從你的紅唇上得到心歡，  
唉，我求你，想想時間飛得多快！

仙女

靜！我求你，即使現在黑夜已逝。

吟遊歌人

黑夜，白日，在我都是一樣，爲了你那溫柔  
的緣故。

[他以懇求的姿勢哀求她，她躊躇；然  
後置手指於唇上，要他不出聲。]

仙女

這是太遲了，請聽！羣鳥已醒！

吟遊歌人

羣鳥醒！這是白日的聲音！

仙女

別了，親愛的青年，它們把我召去。

[光變化，東方漸白，音樂作鳥噪聲。他  
們站着望早晨；然後吟遊歌人向後沉  
下在他的床上，兩手捧住面孔。]

## 仙女

〔俯身在他上面。〕

音樂，我的使女們。他疲倦的感官  
沉浸在溫柔，寧靜，忘機的睡眠中，  
用香膏塗他倦了的眼睛，  
張開來時祇看見已往的回憶，  
他失去的歡樂會將是一個幻視，  
愛情是他一個夏夜的情人。  
你做過了這一切的夢，當你醒時，  
仍舊悲哀，爲了一個夢之故。  
我離你而去了，睡者！是，我如今離開你了，  
但請收下你額上的我的遺贈：  
記起這同情於你的我，  
我曾給你開過一次象牙之門。  
我不再回來，你將看不到我的臉孔  
當我去到我的高處時：  
但你一切的時日都爲我所有，夢的夢者呀，  
夢上全披着一層冷月的銀灰；  
徒然你去找尋在每個美臉之上，

你再不能找到你的愛人之形像。  
所有的少女對你和善，但沒個人  
會把住你閒蕩的心兒直到一日將盡。  
誰給月亮吻過的，將愛得久長而晚遲，  
但決不能找到個少女做他的伴侶。  
別了，親愛的睡者，跟從你的命運。

〔月裏嫦娥退後：有一曲歌聲傳出：天  
已大明，〕

### 嫦娥之歌

睡罷！把你的天幕  
罩上這睡者的腦經，  
他的記憶漸變模糊，  
當他再行甦醒。

愛情只停一夏晚，  
直到曙光射出  
然後便鼓翼飛回  
到她的星星之家

睡罷！但你的時日爲我所有；  
愛情的烙印已在你上面；  
你我之路雖在極端的兩頭，  
你的記憶雖是疑迷。

愛情只留一夏晚，  
直到曙光射出，  
然後便鼓翼飛回  
到她星星之家。

〔歌聲停時，幕落在睡着的吟遊歌人的  
身上。〕

目次



##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印度情詩選

*Laurence Hope* 著

芳 信 譯

喀麻的花園

他的幾塊寶石

馬來歌

海邊櫻樹

別了

楠季在孔雀廳之悔恨

祈禱

歌

模罕默德克藍姆在枸樹池邊的狂想

可怕的愛

娥卽娜·致她的情人

甘姆且在山傍的歌

失去的心歡

橋邊花園

返去邊界

## 印度情詩選

### 喀麻的花園

日光消暝，

飛狐翩舞，

琥珀色和紫水晶在天空燃燒。

看呀，太陽擲下一束最後，

欲落而留，玫瑰色的金光，

接吻大地和它告別。

我們幽會時候！

哦，試步行而來呀，

不要遲疑，可愛地，希冀地。

濃陰會密罩我倆。  
玫瑰花會對我倆低垂，  
做成一所神聖而甜蜜的新房，

我們不知道生命的意義，  
也不知道生命時日的長短，  
我們不知道，倘若那上天偉大的羣神  
知道。

我們之中沒有人追求它，  
並且也少人能維持它，  
倘使這生命不用愛情的光輝鑲嵌。

但那會給過年青的狂歡的上帝  
是會原諒的，  
只要一點鐘的快樂。

你還不知道它，  
但喀麻會顯示它，  
把你的幻夢變成美妙的真實。

螢火會爲你照耀，  
沒有什麼會使你驚慌，  
也不會煩惱“時鳥。”  
來呀，因爲我等候着你，  
夜是太深了呀，  
來呀，當暮光正繞繚着羣花之時。

和風靜，  
百合花香，  
日暮天涼，露珠鮮耀，  
園中默無聲息，  
那兒喀麻，不死的神，  
在靜寂的星光之下正等候着你。

註：喀麻爲印度的愛神。

## 他的幾塊寶石

沿着炎熱而無止進的路程，  
他是靜默而且昂長，一對失神的眼睛，

這囚犯帶着他的鑱鎖的重負  
在那炙熱着澄碧的天宇之下。

端莊而且魁梧，還有兩道寬眉，  
沒有一線希望，沒有一個朋友，  
他被人護送直趨路途，  
只有死神在最後與他相逢。

罌粟花的田畝緋紅而且向榮，  
在路途的兩傍，熱風之中，  
這花昏迷的香氣鎮日裏蒸發  
一種差不多是甜蜜的，幻夢般的馨香。

當晚涼落於大地，  
柔和的顏色渲染天空時，  
他仍覺年青在他血管裏燃燒，  
他一半忘却了他定要死去，

有時候在夜裏，當幕帳的火光，

零亂地照射在四周時，  
他的護衛，朋友似的，讓他坐下，  
也無拘束地和他們暢談一回。

前天晚上，他們休息，  
那時有一組女郎，  
經過那小小的營壘，  
帶着微笑的櫻唇和芬芬的鬚髮。

於是，在那囚犯的倦眼裏，  
又一次特然地閃放光明，  
婦女們都驚異地看他，  
憐憫他身所披的枷鎖。

幼小的婦女們關心犯罪的事情，  
倘若犯人是年青而且秀麗；  
在這熱帶的，多情的氣候中，  
愛情仍是無拘而且自由。

有一少婦，她走得甚是緩慢，  
落在同伴的後面，許她  
爲他那可憐的模樣兒迷住，  
當她過時，她停步一回，還又微笑

那有東方和善態度的護者，  
各對他們自己微笑，並讓她停留，  
人類的情感是這麼的寬容：  
“他只還有一日可以愛戀。”

然而，這時（溫柔而芬芳的憂心  
難爲垂死的情焰所燃燒）  
他的雙臂緊抱着她的玉軀，  
但這不是他一切的慾望。

“因爲我”他躺下，低聲私語，  
“只有一息生命剩下生存。  
一種東西我願你取去：  
我有贈品給你，但你可肯回贈？”

“倘使我能知道我有一個小孩，  
會有生命生存，並且看見  
金陽廣照這些燦爛的罌粟花田，  
那我何爲要計較我的生命稍減？

“肉體死滅不算完全死滅，  
因爲還留下一小的生命。  
你，如其今夜仁慈對我，  
能否賜我這個；但——你是否是仁慈？

“看呀，我這裏有禮物給你，  
給你和那小的生命，倘使真有小的生  
命。”

她的秋波在朦朧的黃昏裏更是柔情，  
熱淚模糊，他看不見週遭的景物。

他從頸上取下他的練條，  
在那銀練裏掩藏

三粒寶石，既無瑕疵，又無紋裂。

她溫柔地回答“我今晚停留不去。

他挽她靠緊；無月的天空

漏下一些微光；暮火熄滅。

柔情滿充在那雙年少的眼裏，

她說了許多可愛的事情。

經過那熱而靜寂的晚上，

她給他所要求的一切。

當晨光尚未發白以前，

剩下他獨自一人，寧靜地去到他的墓  
場。

快樂呀：因為即使那麻繩緊繞

他的頸項，他的思想却是自由，

縈繞着他的秘密的希望，

就是那猶生的小生命。

當罌粟花重又開時，她替他養了  
一個善啼善笑的小孩，  
繞着他的小頸，佩帶着  
三塊在路上父親給的寶石。

她爲了他的孩子的緣故她想等候，  
但想要忘却而不能，  
她爲那囚犯的命運憂傷，  
她的芳心破碎，終於死亡。

## 馬 來 歌

寧靜而銀色的羣星，  
等候着方升的月華；  
哦，今晚請來與我同住，  
在這碧綠的勒貢海邊！

我的茅舍雖小，但當你躺下時，  
你可看見光輝的海岸，  
聽着波濤蕩息，

在那草堆的樓下。

我沒有珍珠或是花朵的贈物，  
我的寢室也簡陋而無裝飾，  
但浩蕩的銀海却爲你我所有；  
還有那芬芳的空氣，

從大陸吹來，  
那兒有“夜會花”生長，  
這花你會稱爲菅玫瑰，  
香膩，纖細而且白淨。

這花，當空氣靜寂  
陸地的和風不吹時  
從它灰白的花瓣裏，  
能滴出一點一點磷火似的冷光。

我看見你的船已拋錨，  
船上迷人的燈火照耀。

在牠趕明日的潮水以前，  
且讓今夜爲我所有！

雖然對於你的方言

我的語言窮窘而且稀少，  
啊，請看我的眼睛，就可知道：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

### 海 邊 椴 樹

愛呀，讓我因這個感謝你罷！  
如今我們已分手漂流，  
從海上漫遊遠方，——  
因你那接吻的新鮮的接觸，  
因你那芳心中的年青的熱血，  
因你給我的你的青春。

感謝呀：因你華髮的捲曲，  
握時比絲線還要柔軟，  
因你雙睛的明媚，

因你自身：縹緲，美麗，  
當你躺在沙岸上時，  
在紫羅蘭色的天空之下。

感謝呀：因你那所說的言辭，——  
秘密地溫柔地甜蜜，  
經過熱帶的一天，  
直至落日般紅時  
還躲在你的芳足前的我  
覺着我的生命消逝，

因慾望而疲倦而麻木，  
只有你才能安慰我。  
愛呀：讓我因這個感謝你！  
因你那熱血和情焰，  
通過我的嘴唇燃燒到我的靈魂，  
由於你那接吻的白熱。

你是陽春的精靈，

猛烈而且光亮猶如火焰；  
雖然我們分手漂流，  
但你那音樂般的芳名，  
仍怎樣深深在我的心泉中應響。

一次，留戀不捨的陽光，  
從西方投來海上，  
你將你的綉裳放在一傍，  
織長而黃金般地晶亮，  
你的美麗閃爍，輝煌，  
晶亮猶如海潮中的明珠一樣。

一次，黎明的顫光還未把海邊  
照成銀色以前，  
躺下看着你休息的我，——  
在清晨的冷凜裏面色蒼灰  
發覺你仍還夢着我，  
我腦中粘着愛情的幻想，默然無聲。

遇到悲哀的日子，

愛呀，讓我因這個感謝你，  
你曾和我這樣的歡樂！

你包圍在年青的薔薇霧中，  
你只要我的接吻，  
在那蔚藍的海洋之邊！

哦，因那在沙上的幾夜

在海邊的棧樹底下，  
那些日子的奇異的幻夢，  
在那熱情的地方消磨時光，  
因你給我的青春，  
我永遠是你的債戶。

## 別 了

別了，阿橘芝，你不是我的了，我不能

把你緊貼在我胸上，任何長久的時候。  
我已沒有美麗，唉，可緊握着你，  
沒有美妙的聲音，沒有情人所讚揚的

## 魔力。

然而，在憂傷和孤寂之中，

我仍能用這個安慰我失望的靈魂。

一次，爲我生命永遠的安慰，

你會允許我的嘴巴去接吻你的紅唇

哦，那一夜呀！我以爲愛情的精髓，

已從我的悲歡中濾出，

好像熱帶樹木的花綻，

燦爛，光耀，凋枯，不再開花。

我常驚訝和你在一起的那夜以後，

我怎樣還會帶着活人的眼睛遇見那個

早晨，

唉，我是多麼的詛咒那灰白的曙光，

哀悼那淡去的晨星，相繼隱沒！

然而我，即使是在你面前比塵灰不如

比你最低的門楣不如的我，  
也會消受一個無聲息的午夜，敬崇你；  
賜與了這個的命運，不能再賜與別的！

### 楠季在孔雀廳之悔恨

這個人奪去我丈夫的生命，  
並且埋葬我的兄弟，  
我真的不是個姊妹，也不是妻子  
可以原諒他，放他走去。

然而爲甚他的容貌這麼年青而又溫文？  
當他無力而且受傷躺下之時？  
我怎麼能對他殘忍啊，  
他帶着一雙那麼柔和而動人的眼睛。

他的頭髮散亂在石上，  
纖弱的兩手已被縛着，  
那麼的年青，但他  
在歌場上打敗了很多他的敵人。

我只願今日做一個奴隸，  
便可正當而合理地爲他，  
洗去戰場上的傷痕，  
拭去那疲惫雙腳上的泥塵。

我只願做我的一個女僕，  
安慰他休息的痛苦！  
拍去柔輦的捲髮上的沙泥，  
並且把他緊抱在我的胸上。

我們可有這樣的美事圍繞着我們的寶座？  
有這樣軟弱而且細微的力量？  
願上帝把我做成那塊無感覺的石頭，  
可以承起他的纖長的身體！

我厭恨那些煩惱我視線的傷痕，  
不知由來！我是如何的願你躺下，  
今夜獨自在我的赫幕之中，

那時我因魔力醫治你的痛苦。

我願把你放在龍床之上，  
我願用酒洗去你的傷痕，  
把你的雙腳放在我的頭上；  
夢想你是我的愛人。

我的皇冠重壓在我的髮上，  
珍珠懸掛在我的胸上，  
一切我肯欣然地拋去，  
分擔你的蒼白而熱情的安睡。

但他們那握着寶劍的手漸次亂動，  
嘴唇吐出微微的氣息喃喃言語，  
“王后靜默太長了呀！”我的主，——  
“把他拿去殺死！”

## 祈 禱

你是一切；可愛而且輕勻，

我所崇敬的阿紫沙啊，  
早上醒來，我是因  
夢你而疲倦了。  
我心裏每枝脈膊緊張而疼痛，  
當我不在你身邊早晨起身時。

我夢見你那對瑩澈的雙睛，  
我所崇敬的阿紫沙啊，  
我夢着你那青絲的飄揚，  
這夢都是些幻影。  
但我愛牠們，因我知道  
你不再爲我所有，  
阿紫沙，我生命的失望。

我願我胸中焦灼千萬日，  
我所崇敬的阿紫沙啊，  
我願受痛苦，被人殺戮，用那未曾有過的情  
形，  
倘使你憐憫我所受的痛苦。

你憐憫罷！你那對緊附在別的事物上的媚  
眼，  
刺擊我的靈魂是猛烈，比起蠟子的鋒  
芒！

你是我最可愛的呀，  
是最輕勻的呀，  
是一朵在疲倦之沙漠中的白玫瑰。  
我只是在夜裏活着，  
夢着你，你和你的艷麗：夜，  
那虛幻飄渺的夢啊。

請把你的情愛給我一日，  
一夜，一點鐘：  
倘使犯罪的報酬是死，  
我是情願償付。  
什麼是我的生命？只不過是  
將成殘焰的情感的一些氣息。  
爲了一朵折不到的花朵而消衰的生命。

哦，我所崇敬的阿紫莎阿，  
阿紫莎我惟一的歡樂啊，  
只要一夜，天明前我便死去，  
不再煩惱你的生命。

### 歌

吾愛！你的頭髮金黃，  
猶如日出時的柔光，  
猶如穀粒之在河傍  
金光燦爛輝煌。  
我愛你因了你的纖腰，  
因了你的楚楚可憐，  
因了你的活潑的眼睛，這是對  
允諾你嘴唇還拒絕着的眼睛。

你會來到我處，並且愛我，  
在河上你是我的，  
碧水青天  
曾見我倆；

蓮馨花也曾知道

我倆在一起時的快樂，  
當時生命只是河流，  
只是愛情，只是你和我。

愛情在河上甦醒，

流水琤琮，  
天空的銀星爲你我作證，  
河上的星影爲你我耀亮；  
愛情醒來生存，  
微波爲最初的音樂，  
河上金陽  
爲最早所見之景象。

愛情於河上生長，

在芬芳的羣花之中，  
在茂盛的蓮馨花蕾  
開着的玫瑰紅靛的花中——  
愛情，像朝晨一樣的清輝，

比中午的驕陽還更灼熱，  
溫柔就像暮光，  
蔚藍，透明，模糊。

愛情在河上死亡！  
冷雪漫掩山上，  
蓮馨花葉枯黃，  
流水也呈死狀。  
我們的接吻無力而又踉蹌，  
緊握着的雙手也都鬆放，  
黃金時代已過  
我們的熱情消亡。

去罷。且請忘却，  
這是河上一聲的微波，  
日落時的一閃金光，  
一閃以後，便即消亡。

模罕默德克藍姆  
在枸樹池邊的狂想

沙漠在燃燒的太陽之中炙熱

青草燒焦而且成灰。

涉過了沙漠，走完了行程，

我們今夜張幕在這裏。

我坐在寺牆的蔭中，

那時低抑的流水靜靜滴落，

叢林中走出一隻孔雀，鳴喚

那另一隻，在那邊的墓上。

在上，高高的深黑之中，隱約可見

久死的民族繪織的奇異的作品，

猥褻，野蠻，並且塗抹了一半——

一隻獵象，一羣音樂師的筵席——

還有人與獸的奇異的結合；

這對於早已成塵土的人們究有何意義？

他們的手指，

在這乾燥的荒原之中，  
描繪這些愛情與淫慾的騷擾，雜亂的形像。

無人可說的奇異的，荒誕的東西，  
人類隱藏着的東西；——

秘密地製成，——

捉住白日的光輝，

在金陽中微笑。

人所不命名的殘暴的東西，  
赤裸裸地在這裏，無畏懼，或無羞恥，

在雕刻的石上狂喜。

在寺內最幽深的聖龕裏，

那兒有蝙蝠和陰影共住，

那剝蝕而古代的生命象徵，

靜息在它們那橢圓形的框架內，

古代的人用此佔據土地，

表現他們那偉大的破壞的力量。

我不能忘記

因為我的生命達到滿開花朵的時期，  
愛情行來，在一剎那之間，通行把它破壞，  
所以這雙重的神秘甚與我相宜。

獨自坐着，  
池內的深水是陰涼而且甜蜜，  
對於行倦的雙足是安慰而且清新，  
夢着，在枸樹蔭下，  
一人靜靜地感謝那些  
在這個炎熱的沙漠慘境  
安排一所這麼碧綠的地方的人們。

孔雀啼，白鴿咕咕，  
微綠色，饒舌的鸚鵡各訴相思之苦，  
那些小灰色的松鼠，畏懼地斜視，  
以狡猾的眼光，瞥我這生疏的行人；  
它們渾身的細毛顫動，羞愧地行來  
看在它們枸樹底下的異客。

日光消衰，  
幕火像怒眼似的鮮紅，  
天幕顯出白色，  
在那閃耀的光中，  
輕渺旋螺似的煙圈升起，升到紫色的天空，  
幕中狂囂的聲息有如海濤的狂嘯，  
傳過沙漠來到我處。  
遼遠地，沙漠中，有狂野的聲音高唱，  
和着一陣以半音線嘈雜的絃琴，  
在那天空灼灼的銀星之下，  
我想起我所愛的人兒。

一個美麗的，活潑的，寧靜的人兒，  
她有一雙熱情，夢想，懇切的眼睛，  
深黑如像神秘的天宇，  
在海上的船隻上面看來。  
唉，你已從我這裏漂流而去，  
時空雖然加以阻隔，  
但不能消滅我們的前塵影事，

雖然這事永不再回。  
那時你是我的，從黃昏直至天曙，  
那過去整個的一晚，你會屬於我！

他們說愛情是輕浮的東西，  
是愚蠢的並且也是微弱的東西，  
是一個成熟的果子，心內腐壞；  
他們用這無益的言語對我說，  
我是為熱情所破壞，  
痛苦得到無可比較  
永遠而更永遠。

他們說佔有減低一個情人的歡欣，  
猶如煥發的清晨漸次消滅於中午。  
我曾幾多夜把我所愛的抱在懷裏，  
但清晨却太迅速地使天宇光明。

我們的天幕之外沙石到處瀰漫，  
繞着這梅林小小的綠洲。  
一股奇異，東方的芬芳充滿在和風之中，

從在荒寺的園中的玫瑰叢中發出。

我夢想充滿在你華髮上的玫瑰似的芬芳，  
我夢想我的嘴唇離開你那柔軟而閉着的  
眼睛的時候，當池水起伏蕩漾，  
飛狐靜靠在空中。

現在微妙地鎔化在過去之中，  
我愛你的心溶合在印度的紫色的暮光中  
溶合在檀香，麝香，

凋謝的茉莉花香之中。

我的雙眼漸次陰沈，我的感覺終於消失，

當那孤寂的時辰

靜靜地，一時一時地，相繼而來，

直到長夜幾將完畢。

然後疲倦，沈醉於夢中，披着  
爲露水濕透的衣服，我向天幕走去。  
倦了呀，滿腦是幻想和事實混合的景象，

我跟踏跨過繩索，直至我達到我的天幕。  
然後休息。用謊使我的睡眠甜蜜，  
夢想我躺在你為長失去的雙眼的光輝中，

我的嘴唇自由，  
愛戀而且撫摸你的溫柔的散髮——  
夢想我發覺你的美麗

安慰我的熱昏的雙眼。  
唉，我的生命若果終結於像這樣的一個晚上，一  
夢想你的賜允的接吻而死去！

### 可怕的愛

既然，哦，吾愛，你即使一個短短的晚上，  
一個簡促黑暗的空間，對我都不忠心，  
我是這麼的愛你，雖然我的離去，  
只不過挨到曙光初現。

既然一切你的美——這是我的——你浪費  
在那現在攤在你門前的死屍的身上；  
看這裏的這口寶劍，磨礪得鋒銳光芒

以殺你。你將不再看到日出。

靜靜躺好，靜靜躺好，在這空村之中，

有誰留下傾聽或知道你的哭聲？

所有的村人都已去到谷中耕耘，

誰會在你死期未到之前回來？

掙扎也無用處；當我找到你睡着之時，

我捉着你的雙手反縛在你的兩邊，

並把這兩隻太易趨於迷途的纖足

縛住在你睡在上面的床上。

靜靜躺好，吾愛；那死東西躺在那邊，

我恨我便殺他，但愛情是甜蜜，

你對我是更甜蜜呀，我愛你，你却把

你雙足踏起的灰塵掩閉我的雙眼。

把你的嘴唇給我；唉，可愛而不忠實地

再把你的自身給我；在你未去

通過偉大的死國的黑暗以前，  
生命的最好和最壞的一切你必定知道。

一刻前，吾愛，你是這麼的年青而嬌孺，  
我溫溫地攬住你，如一人執着一枝花  
朵：

但是現在，上帝知道，仍然纖弱有何用處，  
對於一個她的生命在一點鐘內完結的  
人？

我傷害？以後怎麼？死不會傷害你，最親愛的，  
如你傷害我一樣，只是一晚，  
你叫我殘暴，我破壞我的生命  
為獲得一瞬間的歡樂。

向上看呀，向外看呀，閃光流過  
開着的門戶，遠山青翠。  
看那在我們園內的蒼白的，淡紅的桃樹

~~~~~

要結甘美的果兒；——但不是爲你，

那奇麗的遠雪，在那些像要嚙咬
深藍的阿富汗天空的嵯峨的山巔之上，
不久就要流下，爲夏日的驕陽所融消，
你將看不到那狂流之疾掃。

這世界不是你的。自今以後，
你必定要獨自躺着；
以前，你一夜也不願靜靜躺下，
雖然最初的曙光微曦之時，我便轉去。

那兒放有我的琵琶，許多琴絃均已碎斷，
有人演奏它呀，並有人扯碎
我的水煙管週遭的絲織的流蘇，
現在他却不能演奏，吸煙，和戀愛！

他昨夜取得他的完滿的歡樂，
如我在黎明時取得了我的一樣！

快刀直穿他的心胸！只有上帝知道我的狂

歡

沐浴我的雙手在熱紅的泡沫之中。

這樣，我痛苦你？這只是愛戀，

等候到我把你殺死！唉，這溫柔的鬚

髮！

的確這是我的過錯，相愛一晚，

便離開你。你是這麼美麗。

晃白的鋼刀是更陰寒，對於

情感過熱的人，吾愛，像你一樣。

不，掉轉你的嘴唇對準我的，

它還不十分的不可愛，雖然十分的不

誠。

你的兄弟將說什麼，今夜回來，

帶着滿載的駱駝回到山上，

看見你已死去，我睡在你的身傍。

他會在未殺死我以前先喊醒我？

因為我要睡去。在這床上傍着你

當你，我的心歡呀，已是僵冷之時。

當你那年青的心兒和不動的嘴唇靜寂時，

你漸次僵硬，即使在我的燃燒着的呼
吸之下。

當我慢把鋼刀戳入你的胸膛時，

覺到我的歡樂，在看見你昏暈時，

我要甜蜜地睡去，為戀愛最後的熱情所累

倒，

然後，願上帝允許你的親戚快把我殺
死！

娥即娜，致她的情人

我在沙漠之中等候，向着落日凝視，

我計算每分鐘的時間，直至我倆相晤。

我在澤沼傍邊等候，我抖瑟而又傾聽，
直至柔沙在你來臨的足下沙沙作響，

直至我看見修長而瘦弱的你，清晰地站在天線
之前，

是一個美妙的陰影跨過那遲留的紅光，
被和風拂起的你的頭髮在暮靄中變成銀色，
並做成一道美麗隱微的光輪繞住你的頭臚，

在那落日的遠處，我能見一條窄狹的江河
在紅色的平靜之中旋流；
我能聽見波浪晤面的聲息，和那寒喧的喁喁，
當它和相愛而覺久的大海混合時。

在我上面紫色的天空因有星光更顯黑暗，
向巢的羣鳥的長浪低飛，
它們彼此飛鳴照應，那奇異而關切的叫聲
當它們過時，組成一片淒涼的樂音。

哦，我最親愛的快呀，快呀，這裏是孤獨。
我業已聽見羣狼初次會合的狂猜
在榛果和澤沼的紫色的陰影之中，
間歇傳來它們脚步的回聲。

唉，快來呀！我的雙臂空虛，我是這樣的憔悴
爲了你的美，我飢渴着你的聲音的樂音。
以你威儀的可愛來使這澤沼悅樂呀；
讓你行近的脚步使全沙漠歡欣呀！

我的雙手，我的嘴唇，因渴望和等候而狂熱，
黃昏的柔光也難輕減它們的熱度，
直至我看見你輝耀的雙眼，兩粒燦爛的銀星，
直至我接吻你雙腳那柔嫩的涼爽之處。

唉，最可愛的呀，至癩強的呀，當你躺在我的身
邊時，
那所有的遊星繞我週行，——慢慢隱去。
那沙石變成模糊，隱約，——我對你伸出我的兩

手

那時我想說話，但不知我所說的是什麼！

我因情愛和想望而昏迷，我燃燒着的雙眼凝視
狡猾的豺狼開始它們飢餓的爭鬥的地方，
哦，在欖果林上的你的影子！你的脚步在沙邱之
上，——

這是我的生命最可愛的晚上！

甘娜旦在山傍的歌

四山燃燒着的火光

照耀蒼灰的大地，

乾燥的荒原瀟清

白日的餘炎。

澄清的素月帆過天際，

使四處的夜色銀白，

我看見你的雙眼的亮耀，

我不需別的光輝。

爲烈日殺死的
羣花的死之嘆息，
飄過黃昏時分，
啊，香遍原宇。

我的感覺緊張，試想擁住
在空際的羣花的香息，
徒然的呀，徒然的呀；我的感覺
只能緊握你華髮的芬芳。

平原是無垠的空曠；
天宇是浩蕩而廣渺，
我只覺到愛的無窮，
貼在你的胸上。

“失去的心歡”

在黑致那戰爭以後

我獨自躺在杏仁花下，
我倆曾於春天坐在那裏，
但如今呀，如那時一樣，山雪融消，
今年呀，如去年一樣，溪流歌唱。

那是另一個春天，另一些花朵
粉紅而柔嫩，懸掛在無葉的樹上，
那境地是歡樂呀，在另一支流水之中，
我也歡樂呀，因為那時你在我的身邊。

你睫毛蔭黑而溫柔的眼睛，
你的紅唇，像一朵有生命的笑開着的玫瑰，
你的好動的琥珀色的玉臂，這麼柔軟而纖瘦，
如今對我都已失去。無人知道去到那裏。

你在金陽之中躺在我傍歌唱；

散亂的，白色的皮巾鬆在頸上，
顯出那膩滑的皮膚，如杏花般艷麗，
陽光在那上面難能照出斑點或瑕疵。

我獨自躺着，在那杏仁花下，

我曾妒恨飄飄落上你身的杏花。
如今呀，誰把你殺死？更糟呀更糟，誰在愛你？
我的靈魂燃燒着，像人們燃燒着在地獄裏。

我怎樣的尋你在那繁華的城市之中啊！

他們說，我瘋狂了許多日。
我不知道我怎樣來到這裏，到這山谷，
什麼命運引導我，經過什麼可疑的途程。

我看見在某處我的寶劍盡過良職，

我殺了那個笑着說你的名字的人，
但是在什麼地方？不，我已忘記，
所有的思想纏攏在我心的熱焰之中。

現在你在那裏？心歡呀，那裏是你的美麗，
你的精妙的鬚髮，和笑着的，善變化的面孔？
細縛，鞭打，裸體，（親愛的上帝，賜給我忍耐，）
而且發賣於克必露的市場之中。

我向一切的人問過你。誰能告訴我？
在這麼多的被虜的，被賣的，或是被殺的
之中，
你的是什麼命運？（唉，親愛的上帝，賜給我忍
耐，）
我的心是給情火和痛苦燃燒着，燃燒着。

哦，失去的心歡呀！我的心幾乎碎了，
我的劍已斷了，我的雙足疼痛，
世人看着我，路過時說道，
“他不會再離開這個村莊。”

因為當黃昏落下時，熱病又興，

狂妄的思想疾進在我的腦際，
狂想你呀。(唉，親愛的上帝，賜給我忍耐，
我的靈魂是受傷了呀，超乎一切人所叫做
的苦痛。)

我獨自躺着，在那杏仁花下，
看白雪融消在那山上，
直至克拉辛因流水而歡欣，
因溪流的玲瓏聲而快樂。

我深知易碎的花瓣輕落之時，
在那新葉初現之前
(唉，爲這最後的幾日，上帝，賜給我忍耐，)
既然心歡不在，我也不在，這裏！

橋邊花園

沙漠是熱燙，焦灼，而且荒涼，
虎豹們活劈它們那戰慄着的肉食，

在臨近的林藪之中！這裏羣鶴懶懶地站起，
因有生命的食物喫得過飽，倦於飛去。

餓狼們整夜在一塊兒咆哮，
爭奪在河床的腐屍，
或是攫取那弱小的動物，
它們垂死的淒聲流散於深夜的空際。

我聽見或者是被宰祭的孩童的咽哽，
這不斷的聲音反覆傳來，
傳自那遠處的寺院，
屋頂上滿堆古怪，獠形的雕像。

那兒拱門的陰影深深，有怪異的儀式
舉行在這河床之唇；
流離的居民偷去那腐爛的，鐵道的枕木，
去焙炙那些因虎列拉病死的屍身。

但是，他們的貪慾，他們的飢餓，不能羞恥他們，

是爲猛烈的慾望，(逼切而刺激，)所鞭策；
可憐的獸啊，還更可憐的人啊。不，誰責備他們？
責備萬物的天賦的殘忍。

世界是恐怖，我是孤獨，
讓我靜息在黃玫瑰盛開之所，
讓我忘却，只記起在芬芳的
朦朧之中你那在我身傍的面龐。

不，不用退縮！我不是在這裏尋求熱情
我不希冀愛情，只不過稍事休息，
雖然我願把我的面龐，照情人的式樣，
靠在你的酥胸的柔嫩的涼爽之處。

我是這麼倦於詛咒的生命，
無終的，無目的的痛苦，紛爭，恐怖，
一定的呀，倘使生命是任何上帝任意的賜予，
他，看見他的贈物，早已哭盲了他的雙目。

看見我們；我們無効的競爭，我們無用的祈禱，
我們不幸的現在和我們血污的過去，
可憐的命運的賭博者，賭博時雖取巧一二
但知道死神終取得最後的勝利。

如那小小的雲雀，在那滿身濺血的
獵鳥者的週遭，無意識地歌唱。
如淡紅的蓮馨花浮在深綠的水上，
不知它是從爛泥裏產生。

你經歷人生，不願一切安放在你途上的
憂愁，恐怖，和痛苦，帶着
希望的眼睛去會明日每次的歡欣，
幸悅地享受今朝每個快樂的時候。

我愛要你這樣，（不，親愛的，靜靜躺下，
這些尊重的手指怎麼會損害你的頭髮？）
這樣寧靜地不要關心瑣事與紛爭：
在週遭盛行，在各處沸騰。

你不知道。你以為你的美，
只不過燃燒我的官感而慾望，
直至你把當作忠心與義務的一切
在情火之中退瑟而縟縮。

你誤會我，我已因思想和憂傷而困憊了，
好像整個的世界要來噬我的心胸。
我來注視你的面龐，相信
它的美如膏油之對於創傷一樣。

靜靜躺下，讓我在愁絕之境
撫愛片刻那輕柔的散髮。
既然美質是生命的一個慰安，
戀愛是留給人類的惟一的忘川。

唉 在這裏的花樹之下，
傍河有流螢飛過，
給我朦朧的，安慰一切的一點鐘

都消失在深長的草莽之中。

給我呀，唉，你的雙臂是溫柔而纖巧，
你的雙眼不是別的，只是一個長久的撫愛。
緊貼你的芳胸，這樣的淨潔而酥軟，
給我一點兒情愛和一些兒忘却。

返去邊界

顫動的清晨發光，
在灰白而荒蕪的天宇之上，
千百隻鳥兒都已睡醒
在臨近的種柳之中。
我，獨自等候着在火車站上，
能夠聽見在淺藍色的遠方，
那單調淒涼的鐵聲，
火車要載我離你而去。

它載我經過你的窗扉，

你躺着時，你要在你的睡夢中
覺到從牆壁到地面的震動：
這是我的火車馳掃而過。
當我經過你的門前，我要向外觀望，——
你那可愛的，難忘的門戶，
那是我們的呀直至昨晚，唉！
它不再會為我所有。

穿過深灰而模糊的黃昏
那裏寒霜在玻璃窗上自由消瀉，
我要看那閃光織邊的帘幕
那幕後藏有許多我的快樂。
我去做那我的長久不盡之職，
獨自在那凜冽和慘澹之間，
我的兩眼仍然滿是美麗。
我存下在你玫瑰花香的寢室中之美麗。

靜靜躺在你的夢中；因為你的青絲
終於不為我的接吻所煩擾。

我不再用撫愛使你整夜不眠；

這樣，是歡樂呀！

由於熱情，你告訴我你恨

現在而且永遠你是自由，

在我的車上，愁緒重重，

我經過那曾是我的天堂的你的屋宇。

當你醒時，你找不到

我的或是我過去愛情的踪影，

請起身快樂罷！我終於

實行了我想望過的離別。

我的熱情和無用的堅請

你不需再要忍受，

即使也不要看那遠方

我的消失的火車的煙霧。

波特萊爾散文詩選

Charles Baudelaire 著

朱 維 基 譯

“請去旅行”

餅

老江湖

玻璃小販

誘惑

仁慈的賭博者

繩

一個英雄般的死

波特萊爾散文詩選

“請去旅行”

有一個奇妙的地方，他們說是珂開尼的地方，我曾夢想和一個舊友去遊歷。這是一處奇異的地方，迷失在我們北方的霧靄裏，你可以喚牠做西方的東方，歐洲的中國，一種溫暖而無常的幻想那樣自由地在那裏流暢，那個幻想那樣忍耐而堅心地以廣博而精細的植物點綴那個地方。

一個真正的珂開尼的地方，那裏一切的事

物是美麗的，豐富的，寧靜的，誠實的；那裏的齊整就是奢華的肖像和明鏡；那裏的生命是肥潤的，並且呼吸起來是甜蜜的；那裏紛亂，騷擾和意外是沒有的；那裏快樂和沉默聯婚；那裏即使烹飪也是有詩意的，同時是豐富而且馨香的；那裏一切，親愛的愛呀，是依你的形像做成的。

你知道在我們寒冷的悲慘中來臨的那個熱病，那個對於不知的地方的懷鄉病，那好奇心，那疼痛嗎？有一個依你的形像做成的地方，那裏一切是美麗的，豐富的，寧靜的，誠實的；那裏幻想裝飾而且構成一個西方的中國，那裏生命呼吸起來也是甜蜜的，那裏快樂和沉默聯婚，那裏才是我們應該生的地方，那裏才是我們應該死的地方！

是的，那裏才是我們應該呼吸，夢想，並以感覺的無限延長時間的地方，有一個音樂家曾作過一曲“請去跳華而茨舞”；誰肯譜一曲“請去旅行”使我們能夠去獻給我們的愛人，我們的中意的姊妹？

是的，在這個空氣裏才宜於生活；遠遠地在那地方，那裏更遲緩的時間包含更多的思想，那裏時鐘以一種更深沉更有意義的尊嚴敲出鐘點來。

在光輝的畫板，或在豐富的，黑色的，鍍金的皮上，微睡着畫的慎重的生命，深沉，寧靜，而且真摯，如同創造這畫的畫家的靈魂一樣。那麼艷麗地渲染那飯廳和客室的牆壁的落日從美麗的帷幔裏，或從分成許多格數的細巧的長窗裏篩進來。器具是巨大的，怪異的，奇幻的，裝備着鎖鍵和秘密，好像是一顆精練的靈魂。明鏡，五金，帷幔，金器和磁器給眼睛奏一曲無聲而神秘的交響樂；從一切的東西裏，從每一個角裏，從抽屜的隙縫裏，從帷幔的縐紋裏，發出一種奇異的香氣，一種蘇蔓脫拉(Sumatra)的莫忘我花，這就是這間居室的靈魂。像牠本來是這樣的。

我確定地對你說，一個真正的珂開尼的地方，那裏一切是美麗的，潔淨的，而且光輝的，好像一顆清潔的良心，好像一列耀亮的烹飪器具，

好像黃金的珍寶，好像雜色的銀寶！世界上一切的寶藏都尋到了那裏，好像尋到了一個把整個的世界負上一己的肩上的勞苦人的房屋一樣。奇異的地方，超過別的一切，好像藝術超過自然一樣，那裏自然被幻夢所改作，那裏自然是改正了，裝飾了，重模了。

讓園藝的煉金人去追求而又追求，讓他們永遠把他們的快樂的界限後退，後退！讓他們懸賞六萬和十萬弗老令給不論那個解決他們野心的問題的人！我呢，我已經尋到了我的“黑鬱金香”和我的“藍天竺牡丹。”

無有比倫的花，重新獲得的鬱金香，寓有意思的天竺牡丹，這是在那裏，在那麼寧靜並且那麼充滿着幻夢的美麗的地方，你過活而流揚，是不是？在那裏，你不會鑲在你自己的類同裏，你不會重新看見你自己，像神秘家所說的返射在你自己的“相似”裏嗎？

幻夢，永遠幻夢！靈魂愈是精細而且野心，幻夢離開可能的事物愈遠。每一個人在他自己

裏面都帶着一服自然的鴉片，一停不停地在偷偷地裝着，並且，從生到死，有多少鐘點我們可以當作積極的快樂，可以當作成功而且預先決定的動作？我們會不會生活在，我們會不會走進，那幅我的心所描寫的畫圖，那張依你的形像做成的畫圖裏？

這些寶藏，這器具，這奢華，這齊整，這些香氣，這些神奇的花，都是你。你也是偉大的江川和平靜的運河。在那些川流上面駛下的大船，載着富物，從甲板上吹來工作着的水手的單調的歌聲，是在你的胸膛上或是微睡，或是上升，或是下落的我的思想。你輕柔地把牠們（思想——譯者注。）引向海去，這海便是無限，在你靈魂的晶淨裏面反映着幽深的蒼穹；當被波浪弄倦了，被東方的掠奪品載重了的時候，牠們回到牠們生身的海港，這仍是在你的無限裏肥潤了回來的我的思想。

餅

我是遊歷着。我位置在中間的風景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堂皇和高巍的風景。在那一剎那間當然有些東西從那風景通到我的靈魂裏來。我的思想以空氣般的輕揚而飛翔；粗俗的熱情，如怨恨和不潔的愛情等，在我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在我腳下深淵裏的浮雲那般渺遠；我的靈魂在我看起來好像是包圍着我的蒼空的圓穹那樣廣渺而淨瑩；俗事的記憶來到我的心裏微弱得猶如在遙遙，遙遙另一座山坡上吃草的看不見的羊羣之輕鈴。在靜止的小湖上面，以無限的深而黑了，不時橫過一朵雲的陰影，好如一個空中巨人的外套的陰影，飛過天空。我記得被廣浩而完全靜默的動所引起的這個希有而且莊嚴的感覺使我充滿了混合的快樂和恐懼。總言之，感謝我週遭的無限歡欣的美，我覺得我和自己，和宇宙在完全的息爭之中；當我完全忘記了世界的罪惡時，我簡直相信並且想報章畢竟是不錯的，人

性本是善的；當怙惡不悛的事情重新迫切着的時候，我就想清醒我的疲弱，並想滿足因爬山爬久了而生出來的食慾。我從袋裏摸出一大塊麵包，一隻皮杯，一小瓶化學藥品商售給旅行家的有機會時可用雪水攪和了飲的雜藥酒。

當一個輕微的聲音使我舉頭望時，我正在默默地切我的麵包。我看見在我面前有一個襤褸的小頑童，面黑而髮蓬，他的深凹的眼睛，狂野而懇求，像要把那些麵包吞去的一樣。我聽見他用低而粗的聲音喘息着說出一個字來：“餅！”我禁不住笑那他以爲適於敬重我的幾乎是白的麵包之尊稱，我就切了一大片送給他。他慢慢的走上來，眼睛不從那切望着的東西上移開；然後，他從我手裏把那片麵包搶了去後，急急地退後幾步，似乎怕我的呈獻不是誠意的，或則我是反悔了。

但是同時他被另一個小蠻子打倒了，那個小蠻子不知是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他酷肖第一個，誰都要把他們當作雙生子。他們一塊兒滾

在地上，爭着想占有那寶貴的劫掠物，誰不願同誰分享。第一個觸怒了，便一把拉住了第二個的頭髮；第二個用牙齒咬住了第一個的一隻耳朵，並一壁吐出一塊咬下來的鮮血淋淋的肉，一壁用土語說出很妙的咀咒。那餅的合法的物主想要把他的小指爪挖進霸佔者的眼睛裏去；後者却竭力用一手悶殺他的仇敵，一手努力把戰利品塞進他的口袋裏去。但是那失敗者因失望而憂傷了，便振起他完全的精神，用頭向那正在伸着腰的勝利者的肚子上狠命地撞去。爲什麼描寫那可怕的爭鬥，其所歷時間的長久已超出他們幼稚的力量所能允可的？那餅從一手轉到一手，從一袋移到一袋，一刻不停；但是，唉，牠的大小是變了；當最後筋疲力盡，喘氣流血，實在因爲不可能的緣故，他們停止了的時候，沒有爭鬥的主因了；那片麪包已不見了，碎屑地散在地上，好像砂粒一般，雜在砂中。

我看見的情形把周圍的景色給我弄黑暗了，並且趕去了我的靈魂在裏面溫暖着的歡樂

的寧靜；我等在那兒抑鬱了好久的時候，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自己說：“原來有一個神奇的國，他們把麪包叫作餅，並且把牠當作這樣希有的珍品，甚至就能引起一場兇惡的鬪牆之戰！”

老 江 湖

各處地方，閒暇的羣衆正在遊行着，散開着，作樂着。這是一個節，這一個時機是江湖，騙子，養野獸者和遊方的商人們所長久等待着的，一年沒有生氣的數季都要在這上面償還的。

在這樣的日子，我看來似乎人人都忘却了一切，憂愁和勞苦；他們都變成了小孩一樣。對於小孩，這是一個給假的日子，學校的恐怖可以丟開二十四點鐘，對於成人，這是一個暫停競爭的日子，是和生命的惡勢力訂好的，一個普遍的搶奪和爭鬥的寬展期限。

世界本身的人，即使那從事精神工作的人，也很難避去這個同樂的影響。他們沒有意志地吸收“魔鬼會關心”的空氣的他們應得的一部

份。至於我呢，像一個真正的巴黎人一樣，我決不會不去巡閱一遍所有的貨攤，在這些嚴肅的時代裏盡量誇張出來的。

真的，他們做了一個令人驚駭的聚集；他們狂喊，牛一般地鳴，狼一般地叫。這是呼喊聲，號筒聲，爆竹聲的混合。小丑和愚人震顫着他們爲風，雨，太陽所堅煉了的棧色的面孔；他們說出如莫利愛一般堅硬且沉重的滑稽的妙想和談諧；他們說出來時正和玩弄器物的人一樣地有把握。海苟爾司們驕矜着他們的四肢的巨大，沒有前額，沒有腦殼，露着特地爲了這個時機剛剛洗滌過的身體偉大地緩步。跳舞者，如仙女或王女一般地美麗，跳躍在紙燈的輝煌下面，火星充滿着她們的裙。

一切都是光，塵灰，叫聲，歡樂，騷亂；有的人化錢，有的人得利，兩方面同等地歡樂。孩子們拉住他們母親的裙要得到一根長糖，或者爬上他們父親的肩頭能夠較清楚地觀看一個使妖法者像一個神一般地炫耀着。散佈在一切之上，

超過每種氣味的是一種煎熬的氣味，那就是這個節所燃的香煙。

在一排貨攤的極端的地方，他似乎覺得羞慚的緣故，自行從這一切華麗的地方流亡出來，我看見一個老江湖，彎着身體，衰弱，憔悴，好像一個廢人，倚靠在他的草屋的一根柱上，比一個最酒醉的野蠻人更要可憐得多，他的憂愁給兩個冒着黑煙，流着燭淚的蠟燭頭照得明晰無遺。

每個地方都是歡樂，利益，暢飲；每個地方顯出明天的麪包的確定；每個地方都是生命力的癡狂的爆發。這裏是，絕對的悲慘，裝飾了的悲慘，以滑稽可笑的破布加冠恐怖，產生對照的是需要而不是藝術。他不在笑，那可憐的人！他不哭泣，他不跳舞，他不作臉，他不叫喊。他唱不什麼歌，歡樂或是悲傷，他不求什麼人。他是沉默且不動。他放棄了，退開了。他的命運已是定了。

但是他怎樣地以一種深沉的，不能忘的眼光注視衆人，燈火，一支在離開他可厭的窮困幾碼路的洶動着的流水！我覺得我的喉嚨給神經

衰弱症的可怕的手所抓住了，又似乎我的眼光被不肯流下的反抗的眼淚所矇住了。

怎麼辦呢？去問那不幸的人在那些赤露的遮掩裏面，在那無線的帷幔後，他有什麼古怪，什麼奇異要呈現，那又有什麼用呢？老實說，我不敢；雖然我懦弱的理由會使你發笑我承認我怕降卑了他。最後我決定我經過他的屋子時丟給他一個大錢，希望他深察我的用意，那時我被不知道因了什麼騷擾而發生的衆人的後退衝到遠處。

離開着，心中被這所看見的形像所左右着，我想分析我的突然的憂鬱，說道：“我剛才看見了老文人的縮形，苟延殘喘着在那他自己是東道主的時代裏；老詩人的縮形，沒有朋友，沒有家庭，沒有孩子，給他的貧困和公衆的忘恩負義降低了，健忘的世人再不要到他的貨攤上去了！”

玻璃小販

有些人對於行動完全是審慎而且嫌惡的，雖然，有的時候會順着神秘不可解的衝動做出

這樣迅捷的行徑來，就是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他們自己。這樣的人懼怕着什麼新的煩惱等候在他的寓所裏，會懼怯地在門前徘徊，沒有膽量走進去；這樣的人會把人家寫給他的信藏了十五天，不拆開來，或者會在六個月的末決定去上那一年前就應該去的旅程。這樣的人有時自己覺得太急於行動，好像箭從弓上發出的一樣。

就是知道一切的小說家和醫生也不能解釋懈怠和沉湎的人何來這種突然而且癡狂的力量；就是最簡單，最需要的事情也不能做的人怎麼有的時候會被過分的大膽所佔據着，這種大膽能使他做出最荒謬，最危險的行爲來。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個最無害處的夢幻者，有一次他把一座森林着了火，他說是要去決定那火焰究竟會不會像平常所說的那樣容易地炎盛。他的試驗失敗了十次，在第十一次的時候他成功了。

還有一個朋友在一桶炸藥的旁邊燃一支雪茄，爲的是要觀察，知道，引誘命運，只爲了戲謔

的緣故，得到懸擬的快意，完全出之任情，出之無聊。這是一種從疲倦和狂想裏生出來的力量；我已說過那些倔強地顯出這種力量的人大概是最怠惰，最夢幻的人。

還有一個是這樣的懦弱，不論在什麼人的眼光底下他都要垂下他的眼睛來，並且在沒有膽量敢走進酒店或經過戲院的賣票房以前他先把他所有的意志的力量都要召喚起來，那裏的賣票者在他眼睛裏看來好像擁有 Miros, Aecus, 和 Rhadamanthus 所有的威嚴，他的時候會撲在路上他看見的老人的身上，在驚訝的衆人面前狂熱地擁抱他。什麼緣故呢？因為——因為這種嘉許使他不可抗地動心麼？或者如此；但是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倒要更合理些。

我曾不止一次做過這些危機和爆發的犧牲者了，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做惡事的魔鬼溜進我們的身心，把我們做他最荒謬的慾望的無知的共謀犯。有一天早晨我從床上起身，帶着憂愁

的心境，十分的悲傷，覺得無聊倦了，似乎急於要做些偉大的事業，做些光明的行爲出來——然後，唉，我打開了窗門。

（我請你們記着，在有些人中，欺弄的精神不是勞力或連合的結果，却是一種偶然的衝動的結果，倘若不是爲了情感的力量緣故，這種衝動與醫生所說的神經衰弱或那些比醫生想得更深刻一些的人所說的惡魔的心態相近；就是使我們不可抵抗地急於去做一大串危險和不便利的行爲的心態。）

街上第一個使我注意的人是一個玻璃小販，他那尖銳而不諧和的叫聲穿過巴黎沉重而昏黯的空氣升到我的耳朵裏來。否則不能解釋我對於這個可憐人的突然而兇橫的惡恨。

“喂，喂！”我叫道，要他上樓來。同時我怡然想起因爲我的房間是在六層樓上，況且扶梯又是那麼的狹窄，那個人上樓來一定要感到些困難，在許多的地方會碰去他那易碎的貨物的尖角。

終於他來到我的面前了。我好奇地把他所有的玻璃全都細細看過，然後對他說道：“什麼，你沒有顏色玻璃麼？玫瑰紅，深紅和蔚藍的玻璃，妖魔的玻璃，樂園的玻璃？你真是鹵莽。你沒有能使人看出生命之美的玻璃膽敢在鄙賤的街上行走麼？”我便活潑地催他到扶梯旁邊，他顛巍巍地走下去，嘴裏咕嚕着。

我走到洋台上，拿起一只小小的花盆，當那個人下面門前出來的時候，我就讓我的戰器筆直地落在他擔子的邊緣上，所以擔子因了一擊而倒翻了，他所有可憐的財寶也全都打得粉碎。牠發出來的聲音好像一座水晶的皇宮被雷電打碎了似的。因我的愚行而瘋狂了，我兇暴地向着他叫道：“美麗的人生！美麗的人生！”

這種神經的快意不是沒有危險的；一個人為他所償付的常常是十分貴的。但是永恆的責罰對於在一瞬間尋見永恆的快樂的他有什麼關心呢？

誘惑：或，Eros, Plutus, 和 Glory

昨天晚上兩個美麗的撒旦和一只奇異也不稍讓的雌山羊走下那座地獄通到睡覺者的弱點裏去的，並和他私下相通的神秘梯。這三者光榮地站在我的前面，好像牠們是在戲台上似的一一一種硫磺的光芒從這三個這樣脫離夜的黑心的人物裏面發出來。他們顯出這樣驕傲，這樣莊嚴的樣子，我起先幾疑他們是三位尊神。

第一個撒旦，看他的面孔，便知道是一個性別可疑的東西。一個古時 Bacchus（酒神）的溫柔在他身體的線紋裏面輝耀。他那雙美妙而迷濛的，顏色陰沉而朦朧的眼睛好像二支仍舊載着暴風雨的沉重的雨水的紫羅蘭；他那兩片微開的嘴唇好像是溫暖的香爐，從裏面繚繞出許多芬芳的香味；他每次呼吸的時候，異外的飛蟲從他吸息的熱氣裏得到力量，當我振翼要飛的時候。

他紫色的裏衣上繞着一條五色的蛇，像一根腰帶一般，頭和餘燼般的眼睛恍恍惚惚地舉着向他。充滿着毒水的瓶罇，調換着光亮的光和醫治的器具，從這根有生命的腰帶上懸掛下來。他右手掌着盛着清澄的紅水的小罇，寫着這些奇異而含有傳說的字句：

“飲我這血：美妙的回生藥。”

在他的左手裏拿着一只瓊瑛璘，那無疑是用來歌唱他的快樂和痛苦，並把他愚行的傳染傳怖到安息日的夜的上面的。

從他細脛的圈環上懸下一串金鏈，當這個重量使他的眼睛向地垂下時，他會虛渺地默察他腳上的指甲，像細細琢磨過的珍寶一般的光輝而且膩滑。

他用不能安慰的心碎的眼光望我，發出一種隱伏的沉醉，用一種吟詠的聲音向我叫道：“如你願意，如你願意，我要把你做個靈魂的主宰；你要做活物的主人，比一個彫刻家對於他的泥土更要應手；你將要嚐到把你自己湮沒在別

人的人格中，和迷惑別人的靈魂消失在你的裏面的再生無已的快樂。”

但我回答他道：“我感謝你。那末我從這個冒險裏面祇得到比不上我自己可憐的自我的東西麼？雖然記憶真的帶給我羞恥，但我不願忘記什麼；就是在我認出你以前，你古代的魔怪，你那神秘的利蠢器，你那可疑的瓶罇，和那縛住你雙腳的鏈條已是清清楚楚地表明不宜和你交友的象徵了。保留你的贈物吧。”

第二個撒坦既沒有同時悲慘而微笑的神氣，可愛地引人的態度，也沒有精雅而且芬芳的美貌，像第一個那樣。一個高大的男人，帶着一副粗魯而沒有眼睛的面孔，他那沉重的肚皮懸過他的腰部，並且上面鑲着金和畫着圖，好像劊青記一般，畫着一堆動着的小人，代表世界上無數窮困的人。有一些青筋顫動的人十分甘心掛在指爪上；有一些形貌不完整而且異常短小的卑賤的侏儒用着哀求的眼光比他們顫抖的手更伶俐地討着施捨；還有一些年老的母親在

她們下垂的奶上餵着依附着的流胎的小孩。還有許多別的，更爲奇怪。

這個笨重的撒旦用他自己的拳頭打着他自己巨大的肚皮，便發出一種高而應響的金屬的鏗鏘聲，然後消失在許多人聲合成的一聲嘆息裏。他任情微笑，顯出他破碎的牙齒——一個太任意吃東西的人的委頓的微笑。然後那東西對我說道：

“我可以給你那能得到一切，那值得一切，那能代替一切的東西。”他用手指彈彈他那奇大的肚皮，從那裏發出一聲響的回聲，當作他的齷齪言語的註解。我嫌惡地轉身過去回答道：“我不要人家的窮苦帶來快樂給我；我也不要那畫在你皮膚上好像畫在地氈上一樣的一切不幸的悲慘的財富。”

而那雌山羊呢，倘若我不承認我起先看她有一種奇異的迷人的地方，我一定是撒謊了，這種迷態倘若要明白說出來，我只能比牠爲剛過第一期的青春時代的，然而還不覺得老的美人

的媚態，她的美有一種凋謝的動人沉脾的妖術。她同時有一種威嚴而卑賤的風韻，她的眼睛雖然滯重，仍舊有某種勾魂的力量。我最被她的聲音所感動。在她的聲音裏面我記起那最美妙的男子的最高音，也記起那繼續不斷地洗濯着白蘭地而變得微覺粗澀之喉嚨。

“你要知道我的權力嗎？”那虛偽的女神用一種動人而且似假却真的聲音說道。“那末請聽。”她拿一個大號角在嘴上，好像一個 *mirli-ton* 一般地懸着世界上所有的報紙的名字的彩帶；從這號角裏面叫出我的名字來，所以那聲音像千萬個雷聲般的在空間滾動，又從最遠的行星那裏應響着回到我處。

“魔鬼！”我叫道，一半被誘惑了，“那至少值得一些。”但當我再仔細地觀察那誘人的悍婦時，我模糊地覺得我同着我熟悉的俳優曾看見過她那瑣瑣的玻璃，她那銅角的怒號帶給我的耳朵一個被淫的自誇者的莫名的記憶。

所以我便十二分卑視地回答道“就此滾罷！”

我是知道那我不願說出他們名字來的他們的愛之光而不去和這種光結合。”

真的，我有權利驕矜我有這樣奮勇的拒絕。但不幸我醒了，我一切的勇氣都消失了。“其實，”我說道，“我有這樣的狐疑我真的是十分睡昏了。唉，祇要他們會在我醒的時候重復回來，我決不會這樣纖弱。”

所以我高聲召喚那三者，只要能得到他們的恩惠我情願羞辱我自己不論多少次數；但是我甚然太過拂逆他們了，因為他們再也不回來了。

仁慈的賭博者

昨天在路上的衆人裏，我覺得被一個我常常要知道的，而且雖然我沒有見過却能立刻認出來的神祕的人所拂過。他自然也有一種願望要和我認識，因為他在經過的時候對我有意義地霎了霎眼，我看見了便急急地服從了他。我目不轉睛地跟隨他，不久後我隨他走下了一座輝

煌的地底居室，裏面的奢華物吐着光芒，全巴黎沒有一家能夠差不多和牠相近。我似乎覺得奇怪，從前我常常經過這座迷屋會不想進去。那裏流佈着一種微妙，却是醉人的空氣，差不多能使人立刻忘去人生一切難於取悅的恐怖；那裏，人呼吸一種陰沉的幸福的氣息，正和食蓮者所經驗的相像，當他們登上了一個魔島的岸，看着永遠的黃昏的閃爍的光芒，聽着小瀑布的諧和而倦怠的聲音，他們心中就有了一個慾望，想再不要去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妻兒，也決不想再去趁大海的洶湧的波濤了。

那裏有男男女女的奇異的面容，顯出一種致命的美，我似乎在我不準確地記得的時代和地方看見過的，又使我生出一種友誼的同情，而不使我覺得在看見不知道的事物時所常有的那種恐懼。假使我要試着說出那些面容的奇特的表情，我便要說我從沒有看見過眼睛更炎熱地燃燒着那些對於厭倦的恐怖，和覺得他們自己是活着的不朽的慾望。

我的主人和我坐下來時，我們已經是十分熟悉的好友了。我們食菜，我們無量地喝各種奇酒，並且——不消少奇異的——幾點鐘後，我似乎覺得不比他更醉。賭博，那超人的快樂，不久後不規則地間斷我們不時的斟酒，我定要說，在最後的一局裏，我帶着英雄般的輕率把我的靈魂作孤注的一擲而輸了。靈魂是這樣細微，這樣常常無用，有時是這樣煩擾的東西，當牠失去的時候，我所感到的情緒亞於我若散步時放錯了一張拜謁的名刺。我們抽了好久時候的雪茄，牠的無比的香味使靈魂懷想不知道的地方和快樂，沉醉在這一切的歡欣裏面，我用一種不使他不快的過分的熟悉膽敢叫道，正當舉起一杯滿到邊緣的酒時，“祝你永生地健康，老白！”

我們也談論宇宙，牠的創生和將來的毀滅；談論這世紀的偉大的思想，就是進步和完備；和概論一切人類迷溺的樣式。在這題目上，他老人家決不竭盡他的瑣言和不可置辯的妙語的儲藏。他用一種從容流暢的言語說出他的意思來，

並且他的諛語裏有一種閒靜，是在人類最尊敬的講閒語者裏我所找不到的。他對我解釋佔據人類的腦海至今的各種哲學的荒謬，並且肯俯允我給我講某種根本的原理，這種原理的性質和利益是我不配與偶然的來客分享的。他一些不悲歎他在世界的各處所得不名譽，並且確定地對我說他自己是一個對於毀壞迷信最感興趣的人，並且承認他從來沒有懼怕過他自己的權力，除了一次。有一天當他聽見一個比他的同事更詭詐的牧師高喊時，“我親愛的弟兄們，當你們聽見智慧的進步被人誇張時，請決不要忘却魔鬼最聰明的詭計是使你深信他是不存在的！”

這個被人尊敬的演說家的回憶使我們自然而然地講到學院的題目上去，我的奇怪的伴侶又說在許多事情裏他不輕蔑去鼓動筆鋒，世界，和教會的良心，並且在學院的會期裏他差不多是一直參與的，雖然是看不見的。

被這樣多的和譏所鼓勵着，我問他上帝的消息，近來他曾否看見過他。他用一種蒙着憂鬱

的粗率回答道：“我們遇見的時候互相道好，但好像是兩個老翁，他們心中的一種內在的親熱不能消滅舊時苦痛的回憶。”

他從前曾否對於一個清白的凡人講過這樣久長的話，這是很可疑的，並且我怕我侮辱了他的期望。最後，當寒顫着的曙光使窗上的玻璃發白時，這位被那麼許多詩人所謳唱，又被那麼許多爲他茫然地求榮的哲人所侍奉的著名人物對我說道：“我離開你時要留給你一個愉快的記憶，並且要證明常常爲人說壞話的我有時候能夠做一個良善的魔鬼，用你們普通說的話來說。爲的要償還你靈魂的不可補救的失却，我將給你一個倘若命運在你一方面時你一定會勝的最後的孤注，就是，你一生能夠減輕或克服那個厭倦的奇特的病症，這種病症是你一切疾病，你一切卑劣的進步的源流。你能夠想到的慾望沒有一個我不幫你去實現牠；你將要主宰你庸俗的國人；你將要滿受到奉承，和敬慕；金，銀，鑽，神仙似的宮殿將要跑來尋你，並且求你收下牠

們，一些不要你費力去尋牠們；你將要依你的幻想所命令的變換你的祖國幾次；你將要不疲倦地隨自己的快樂在迷人之國裏歡樂地騷動起來，那裏的天氣是永遠溫暖的，那裏的女人是和花一樣地芬芳——等等，等等……”他加說道，帶着愉快的微笑立起來離我而去。

倘若我不怕在這麼多的廣衆前面羞辱我自己，我會樂於跪在這個仁慈的賭博者前面感謝他那從沒有聽見過的慷慨。但是漸漸地，我離開了他後，不能醫治的不信任重又走進我的胸懷，我再不敢相信這樣無比的佳運，並且爬上床去睡覺，由於習慣的愚蠢的力量口中仍舊說着祈禱時，我在半睡中重複說道：“我的上帝！主呀，我的上帝！讓那魔鬼守他的言語！”

繩

(致 Edward Manet)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幻象的多或者多如人和人，或人和物的關係，當幻象消失時，那就是說；

當我們看見那些生存在我們外面的實物或事實時，我們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一半是對於消失了的幻形的悔恨，一半是對於新奇物，對於真實的愉快的驚訝。倘若世界上有一個陳舊的，明顯的，永遠是同樣的，論到牠的性質是沒有一個人會受欺的現象的話，這個現象就是母親的愛。去想像一個沒有母愛的母親的艱難如去想像沒有熱的光；那末把一個母親關於她孩子的一切的言語和動作全都歸於母愛，這不是十分地合理的嗎？但是請聽下面的一段小小的故事，在這故事裏我被最自然的幻象奇異地迷惑住了。

“我的畫家的職業使我目不轉睛地打量在路上呈現於我眼前的面容和相貌，你知道我們從這個才能裏得到怎樣的快樂，這種才能使生命在我們的眼光裏看來比其他的人更為活潑更為有意義。在我住居着的幽獨的地方裏，那裏碧草的空地仍還把屋和屋分開，我常常觀察一個小孩，他那比其餘一切的孩子更要誠懇且無賴的形狀把我的心立刻奪去了。他為我做模特兒

不止一次，我把他有時變做一個小小的吉卜西 (Gypsy)，有時變做一個天使，有時變做神話中的愛神。我要他拿一只流浪人的瓊瑤璘，荆棘之冠，熱情之爪，和愛神之炬。最後，我那樣的歡喜那小孩的諧謔，我有一天甚至請他的父母，窮人，把他給了我，答允着他們我會好好地給他穿衣服，給他錢用，除了洗我的畫筆和受我差喚外不叫他做別的事情。那個孩子洗了臉後變得可愛了，他和我過的生活和他從前在他父母的屋裏所過的比較起來簡直好像是樂園了。不過我一定要說那個小孩子的早熟的憂鬱的特徵時常使我驚訝，後來他又顯出一種對於糖對於酒的異乎尋常的嗜好；這樣的多，有一天當我警告了他數次後看見他又在那樣偷的時候，我恐嚇他要把他送回他的父母那裏去。然後我也走出去了，我的事情使我在外逗留了好些時候。

“我是何等的驚惶且恐怖，當我走進屋裏時第一件東西觸進我眼簾的是我那小孩子，我那生命裏有趣的伴侶，從壁櫃的鎖版上吊着！他的

雙足差不多碰到地上；那只顯然爲他的一只腳蹶倒的椅子倒翻在他的旁邊；他的頭拘攣地彎在他的肩上；他的腫臉和他的眼睛，很大地張開着並帶着可怕的注視，起先給與一種還活着的幻象。把他拿下來不像你所能想的那麼容易的事情。他已經很硬，我又有一種不可解的嫌惡讓他沉重地落下在地上。這需要一只手臂抱住他整個的重量，用一只空着的手去割斷那根繩。但是繩割斷了後，事情還沒有完呢；那小魔鬼用了一根十分細的麻線，那根線深深切入他的肉裏，現在我^①一定要用一把精卜的剪刀去尋出在兩塊漲起的肉中間的繩來，才能使那頭頸鬆開。

“我漏去了告訴你我拚命呼救；但是我的隣人全都不肯來幫助，以守文明人的習慣，就是，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們總不願混在一個上吊死者的事情裏。最後，一個醫生來了，他說那個孩子已經死去幾個鐘頭了。後來，當我們要解開他的衣服行葬禮時，那死屍是這樣的硬，我們覺得沒有希望能彎曲他的四肢，所以只得把衣服撕

去或剪碎。

“那我當然要向他報告死亡的官長疑惑地望著我說道：‘這裏是可疑的事情，’他自然被一種兇惡的慾望和一種職業上的恐嚇習慣（不論什麼事，無辜者或有罪者）所驅使着。

“還存下一件最大的事情要做，祇一想到便使我可怖地痛苦：我一定要去通知他的父母。我的雙足不肯引我到他們那裏去。最後，我有勇氣了。但是，使我大大驚奇的，那母親却不為所動，沒有一點眼淚從她的眼角裏擠出來。我把這個奇異歸於她一定覺得的恐怖裏去，我記起那條很熟知的定理：‘最可怕的憂愁是沉默的憂愁’。至於那父親呢，他帶着一半兇暴一半憂切的態度說了幾話也就自足了，‘畢竟，或者這是最佳；他總要遇到一個不好的結局的！’

“雖然，死屍卻攤在我的睡椅上，一個僕人幫着我做最後的預備，當那母親走進我的畫室的時候，她說她要看看她兒子的遺骸。真的，我不能拒絕她那悲痛的沉醉而不讓她有那至高而抑

鬱的安慰。然後她請求我給她看她的小孩吊死在那裏的地方。‘哦不，夫人，’我回答道，‘那會使你不樂。’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轉到那致命的碗碟櫃上去時，我帶着那混合着恐怖和忿怒的嫌惡看見那只釘仍舊留在架子那裏，一根長的繩端仍舊掛在上面。我迅捷地躍身過去搶去了那不幸事的最後的痕跡，當我要把牠們丟出窗外去時，那可憐的女人捉住我的手臂，用一種不可抗違的聲調說道：‘哦！先生！把那些留下給我！我求求你！我懇求你！’在我看來，她的失望當然變得這樣的猖狂，她甚至溫存地對待那做他的兒子的自殺的器具的東西，並且她願把牠們保存起來當作一種親愛而可怖的遺物。——她佔有了那釘和那麻線。

“終於！終於！一切的事情都做成了。只要我重新安頓下來工作，比平常更要努力，以漸漸地除去那襲擊我腦海的小死屍，牠的幻形用牠固定的眼睛弄得我恍惚無定。但是到了明天我收到了一束信函：有的從屋裏的住客那裏來的，有

的從比鄰的屋裏來的；一封從二樓，又一封從三樓，再有一封從四樓寄來的，諸如此類！有的用半滑稽的語氣，好像要在明顯的滑稽裏面隱藏要求的誠懇似的；有的是愚蠢地無恥並且沒有動人的地方；但是都向着一個同樣的目的而發的，就是要從我處得到一些那致命而賜福的繩。我定要說，寫信的人中間女人要比男人多；但我確定地對你說，不完全是下流階級的人。我留起了那些信。

“然後，突然地，我的腦子裏豁然開明了，我才明白那母親怎麼會那樣急切地從我手裏奪下那根麻線，她想要用什麼東西去安慰她自己。”

一個英雄般的死

范笑爾是一個可以欽羨的丑角，並且差不多是王子的朋友中的一個。但是對於一個他的職業專屬於滑稽事情的人，嚴肅的事情有一種致命的引誘，並且，看來似乎很奇怪，愛國和自由的思想會強橫地捉住了一個唱戲者的腦子，

有一天范笑爾竟然加入了幾個不滿意的貴族所組織的造反裏。

各處地方都有易受感動的人起來申斥那些罷廢王子，並且不作商酌即行改造社會的稟性憂鬱的人。起事的王爵都被捉去，連范笑爾也在裏面，並且判處死刑。

我毫不躊躇地相信那王子差不多是很憂傷。當他看見他所歡喜的那個戲子也會在造反者的中間時。那王子不比別的王好，也不比別的王壞；但是一種過分的易感性使他在許多事情裏顯得比別的王要殘忍一些，專橫一些，熱情地愛好美術，並且也是鑒識家，他確實對於快樂是貪得無厭的。關於人和道德十分地冷淡，自己也是美術家的他除了無聊外不怕什麼仇敵，他的逃避或克服這個世界暴君的無節制的努力會從嚴酷的歷史家那裏得到一個“妖魔”的徽號，倘若在他的領土裏允許書寫那些擯斥一切地趨向快樂或驚奇——是快樂的一種最精微的形式——的任何事情的話。王子的大不幸是他沒有

夠大的劇場可以發展他的天才。有許多年青的尼羅王，他們窒塞在太狹窄的範圍裏面，所以他們的名字和意向決不會被將來的時代所知道。一個沒有先見的“命運”給了這一個人以比他的國土還要廣大的能力。

忽然流傳着謠言說王子已決定把所有的造反者都赦罪了；這個謠言的起原是由於王子宣布一個特別的演戲，裏面范笑爾要起一個他的最拿手的角色，據說開演的時候，就是那些已經定罪的貴族也是要到的，淺薄者流還說，這是王子趨向慈善的明顯的表現。

在一個那麼自然，那麼深沉地反常的人，什麼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即使是貞潔，即使是慈悲，尤其是在這裏面倘若他有希望能夠尋到意外的快樂。但是對於那些像我一般的能夠深深地透進這個病態的而且奇異的靈魂裏面去的人，這是可以無限可能地相信那王子是想要估量一個處死罪者的戲劇天才的性質。他利用這個機會去得到一個極刑事情的生理學上的經

驗，並且要證實一個藝術家的慣尚的能力在他所處的非常的環境中劇變或微變到什麼地步。拋開這個不講，在他的心裏有沒有存在着一個慈悲的多少明確的意向？

終於，那個偉大的日子來到了，小小的朝廷呈現出牠所有的華觀，倘若一個人沒有親眼看見，他決不會相信這樣一個富源有限的小國的權威著級在一個真正嚴肅的時機能夠搬出這麼許多偉麗來。這是一個雙重嚴肅的時機，一是因為牠所陳顯的神奇，一是因為附加在牠上面的神祕的道德的意味。

范笑爾對於那些沉默的或不大說話的角色尤其出衆，比如那些目的專在象徵地表現人生之神祕的神仙劇裏面的至要人物，他十分從容不迫地走上舞台，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的本身就能在貴族們的心裏得到慈悲和寬宥心的助力了。

當我們談論一個戲子，“這是一個好戲子，”的時候，我們使用一個方式，這個方式所含的意

義就是：在那劇中人的後面我們仍舊能夠辨別出那個戲子來，那就是說，他的藝術，他的努力，他的意志。現在，倘若有一個戲子關於他被派定所要表現的劇中人能夠做得貼準像古代的最精妙的石像一般，而是活動的，有生命的，能走，能看，這個關於一般紛亂的美的觀念會是一件奇異的而且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情。那天晚上，范笑爾是一個完美的理想的實現，我們不能把他當作有生命的，可能的，真實的。那丑角來來去去，哭哭笑笑，他的頭的四周震顫着不可毀壞的光輪，一個爲一切人所不能看見的，而我能看見的光輪，在裏面奇異地混和着藝術的鋒芒與殉道者的光榮。范笑爾不知道用什麼特別的美德把神聖而且超自然的東西加進那即使是最無節制的諧謔裏面。當我試着要描寫給你們看這永不能忘記的一晚時，我的筆顫了，那我不能忘記的一種動情的眼淚升上眼睛了。范笑爾無可置辯地，無可異議地給我證明：藝術的沉醉遮掩深淵的恐怖要比別的一切更爲可靠；天才能

茲帶着一種快樂在坟墓的門限上演一齣喜劇，這種快樂能使他不看見那個坟墓，沉醉在一座樂園中，屏棄一切坟墓和毀滅的思想。本來是淺薄愚蠢的全體的觀眾不久便屈服在那個藝術家的有力的權威底下了。一切死亡，悲傷，和責罰的思想都消逝了。大家都靜靜地沉醉在那看見了活藝術的傑作而後生出來的歡欣裏面。歡樂和驚羨的爆裂聲不時像雷一般地震動屋宇的圓頂。在狂喜之中的王子也親自附和在他的僚屬的鼓掌聲中。

雖然，在銳利的眼睛中看來，他的情緒不是不複雜的。他自己覺得他專制的權力被克服了嗎？他的以恐怖打入人心，以銳冷打入靈魂的藝術相形見慚了嗎？這種不貼準是公正的，却也不是絕對不公正的假設經過我的腦海，正當我在觀察着那王子的面孔的時候，在他的面孔上一種新的蒼白蓋在舊的蒼白上，好像雪蓋在雪上一樣。他的嘴唇縮得一些緊一些了，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好像是嫉妒的或是惡意的內在的火光。

即使他在鼓掌稱讚他舊友的天才的時候，——那奇異的丑角，那在死神的前面演得那樣好的丑角，有一瞬間，我看見王子側身向一個立在他後面的小廝，在他耳朵裏低低說了幾句話。那美麗的孩子的無賴的面孔上推出一陣微笑來，他敏捷地離開王子的包廂，好像要去執行什麼緊急的使命似的。

幾分鐘後一聲尖銳而延長的驟擊間斷范笑爾在他最佳的一瞬間，震裂每個耳朵，每顆心，從這個意外的倒彩聲所自出的地方，一個孩子帶着消滅的笑聲疾走到走廊裏去。

范笑爾渾身顫抖，從他的夢中醒來，閉緊了他的眼睛，然後再張開來，差不多立刻把他的嘴巴張得異常的大，好像要拘攣地呼吸似的，微微向前向後搖擺了一下，然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那像利刃一般銳利的驟聲真的使那行紋刑的人無用了麼？那王子自己有沒有想到他的暗策所有的一切殺人的效力麼？這是可以疑惑的。他爲他的可愛的，卓越的范笑爾而抱恨麼？這樣

地相信是甜蜜而合理。

有罪的貴族最後一次享受喜劇表現的快樂了。他們的生命消滅了。

自從那時起，許多受到各國正當的賞識的滑稽戲在某某朝廷前面演奏；但是沒有一齣能夠及得到范笑爾的奇才，或者能夠得到同樣的贊賞。

一個明媚的早晨

Serafin 與 *Joaquim Alvarez Quintero* 著

芳 信 譯

一個明媚的早晨

人物：

羅露娜（年老的太太。）

畢特娜（她的女僕。）

甘致洛（年老的先生。）

見主托（他的男僕。）

時間：現代。

（景佈在西班牙孟德立地方的公園裏的隱僻的一部份。右邊一張長櫬。是秋天輝耀的，陽光滿灑的清晨。羅露娜是一個將近七十歲的，美麗的老太太；她的頭髮灰白，並且有一副很有精神的外表，雖然年紀稍大，她那雙鑲鑲的眼睛和

完全的形態證明她心的方面的機能是無人可比。她的女僕畢特娜伴着她入，她一手搭在女僕的肩上，一手扶着一根她那用以當拐杖的日光傘。）

羅露娜：我很快樂我們到了。我怕我的座位給人佔去了。一個多麼美麗的早晨！

畢特娜：今天的太陽是比較更暖。

羅露娜：是的，對於你們只有二十歲的人。（她坐於長檯上。）哦，我今天覺得比平常更疲倦。（注視畢特娜；她似乎不耐煩。）去罷，如果你想去和你的看門的人閑談。

畢特娜：他不是我的看門的，老太太；他是這個公園的看門的。

羅露娜：說他是你的，比說他是公園的更妥當些。去找他罷，但是要耽在叫得着你的地方。

畢特娜：我看見他在那兒等着我。

羅露娜：不得過十分鐘。

畢特娜：很好，老太太。（向右邊去，但是她被羅露娜叫住。）

羅露娜：等一回兒。

畢特娜：老太太想要什麼？

羅露娜：你把麪包屑也帶着去。

畢特娜：不錯。我簡直不曉得我的腦袋到那裏去了。

羅露娜：（微笑。）我曉得。你的心——和你的看門的到一塊兒去了。

畢特娜：拿去，老太太。（她給羅露娜一個小袋。退。）

羅露娜：再見！（看着樹林。）野鴿兒都飛來了。牠們知道我准來的時候。（她立起身來，走向右邊，撒三握麪包屑。）這些是給膽最大的，這些是給膽小的，這些就是給野鴿婆的小鴿的。（她走回去坐於她的原位，帶着一副快樂的表情注視那羣啄着麪包屑的鴿子。）哪，那隻大鴿兒老是先來，那隻小的只有一點兒膽怯。我相信牠會在我手上啄食喫。那一隻啄着一塊就飛到樹枝上去了。牠是一個哲學家。但是牠們打那兒飛來的呀？牠們來就好像消息給牠們帶了來。

似的。哈哈。別爭啦。夠你們喫呢。明天我還多帶點兒來。

（甘致洛與見立托入。甘致洛是一個已逾七十歲的老紳士，患風濕病並且無忍耐力。他扶着見立托的肩臂，當他走路時，他的兩腳還是一移，一拖的。他生氣。）

甘致洛：他們空把他們的時候費掉。他們應當去讀聖經。

見立托：你能够坐這裏，老爺，這裏只有一位老太太。

（羅露娜回轉她的頭聽他們的對話。）

甘致洛：我不，見立托。我一個人要一條襪。

見立托：但是沒有了。

甘致洛：但是對過那條是我的。

見立托：但是有三個教士坐着在那兒。

甘致洛：讓他們起來。他們走了嗎，見立托？

見立托：沒有，真的。他們正在高興地談話呢。

甘致洛：正好像用漿糊給他們膠在澆上似的，沒有希望得他們走開。來這兒罷，見立托。
(他們走近鴿羣。)

羅露娜：(憤怒地。)瞧着罷！

甘致洛：(轉他的頭。)你是對我說話嗎，老太太？

羅露娜：是的，對你。

甘致洛：你想什麼呢？

羅露娜：你把那一夥啄着麪包屑的鳥兒給驚走了。

甘致洛：我什麼要顧到這鳥兒呢。

羅露娜：但是我要。

甘致洛：這是公園。

羅露娜：那麼你先頭爲什麼要怨言怨語說那幾個教士坐了你的櫈呢？

甘致洛：老太太，我們彼此還沒給人介紹過呢。我不知道你何以有對我講話的自由。來，見立托。(兩人下。)

羅露娜：一個多麼壞脾氣的老頭子，爲什麼

人一到了相當的年紀，他們一定就要這麼嘈嘈麻煩？我快活。那條橈也給人坐去了。他把鳥兒驚走活該這樣。他又在動氣。是的，是的；要是能夠找一個就找一個囉。他正在從臉上擦汗。他到這兒來啦。一駕馬車也不會比他的腳踏起更大的灰塵。

（甘致洛與見立托入。）

甘致洛：那幾個教士去了沒有，見立托？

見立托：沒有，真的，老爺。他們仍然在那兒。

甘致洛：地方上的官長應當多放幾條橈在這裏，好預備出太陽的早晨用。噯，我想我定要休息一下，去坐在那位太太的那一條上去。（對他自己喃喃說着，坐於羅露娜的橈上的極端的部份，氣憤憤地看着她。摸一摸他的帽子，當他向她請安時。）早安。

羅露娜：什麼，你又到這裏來麼？

甘致洛：我再說一遍我們沒有互相介紹過。

羅露娜：我是回答你問候我的話的。

甘致洛：我對你說早安，那麼你先應當回答我一聲早安，這才是你所應當說的。

羅露娜：那麼你先應當要求得到坐我的這條橈的允許。

甘致洛：這裏的橈是公家的。

羅露娜：爲什麼，你先頭要說教士坐着了的橈是你的呢。

甘致洛：很對，很對。我再沒話好說了。（聲音從齒縫裏漏出。）發昏的老太婆。她應當耽在家裏紡紡紗，數數佛珠。

羅露娜：別再嚕囀了。我是不會因爲要使你快活，離開這裏的。

甘致洛：（用他的手帕拂拭他的鞋上的灰塵。）要是這地上隨便多洒幾次水，這或者是改良之一種罷。

羅露娜：用手帕擦鞋，這真奇怪！

甘致洛：什麼？

羅露娜：你用鞋刷當手巾使的麼？

甘致洛：憑什麼資格，你來批評我的行爲？

羅露娜：憑一個鄰舍的資格。

甘致洛：見立托，把我的書給我。我不要再聽那無稽之談了。

羅露娜：你很客氣。

甘致洛：請原諒我，老太太，但是如果你沒有干涉因對於你沒關係的事情。

羅露娜：我大概想什麼，就說什麼。

甘致洛：並且你可以隨便嚙囉。拿書給我，見立托。

見立托：書拿來了，老爺。（見立托從口袋內取出書來，交給甘致洛；然後退。）

（甘致洛，丟忿怒的眼光警視羅露娜，帶上一雙笨大的眼鏡，從衣袋裏取出一個讀書鏡，使這二者與他相稱後，便打開他的書來。）

羅露娜：我以為你現在要拿一個千里鏡出來。

甘致洛：什麼你又說？

羅露娜：你的視力一定好。

甘致洛：比你的要好幾倍。

羅露娜：是的，這是很明顯的。

甘致洛：許多兔子和鸚鵡能夠替我的話作證。

羅露娜：你打獵嗎？

甘致洛：我打獵的，就是即使是現在——

羅露娜：哦，是的，自然。

甘致洛：是的，老太太。每禮拜我攜着槍和狗，你知道，去到一個靠近阿拿華卡一塊我自己的地方，只是去消磨時間。

羅露娜：是的，消磨時間。野獸怕不易打，時間到是消磨的。

甘致洛：你這樣想嗎？在我書房裏我能給你
看一個野熊的頭。

羅露娜：是的，我並且能在我繡房裏給你
看一張老虎的皮。這就算是一個理由？

甘致洛：很好，老太太。請你允許我們讀書。
我不覺得再有話要說了。

羅露娜：那麼，別說好了。

甘致洛：但是我要先吸一撮鼻煙。（取出鼻煙盒來。）你要一些麼？（呈盒與羅露娜。）

羅露娜：可是好的？

甘致洛：這是最好的。你是會歡喜的。

羅露娜（取一撮鼻煙。）這東西使我的腦袋清爽。

甘致洛：也會使我的清爽。

羅露娜：你打噴嚏嗎？

甘致洛：是的，老太太，三次。

羅露娜：並且我也是一樣。怎樣的相同！

（在吸取鼻煙以後，他們等候着打噴嚏，歪着面孔，彼此均打噴三次。）

甘致洛：噯，我覺得舒服。

羅露娜：我也是一樣。（傍白。）鼻煙替我們倆兒講和。

甘致洛：倘使我高聲讀。你肯原諒我嗎？

羅露娜：你歡喜就這樣讀；你不會吵鬧我的。

甘致洛：（讀着。）“一切的戀愛都是痛苦的，

但是痛苦不痛苦，牠總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這是肯婆麥所說的。

羅露娜：呀！

甘致洛：（讀着。）“從前我曾愛過的許多母親的兒女們，現在親我的嘴，好像他們親吻一尊木頭的神像一樣，”這幾行是滑稽可笑的。

羅露娜：（笑着。）哦，我懂了。

甘致洛：在這本書裏，有好些美麗的詩。聽着：“二十年已過，他回來。”

羅露娜：看你用眼鏡，又是千里鏡讀書，你不能想像出這怎樣的使我難過。

甘致洛：不用什麼眼鏡之類的東西幫助你讀，你能麼？

羅露娜：自然可以。

甘致洛：在你這樣的年紀？你一定是在說笑話。

羅露娜：請拿書給我。（拿書，高聲朗誦。）
“二十年已過，他回來。彼此對看着，叫了出來——這是他麼？天呀，這是她麼？”

(羅露娜還書與甘致洛。)

甘致洛：真的，我羨慕你的好眼力。

羅露娜：(傍白。) 我還記得這幾行詩。

甘致洛：我是很歡喜詩的，很歡喜。在我年青的時候，我還做一些呢。

羅露娜：好的嗎？

甘致洛：好的醜的都有。我是愛土龐德，佐力拿，伯克，和其餘的人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我初在美國遇見佐力拿。

甘致洛：哦，你去過美國？

甘致洛：去過幾次。我第一次去，我還只有六歲。

羅露娜：哥崙布必定把你帶了到他的一隻船上。

甘致洛：不十分這樣壞。我承認我老了。但我却不知道費丁蘭德和伊沙比（他們同笑。）我也是肯婆麥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我是在魏蘭錫嘉遇見他的。我是魏蘭錫嘉城的人。

羅露娜：你是？

甘致洛：我是在那兒生長的，並且我的青春就是在那兒消磨的。你到過那個城嗎？

羅露娜：是的，先生。離魏蘭錫嘉不遠，那裏有一座王府，倘使還在那裏，牠一定保存我的許多紀念。我在那裏消磨了好幾個季節。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那座王府是靠海，隱沒在檸檬和橘樹之間。他們稱這座王府是——讓我想想，牠們叫它做什麼呢？——“麥里斯拉。”

甘致洛：（一驚。）麥里斯拉？

羅露娜：麥里斯拉。這個名字對於你很熟習嗎？

甘致洛：是的，很熟。倘使我記得不錯，因為我們年老了容易忘記。住在那王府裏，有一個我所見到的一極美麗的女子，我確定對你說，像這樣的女子，我見過的是很少。讓我想想——她叫什麼名字？羅露娜——羅露娜——羅露娜若蘭娣。

羅露娜：（一驚。）羅露娜若蘭娣？

甘致露：是的。（彼此奇異地對看着。）

羅露娜：（鎮靜復原。）沒有什麼。你使我想起我的最好的朋友。

甘致洛：多麼的奇異！

羅露娜：是奇異。她名字叫着“銀姑娘。”

甘致洛：的確，是叫“銀姑娘。”在那地方上，人人都知道她是銀姑娘。我現在又好像看見她站在我的面前，在那紅玫瑰的窗前，你記得那個窗嗎？

羅露娜：是的，我記得。那是她房裏的。

甘致洛：她在那裏消磨很多時候。我意思是說在我那個時候。

羅露娜：（嘆氣。）也是在我那個時候。

甘致洛：她是理想的人，像一支百合花似的美麗，黑玉般的黑髮和黑眼，還有一副很可愛的表情。無論去到那裏，她就好像一道金光一樣。她的模樣是美麗，是完滿。上帝在凡人裏邊造出這樣一個天仙般的女子。她是一個夢。

羅露娜：（傍白。）倘使你只要知道那個夢現在是靠在你的身邊，你會知道夢是怎樣的有

價值。(高聲。)她是個很不幸的並且有一個傷心的戀愛故事。

甘致洛：很傷心。(他們彼此對看着。)

羅露娜：你知道嗎？

甘致洛：是的。

羅露娜：(傍白。)老天的法門真奇怪！這個人就是我從前的情人。

甘致洛：那個勇敢多情的少年，倘使我們說起這件同樣的事情——

羅露娜：決鬥？

甘致洛：的確，決鬥。那個勇敢多情的少年是——我的表弟，我是很歡喜他的。

羅露娜：哦，是的，一個表弟，我的朋友在一封她的信裏邊，告訴這件戀愛的故事，真浪漫。他，你的表弟，每天早晨，騎了馬經過她窗下的玫瑰花徑，並且要把一束花拋上她的走樓，她便接去。

甘致洛：到了午後，那個勇敢的騎士從原路回來，接那束她擲下給他的花。是不是這樣？

羅露娜：是的。他們想要把她嫁給一個她所不歡喜的商人。

甘致洛：有一天晚上，當我的表弟守在她的窗下聽她唱歌的時候，這位商人忽然來了。

羅露娜：惱了你的表弟。

甘致洛：當時便打了起來。

羅露娜：以後就決鬥。

甘致洛：是的，日出的時候，在海濱上，那個商人受了重傷。我的表弟不得不藏了幾天，以後就逃了。

羅露娜：你好像知道這個故事很清楚。

甘致洛：並且你也是一樣呢。

羅露娜：我已告訴了你，我的朋友對我說過這件事情。

甘致洛：我是我的表弟告訴我的。（傍白。）這個女人就是羅露娜。多麼一個奇怪的命運又把我們弄了到一塊兒來。

羅露娜：（傍白。）他不懷疑我是誰。爲什麼告訴他呢？讓他保留他的幻想。

甘致洛：（傍白。）她不懷疑她是正在和她舊時的情人談話。她怎麼能呢？我不要揭破我的實情。

羅露娜：是你，偶然的，勸你的表弟忘記羅露娜的麼？

甘致洛：唉，我的表弟一秒鐘也不曾忘記過她。

羅露娜：那麼你怎樣解釋他的行為呢？

甘致洛：我來解釋，那年青的人開初躲在我屋裏，怕因決鬥而打傷的那個很得地方上人的獸心的商人而犯罰。從我的家裏，他到西威里，以後就到孟德立。他寫了許多封信給羅露娜，有幾封是用詩寫的。但是，無疑地，這些信都給她的父母沒收了，因為她從來沒有給過一封覆信。於是甘致洛，失望了，並且相信他的愛人再也不會愛了他，便加入了軍隊，到阿非利加去，在那裏，一匪溪溝裏邊遇到了一個光榮的死，緊握著西班牙的國旗，再三說他的愛人的名字——羅露娜——羅露娜——羅露娜。

羅露娜：（旁白。）怎樣一個殘忍的說！

甘致洛：（旁白。）我不能夠得到一個比這樣更光榮的死。

羅露娜：這樣一樁慘事一定引起你大大的悲傷呀。

甘致洛：是的，真的，老太太。我就好像死了一個兄弟一樣的難受。我猜想，反過來，羅露娜在很短的時間，就到她的花園內，追逐蝴蝶去了，對於什麼都不在心上。

羅露娜：不，先生，真的不。

甘致洛：這是一般女子的情形。

羅露娜。即使你把這事看為女子的情形，但是“銀姑娘”却不是那樣性格的。我的朋友等候消息，日日等，月月等，等了一年了，依然沒有信來。一天午後，正是日落的時候，最初的星星剛出現，人家看見她離開了她的屋，輕移快步的，走到海濱上去，走到那個她的情人在那裏冒險的海濱上去。她把他的名字寫在沙上，然後坐到巖石上去，她呆視着茫茫的天宇。海浪囁囁地

私語那永久的獨語，並且慢慢地掩沒那女郎坐在那上面的巖石。其餘的事還要我說嗎？——潮水漲時，便把她衝到海裏去了。

甘致洛：老天呀！

羅露娜：說這故事的海岸邊的漁人斷定說，經過了好久，浪才把寫在沙上的名字衝去。（傍白。）你不致於會比我更能杜造一個浪漫的死。

甘致洛：（傍白。）她比我說謊說得更厲害。

羅露娜：可憐的羅露娜！

甘致洛：可憐的甘致洛！

羅露娜：（傍白。）我不告訴他，在兩年之中我就嫁了另外一個人。

甘致洛：（傍白。）我不告訴她，在三個月之內我就和一個歌劇團的舞女去到巴黎。

羅露娜：命運多麼的惡作劇！在這裏，你和我完全是兩個生人，會憑機會認識，來談論多年前朋友的浪漫的情史，我們談話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樣呢。

甘致洛：是的，奇怪，我們會因爭鬧來開始

我們的談話。

羅露娜：因為你把鴿子驚走了。

甘致洛：我先頭不高興。

羅露娜：是的，這是很明顯的。（甜蜜地。）
你明天來嗎？

甘致洛：一定來，如果明天是明媚的早晨。
我不但不會把鳥兒驚走，我還要帶給牠們麵包屑呢。

羅露娜：非常感謝你，這些個鳥兒是很好玩的並且應得到人家的愛護。我不知道我的女僕到那兒去了？（羅露娜起身；甘致洛也起身。）
什麼時候了？（她走向左邊。）

甘致洛：差不多十二點鐘了，見立托那壞東西往那兒去了？（走向右。）

甘致洛：（看着羅露娜，羅露娜正背面立着。傍白。）不，不，我不揭破我的實情。我現在是一副奇怪的樣子。讓她回想那每天走過她的窗下，拋花給她的那勇敢的騎士倒更好。

羅露娜：她是多麼的不願離開他啊。她到這

兒來了。

甘致洛：但是見立托往那兒去了？他大概混在奶媽隊裏，把什麼事也忘了。（他向右邊，招他的手。）

羅露娜：（看着甘致洛；甘致洛正背面立着。傍白。）不，我不告訴他我就是羅露娜。我現在是變得也太可怕了。讓他記起那時漆黑的眼睛的姑娘，當他通過花園裏的玫瑰花徑，擲花給他的我，這倒更好。

（見立托由右上；畢特娜從左上。她手上拿一束紫羅蘭。）

羅露娜：好，畢特娜，我以為你不再回來的。

甘致洛：但是，見立托，你因什麼事耽擱這樣久：太遲了。

畢特娜：（授紫羅蘭與羅露娜，）我的好人要我送這些花給你，老太太，

羅露娜：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呀。替我謝謝他。這些花很香。（從她的女僕取紫羅蘭時，有幾枝鬆了落於地上。）

甘致洛：我親愛的老太太，我和你萍水相逢，是很榮耀而且很快樂的事。

羅露娜：我也覺得這是快樂的事。

甘致洛：明兒見。

羅露娜：明兒見。

甘致洛：倘使是一個晴和的日子。

羅露娜：倘使是一個晴和的日子，你要去坐你的橈嗎？

甘致洛：不，老太太，我要到這裏來，倘使你不反對？

羅露娜：這條橈是可隨你的意坐的。（倆人均笑。）

甘致洛：並且我一定帶麪包屑來。（倆人均再笑。）

羅露娜：明天見。

甘致洛：明天見。

（羅露娜扶着女僕肩頭慢慢地朝右走去。

甘致洛，在未與見立托走去之前，戰慄，並且很用勁的，灣腰拾取羅露娜落

下的紫羅蘭。剛好這時，羅露娜轉她的頭看他拾取花來。)

見立托：你做什麼，老爺？

甘致洛：等等，見立托，等等。

羅露娜：(傍白。)無疑的，是他。

露致洛：(朝左走，傍白。)不錯的，是她。

(羅露娜與甘致洛從遠處彼此揮手。)

羅露娜：天呀！這是甘致洛，

甘致洛：我想，這是羅露娜呀。

(在還沒退場以前，他們發出最後的一笑，彼此對看着。)

幕落。

幽 會

*Allan Poe*著

朱維基譯

幽 會

威 匿 思

等我在那方！我定會

在那深淵和你相見。

金亨利，吉乞斯透的主教，悼忘妻詩

命運惡戾而且神秘的人呀！——你在你自己想像的光輝中發狂，並且跌在你自己的青春的火焰裏！在想像中我又看見你了！又是一次，你的模樣顯現在我的眼前了！——不是——哦不是像你原來的模樣——在那冰冷的山谷與陰影之中——却是像你應該像那樣的模樣——在那幻象朦朧的城裏，在你自己的威匿思城裏，消耗你偉麗的默想之一生——這座城是海洋的爲星所

愛的極樂土，牠的巴拉亭皇宮的濶寬帶着深沉而嚴酷的意義臨視下面靜流的秘密。是的！我再說一遍——像你應該像那樣的模樣。當然，除了這句話以外還有別的話——除了大衆的思想以外還有別的思想——除了詭辯家的考慮以外還有別的考慮。那末誰會疑惑你的行爲？誰會譴責你的幻想的時光，或則申斥那些勾當是一種生命的耗費，而這些勾當祇是你無限力量的泛濫？

我第三次或第四次遇見我在講的那個人時是在威匿思，在那裏叫做 Ponte di Sospiri 的拱門底下。我現在回想起那次相見的情形時，印象有些模糊了。但是我却記得——唉！我怎麼會忘却？——那深寂的午夜，那“嘆息之橋，”那婦人的美麗，那在狹窄的運河上來回緩步的“浪漫史的天才。”

這是一個異常晦暗的晚上。比牙石的大鐘已敲了意大利晚上的五點鐘。康白尼而的方場靜寂而且荒涼地橫着，杜該而舊宮的燈光是在迅速地熄滅着。我從比石太出來取道大運河回

家。但當我的戈杜拉划到了聖瑪珂運河口的對面時，一個女人的聲音從牠的隱處突然發出在這晚上，一聲強烈的，神經病的，延長的顫叫。爲這個聲音所震驚，我便一跳而起；而舟子却滑去了他唯一的槳。在漆黑中是再不能尋到，所以我們就讓流水去引導，這裏的流水把我們的戈杜拉從大一些的河道衝到小一些的河道裏去了。好像巨大而黑羽的鷹隼，我們慢慢地向那嘆息之橋系流而下，正當千支火炬從窗裏閃耀出來，又從杜該而舊宮的階級上照亮下來，立刻把那深沉的晦暗變成青白而且異乎尋常的白晝的時候。

一個小孩從牠自己的母親的臂裏滑脫了，便從高屋的窗裏落在那深而且黑的運河裏。靜寂的水不慌不忙地淹那小孩；雖然我的戈杜拉是眼光所能見到的唯一的一隻，在河裏早已有許多強壯的溺水者在水面上徒然搜尋着那祇能在深淵裏找到的寶貝！唉！在舊宮門前超出水面幾步的闊而且黑的大理石版上站着一個人

影，誰要在那時看見了以後是決不能忘却的。那便是愛福羅蒂——全威匿思城的偶像——快樂中的最快樂的——在那全是美人的地方的最嫵媚的——却仍還是那年老的，奸詐的孟託尼的年輕的妻子，也就是那美麗的小孩的母親，那小孩是她唯一的孩子，現在是深深地在那昏黑的水底下了，她心痛地在思想着她的可愛的嬌兒，或者這孩子在爭扎着聲嘶力竭地喚叫她的名字。

她獨自站在那兒。她那雙纖小，赤裸，而且是銀一般白的腳在她底下的大理石的黑鏡裏輝耀發光。她那從跳舞場裏出來後還沒有解鬆了一半預備睡覺的頭髮在閃爍的鑽石光裏盤繞在她經典的頭上，一鬢一的頭髮好像是剛開的玉簪花。一條雪一般白的，紗網般的帷巾似乎差不多是她身上唯一的遮掩。但仲夏和午夜空氣是炎熱，沉悶而且靜止，那石像般的身體一動也不動，那空氣即使波動了那輕霧一般的衣裳的皺痕，這衣裳掛在她的身上好像是沉重的大理石掛在尼莪勃(Niobe)的週圍一樣。但是——

說也奇怪！——她那雙明媚的大眼不是向下注視那淹埋她唯一的希望的坟墓上——却釘在十分不同的方向之上！我想起來那老共和國監獄是全威匿思最莊嚴的建築了——但那位夫人怎麼會那樣目不轉睛地注視在那座監獄上面，當她的獨生孩正僵直地躺在她下面的時候？那邊黑暗，模糊的壁龕也好像在她房間的窗的對面張口欠伸——那末，在那壁龕的陰影裏，在那建築裏，在那繞着蔓藤而且尊嚴的簷板裏能有什麼東西會使那位夫人以前不曾驚駭過一千次？胡說！——誰不記得，在這樣的時候，像碎了的明鏡一般的眼睛使悲哀的形像加多起來，並且在無數渺遠的地方看見那近在手邊的悲痛？

在那夫人上面許多步數的階級上，並且在水門的拱彎底下，站着一個穿得很整齊的，薩透(Satyre半人半山羊之神)般的人形，那便是孟託尼了。他偶或在吉太的弦上撥動幾下，似乎對於這個死亡有嫌厭的樣子，當他間或吩咐人去得回他的孩子的時候。驚呆住了，我沒有力量變動

我聽見那聲顛叫時所取的那個筆直的 勢，在那班憂切的人的眼睛裏看來一定好像是鬼怪而兇戾的樣子，當我帶着死灰色的臉孔和僵直的四肢在那隻喪禮的戈杜拉裏漂浮在他們中間的時候。

一切的努力全是空費。就是那些搜尋者裏面最有力氣的人也在鬆着他們的緊張的肌肉，面上罩着一層憂鬱的愁容了。似乎那個孩子祇有一些希望了（在那母親看來希望是更少了！）；但是現在從前面我們講過的，做那老共和國監獄的一部份的，並且準對着那夫人的窗檻的晦暗的壁龕裏面一個披着外套的人影走出來站在光亮裏面，在那旋轉着的階級上歇了片刻後，便聳身向河裏一跳。過了一刻後，當他手裏抱了那仍舊在呼吸着的小孩和那位夫人並肩站在大理石版上的時候，他那件浸透了水的外套解開了，堆在他的腳下，驚呆了的觀者的眼裏只看見一個仁慈的十分年青的男子，那時他的名聲震聞於全部份的歐洲。

那救命者默不作聲。但那夫人呀！她現在要接受她的孩子——她要把牠緊緊壓在她的胸上——她要把牠緊緊抱着——無限心愛地撫摩牠。唉！另外一個人的手臂把這個小孩從那陌生人的手裏取了去——另外一個人的手臂拿了去，不聲不響地抱到深深的宮裏面去了！那夫人呀！她的嘴唇——她的美麗的嘴唇顫抖了；眼淚聚集在她的眼裏——那雙眼睛好像和潑利尼的蓇荑一樣是“柔軟而且差不多是流質般的，”是的！眼淚聚集在那雙眼裏——看呀！那女人的全身戰慄到她的靈魂深處，並且石像活動起來了！那大理石的顏容的蒼白，那大理石胸體的漲動，那大理石的纖足的潔淨，我們在這些上面突然看見那不可壓下的紅暈的泛漲；一種微妙的戰慄震徹她精嫻的全身，好像南坡里的輕風圍繞着在草中的富麗而且是銀一般白的百合花低吹着一樣。

那位夫人爲什麼疑羞？對於這個問題是無可置答——除了，先前匆忙地離開了她的私房，又帶了母親的恐怖的心，所以忘記了把她的纖

足穿在拖鞋裏，也完全忘記了把衣裳披上她的雪肩。她這麼的凝羞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原由呢？——那雙眼睛爲什麼那樣不定而且懇切，那跳動着的脉胸的異常的騷亂爲了什麼原故？——那隻顫手的抽縮着的把握也爲了什麼原故？——當孟託尼轉身向宮裏去時攔在那陌生人手上的那隻手。那夫人急促地向他說再見時那低微的，奇異地低微的音調可有什麼原由？“你是戰勝了——”她說了，或者流水的潺潺聲欺住了我——“你是戰勝了——日出後一個鐘頭——我們相會——就這樣罷！”



騷亂是平靜了，宮裏的燈火是熄滅了，那個我現在認出來的陌生人獨自站在版石上。他顫抖着微細得看不出的震動，他的眼睛向四面張望，在尋一隻戈杜拉。我便請他到我的這隻上面來；他於是接受了。在水門邊弄到了一隻槳，我

們一起向他的住屋划去，他很快的恢復了他的自主力，並且用十分客氣的言語講我們從前的一些兒的相識。

有許多事情我歡喜講得十分詳細。那陌生人的——讓我這樣稱呼他，他對全世界仍舊是一個陌生人——外貌是這些事情中的一種。他的身高，說牠比中等身材高還不如說低：雖然在熱情濃烈的時候他的體格真地拓開那原來的尺寸而使那句斷言不確，他那輕飄的，差不多是溫柔的身材更宜於做那在嘆息之橋傍邊的有準備的行動，而似乎和人家說他在更危險的急事上能夠一些也不努力地使用那海荷爾般的力氣的那句話有些不合。帶着像一個神一般的嘴吧和下頷——奇異，狂放，飽滿，而且流動的眼睛，其陰影從潔淨的榛實變化到濃烈而光輝的黑玉——從他那披着的鬚曲的黑髮裏一個異常闊大的前額間或閃出光芒和象牙來——他的形貌在我所見過的裏面是再沒有更經典地相稱的了，除了或者康莫杜司皇的大理石像。但他的面容

却是大人在他們生命的一個時期裏看見的，而以後再不能看見的。這個面容沒有特別的地方——也沒有固定而特出的表情能夠繫在記憶之上；一副看了後立刻就會忘却的面容——但帶着一個想要把牠記起來的模糊而不斷的慾望而忘却。不是說每個迅捷的熱情之精靈沒有把清晰的形像映在那面孔的明鏡上——但是那面明鏡像明鏡一般地沒有保留下熱情的痕跡，當熱情已經離去的時候。

在我們冒險的那個晚上和他離開的時候，他用一種在我看來是懇切的態度請我明晨十分早的時候去看他。太陽升了不久後，我依命在他的巴拉茶裏面了，這是一座陰暗的，却也是奇異地偉麗的建築，在拉爾都近邊從運河的水上筆直向空矗起。我走上一座鑲工異常精緻的曲折的闊梯，我被引導到一個房間裏，門開時無比的光芒直射過來，其奢麗使我眩昏得一時張不開眼來。

我知道我的朋友是有錢的。以前我聽到人

家說他怎樣怎樣有錢的話，我總以為有些誇張得可笑。現在我向四邊仔細一看，我簡直不信歐洲不論那個有錢的人能夠有像週遭輝煌着的皇宮般的華麗。

雖然我說過太陽已經升了，但那房間却仍舊照耀得異常光亮。我看了這個情形，也看了我的朋友의 倦容，便能決定他一夜沒有睡過。房間的建築和裝飾顯然是要使人目眩，使人驚訝的。關於稱合的那種專門裝飾，或則關於國別的配合，似乎很少注意到。眼睛只是從一件東西上移到另一件上，卻不固定在一件東西上——也不固定在那希臘畫家的怪物上，也不固定在那意大利最好時代的彫刻上，也不固定在那未受教育的埃及人的偉大的彫刻上。房中各處華麗的帷幔因那低微而悲哀的音樂的震動而輕輕飄揚了，這種音樂不知道是從那裏發出來的。感官被混合而衝突的馨香所壓抑了，這種馨香是從奇異的盤香裏蒸發上升的，和着濃綠和紫羅蘭色的火焰。新升的陽光穿過粉紅玻璃的窗照在一

切的上面。萬條光芒在卷自飛簷的溶銀的瀑布般的帷幔上面來往返射，太陽的光芒終於和人造的光芒很適合地調和了，並且滾動着整塊地橫在華麗的，流質般的，啟里金黃的地氈上。

“哈！哈！哈！——哈！哈！哈！”——主人笑了，看我進來時便請我坐在椅子上，自己向後挺直橫在褥榻上。“我知道，”他說了，知道我不能立刻自安於這樣奇特的一個歡迎的禮儀——“我知道你驚訝我的房間——我的影像——我的畫幅——我關於建築和器具的創見——絕對爲我的華麗所陶醉了，是不是？但是原諒我，我親愛的先生，”（說這話時他的音調放低了，顯出十分客氣的神情）“原諒我的殘忍的笑聲。你看來似乎絕對驚呆了。況且，有些事情是這麼的可笑，使人必定要笑，或則就死。笑着死去定是一切光榮的死中最光榮的！你記得，馬亞男爵——馬亞男爵是十分好的一個人——馬亞男爵是笑着死的。還有戴司德的‘荒謬’裏，也有一大串人名遇到這個偉大的結局。雖然，你知道，”他

出神地繼續說下去，“在司巴達（現在是盼萊珂里）——我說在司巴達砲台之西，在許多差不多辨認不出的廢顛敗垣裏面有一種socle，上面仍舊可以讀出 $\Lambda A \Sigma M$ 字樣。這些字當然是IEA $\Lambda \Sigma MA$ 的一部份。現今在司巴達一千尊不同的神有一千座廟宇。笑的祭壇比其他的祭壇更能長存是多麼奇怪的事情！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奇特地變了音調和態度重復說了，“我沒有權利取笑你而自己快樂。你是應該驚訝的。歐洲產生不出像這樣美妙的東西，我的小小的皇室。我的其他的房間不能和這一間比擬的；那些房間祇不過是味同嚼蠟的時式品罷了。這一間不只是時式品——是不是？但是人家看了，這個房間只能變成他們天天所想望的東西——那就是說，他們即使把他們所有的祖產都賣了也是甘願的，只要能夠得到這些東西。雖然，我從來不給人家看的。除了我自己和我的僕人外只有你是一個例外，自從裝飾成了像你現在所看見的樣式起，我就允許我的僕人走進這個皇境的神

秘裏面!”

我鞠了躬；因爲光輝，馨香和音樂的有力的感覺同着他言語和態度的意外的奇特使我不能以言語形容我的感謝。

“這裏，”他站起來靠在我的臂膀上在房間裏週行着說，“這裏是——希臘到西馬彪，從西馬彪到現在的繪畫。你看有許多是不大敬重浮都(Virtù)的意見而選擇的。雖然，在這樣的房間裏，牠們却是合宜的懸幔。這裏也有無名大作家的 Chefs d'aure——這裏是男人作的未完成的圖案，他們生時是爲人尊敬的，而學院的所謂的銳敏的目光却使他們的名字爲世人和我所不知道。你以爲，”他突然回身轉來對我說，“你以爲這幅媽杜娜比愛太的畫像怎樣？”

“這簡直是瞿杜自己的！”我以滿腔的熱情說，因爲我在仔細流覽牠的卓越的可愛。“這簡直是瞿杜自己的！——你怎麼會弄到的？——的確的，她的在繪畫裏面好像是維娜絲在彫刻裏面一樣。”

“哈！”他深思地說，“維娜絲——美麗的維娜絲？——梅地茜的維娜絲？那小小的頭和金髮的她？左臂的一部份”（這裏他的聲音難以聽聞），“右臂的全部是失去而復得的，在那右臂的妖媚裏，我想，一切愛情的精髓都在裏面了，給我那坎那淮！愛普廬也是一個模擬品！——這是無疑的——我是一個盲目的蠢物，不能看見愛普廬的誇矜的靈感！我不能不——可憐我呀！——我不能不偏愛安蒂娜絲！蘇格蘭底斯不是說過彫刻匠在大理石塊裏找到他的彫像麼？那末密乞爾安石洛的兩行詩裏面的意思不是獨創的——

“Non ha l'ottimo artista alcun
soncetto

Che un marmo solo in senon circo-
nscriva' ”

這裏應該說一句話，就是，在真正的紳士的態度裏我們總覺得有和庸俗者的行動不同的地方，而不能立刻決定這種不同的地方是包含在那裏。我覺得在那個多事的早晨，把這句話完全

應用在我的朋友的外貌上，倒不如應用在他道德的氣質和性格上更為適合。那種使他和人類遠離的精神的特質，我也不能確切地說出來，除了把他叫做一種深而不斷的思想之習慣，浸染着即使是他的最微細的動作——侵佔着他的嬉戲的時刻——混纏着在他刹那的歡樂裏——好像是從潘司模立司廟四周的飛簷裏鬼怪像的眼睛裏盤繞而出的毒蛇。

從他迅速地講論不重要的事情時所用的混合着輕浮和莊重的音調裏，我不由得看出某種戰慄的神情——一種言語和動作裏面的神經質的激動性——一種舉動的不寧的興奮，在我看來是沒有理由的，並且有的時候使我充滿了驚愕。常常在一句話的中間停頓，這句話的開頭他顯然是忘却了，他似乎用最深沉的注意力在傾聽着，好像隨時有客來拜訪似的，或者在傾聽着只在他的想像裏存在的聲音。

在這種顯著的遐思的狂想或停頓中，我正在翻過放在褥榻上的，詩人學者包利動的著名

悲劇The Orfeo (意大利第一齣本國的悲劇)的一頁時，我才發見一節用鉛筆畫過的文章。這是第三幕將完時的一節——最驚心動魄的一節——雖然染着不潔，却沒有男人讀了不生出一種新奇的震驚，也沒有女人讀了不嘆一口氣的一節。全頁上染着斑斑未乾的淚痕，在對面的空白頁上寫着下面幾節英文詩，書法和我朋友的性格很是不同，我很難認出是他自己的手筆。

愛呀，你曾是我的一切，
我的心因此疼痛——
愛呀，你是海中的一座綠島，
一支清泉，一座神廟，
都盤繞着仙果，仙花，
仙花都曾爲我所有。

唉，甜蜜得易逝的夢影！
唉，星般渺遠的希望！
星升呀只是爲星殞！

從未來裏有個聲音叫喊，
“前進！前進！——我的遊靈
默然不動，驚呆地臥在
那過去之上（黑暗的深淵。）

因為！唉！在我呀
生命之光已是消逝。
“不再——不再——不再”
（這樣的言語能使莊嚴的海水
停在海岸的沙上而不流）
雷打的樹木將不再開花，
受傷的老鷹也不再飛翔！

如今呀，我的時日只是神遊恍惚，
我晚上所有的幻夢
都是你灰白的眼睛所警視，
你脚步所閃耀的地方——
在什麼神仙的跳舞裏，
靠着什麼意大利的川流 傍。

唉！那咀咒的時間，
他們把你在洶湧的海濤上，
從愛情帶到壽限和罪惡，
和一個不潔的枕頭——
從我這裏，從我們霧濛的氣候裏帶走，
這裏有銀白的楊柳哀哭！

這幾行詩是用英文寫的——這種語言我不相信是爲這幾行詩的作者所熟悉的——這不使我驚訝。我十分知道他才藝之廣，並且我知道他歡喜把他的才藝隱藏起來不給人家看，所以人家發見的時候可以有一種驚奇；但是我定要承認寫這首詩的日子的地方着實使我吃驚。本來寫着倫敦兩個字，後來仔細地塗去了——雖然不能十分瞞過一隻銳利的眼睛。我說這着實使我吃驚；因爲我很記得從前我和我的朋友談話時，我特別詢問他在倫敦曾遇到過孟託尼夫人沒有（在她沒有嫁人的幾年以前她曾住過在那

城裏，)倘若我記得不錯，他回答我他從來沒有到過英國的首都。我這裏還可以說，就是我聽見了不止一次（當然不能十分相信一個有許多或能性的傳言），我在說的人不但出身是英國人，並且教育也受之於英國的。



“有一張畫，”他說了，不知道我是在注意那齣悲劇——“還有一張畫你還沒有看見呢。”他把帷幔拉在一邊，便看見愛福羅蒂夫人的全身的畫像。

描寫她那超人的美，人類的藝術再不能做什麼了。昨天晚上在杜該而宮的石級上站在我面前的同樣仙人般的美女現在又站在我的面前了。但是在那滿臉笑容的表情裏面仍舊潛伏着（想像不到的反常！）那悲哀的無常的污點，這種污點是不能從美的完全裏分開來的。她的右臂彎在她的胸上。她用左手向下指那奇樣的瓶。只

看見一隻纖小的赤着的芳足踏在地上——在圍繞着她的纖體的光耀裏浮動着一對最精妙的翅翼，差不多看不見了。我的眼光從畫像上移到我的朋友的身上，却潑孟的Bussy D'Ambois的強烈的詞句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嘴唇上顫動出來：

“他在那裏

好像一座羅馬的石像！他要站着
直到死神把他變成大理石！”

“來！”他終於說了，轉身向一隻搪磁銀的桌子。上面有幾隻色澤奇異的杯子，還有二隻大的依脫勒斯甘瓶 (Etruscan Vases)，樣子和畫像上前面的瓶一樣古怪，裏面裝着的我想大約是Johannisberger。“來！”他突然說，“讓我們飲酒罷！時候還早呢——但是讓我們喝罷！真的還早呢，”他深思地繼續說，當一個拿著金鎚的美女孩室中震響着日出後一個鐘頭的時候——“真的還早呢，但是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們喝酒

罷！讓我們斟一杯酒獻給那邊尊嚴的太陽，這些華麗的燈和香鼎是這樣熱切地想要把他壓倒的！”他使我斟滿了杯敬祝他後，便連一接二地乾了幾杯酒。

“做幻夢，”他繼續說了，恢復他那散漫的談話的音調，當他把許多偉麗的瓶中的一隻舉在香鼎的光亮裏時——“做幻夢是我一生的事業。所以，你看見，我自己構成了一間幻夢的臥室，在威匿思的中心我能否構造一間更好的麼？真的，你看見在你的四周是一支建築裝飾的混合曲，愛哦尼亞的貞潔被洪水前的花紋所觸犯了，埃及的斯芬克斯偃臥在金黃的地氈上。但是生出來的影響對於懦弱的人才是不稱合的。空間，尤其是時間的配合，是使人類不敢去默想偉麗事物的妖怪。從前我自己也是一個裝飾家：但是那件蠢事的精華在我的靈魂上消失了。現在這一切是更和我的目的適合，好像那些阿拉伯式的香鼎，我的精神是盤繞着在火焰裏，這個情境的迷亂給我構造着那真正的幻夢之園。現在我

正很快地離開這裏到那邊去了。”他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把頭低垂在胸前，似乎在傾聽那聽不見的聲音。終於，挺了挺身子，他朝天望望，嘴裏說出吉乞斯透主教的兩句詩來：——

等我在那方！我定會
在那深淵和你相見。

不一刻後，承認是醉了，他筆直向褥榻上一躺。

扶梯上聽見有急步聲，不久後門上即有扣門聲。我正等候着第二次的騷擾，當孟託尼家的一個僕人衝進房來，用因熱情而塞住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出幾句話來，“我的主婦！——我的主婦！——受毒了！——受毒了！哦美麗——哦美麗的愛福羅蒂！”

驚瘋了，我飛步跑到褥榻邊，想要使那睡着的人喚醒轉來，回復到一種驚愕的智慧。但是他的四肢是僵硬的——他的嘴唇是青黑的——他

剛才輝耀的眼睛現在釘在死的上面了。我搖擺着走回到桌子傍邊——我的手落在一隻破裂而變黑的杯子上——那完全而可怖的真理的意識突然在我的靈魂上閃亮了。

印度拉神的判斷

Dahn Gopal Mukerji 著

芳 信 譯

印篤拉祠的判斷

時間：十五世紀。

地點：希瑪拉亞山脚下的一所寺院。

佈景：前景是寺院的外庭。庭的中央是一排聖樹，長着在一個差不多兩尺大的，四方形的，泥土做的祭壇上。庭左是一座崎嶇的峭壁，下來有石級的梯——只隱約看見幾步石級——直達寺院和下面山谷裏邊的村

莊。

右邊是聖殿和泥磚牆和禪堂的屋頂。有一隙空地在聖殿和泥牆之間，這是一條到寺內堂的路。有幾步級石通到聖殿的門。門前即為庭心。在遠處，浮在雲霧的是積雪滿滿的希瑪拉亞的高峯，在印度的中午的濃綠色的天空下面發亮。左邊一帶，一片森林茂生的山邱直伸到遠處。長條的金光時張時閃當那有紅色金色銀色雲恐怖地瀰漫山邱和森林之時。

遠處雷吼，幕起。

司亨特（他靠近聖樹正讀著一本樓葉面的手抄本的經書。他仰看着天空。）天在預示有災難啊。

（聖殿的門突然地打開。釋迦拉端正地站着。看着司亨特獨自一人，他便走下級石到司亨特面前。）

釋迦拉：你懂經裏邊的意思嗎？

司亨特：是的，師父。

釋迦拉：坎南德到什麼地方去了？

司亨特：他立刻就會到這裏來的。聽呀，師父：經書上說：只要一根頭髮的粗細就可以從虛偽裏分別真理出來。印篤拉神的裁判會落到那以思想言行把真偽混雜的人的身上。

釋迦拉：印篤拉神的雷是公正的。它會劈擊那些罪犯和邪惡的人不管他們躲在什麼地方；在森林中的深處或是在庵堂的僻地，印篤拉神的裁判都會落到他們的身上。即使不知道他自己犯罪的犯罪者的心也會遭到印篤神的責罰和懲戒。（雷在遠處轟鳴。）

司亨特：師父，你說話的時候，你不僅使聽的人的心裏滿充着熱情，還使他的靈魂裝着真理的美。

釋迦拉：稱讚是好事。但是爲什麼稱讚我，我現在還沒有找着上帝，並且——（淒切地搖着頭。）

司亨特：你就要找着他了；你的時候是近了。

釋迦拉：我想這怕是真的。

司亨特：師父，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倘若我僅只能夠減輕一點你的負擔，——

釋迦拉：你已經做到了。寺中一切的瑣事，你都替我做了。你已把一串永遠打不破的恩典將我綁住了。（坎楠德上。）哦，坎楠德，今天你怎麼樣？（走近他。）

坎楠德：（他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少年。）托緣的福，我很好，也很平安。你坐禪已經完了嗎？

釋迦拉（淒切地。）我已坐了九點鐘的禪了，但是——我現在要做禱告了。（走入聖殿把門閉着。）

坎楠德：他簡直不像他自己。

司亨特：他坐禪坐了好久以後，他就要變成別一個人似的。

坎楠德：他的兩隻睛裏有些憂愁的樣子。

司亨特：他怎麼能憂愁——像他這樣超越了悲歡，苦樂，愛恨的人？

坎楠德：愛也超越過了麼？

司亨特：是的，恨與愛是處於相反的地位，
都是虛幻！

坎楠德：但是我們一定要愛這個世界。

司亨特：是的，我們要拯救這個世界。

坎楠德：師父，即使這村莊的人過着世俗的
生活，他還要愛護他們。

司亨特：我們是僧侶。我們已經打破了一切
人世的束縛，即使是家庭，所以我們能把我們的
思想，擔心，愛戀送贈給他們。我們的愛是至公
無私的。

（雷在遠處狂鳴。）

坎楠德：是的，這是真的。但，我想師父是比
愛別的任何人還更愛你。

司亨特：不，師弟。他愛人是不分彼此的。我
和他相處十年；因此才使他倚仗我。但實在說老
實話，他是一個人都不愛的。因為他愛一切的
人。印篤拉神，可以為我作證：師父的愛人是不
分彼此的。

坎楠德：高貴的靈魂的師父啊，想起他比愛

別的人更愛你，我覺得快活。

司亨特：他愛每一個有生命的生物。他不像世俗的人們一樣，愛人要有比較——愛這個愛得多些，愛那個愛得少些。昨天晚上，雨在寺外像心碎的少婦哀哭般的落着的時候，他的聲音怎樣的在光與愛的歌曲裏傳揚出來呵！他是一個上帝的先知，並且也是一個他的誇耀的誠實的歌人。

坎楠惠：現在我還能隱約聽見他的聲音呢。

司亨特：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那動聽的言辭的不可形容的歡樂。只有拋棄一切束縛的人，才能說出這樣深沉不死的愛情，沒有憂慮——

坎楠惠：這是我早要對你說的話。你沒有看出師父臉上的悲哀和憂慮嗎？

司亨特：他是在沉思——此外沒別的。

坎楠惠：早幾日有一天他得着一個消息的時候，他似乎心都沉了。那是一個傷心的消息。

司亨特：不，那個消息於他沒有什麼關係。

(雷怒吼 殿門開。釋迦拉從聖殿門裏出，隨即關門。然後他靜靜地立在聖殿前面。)

釋迦拉(叫。)坎楠憲。

坎楠德：是，師父。(他走近釋迦拉，釋迦拉吩咐他幾句，坎楠德退；釋迦拉站着望着天。)

司亨特：他是一個多麼奇妙的幻影阿！當他站在聖殿的門檻上時，他就像一尊新的上帝，別一個神道到塵世裏來把好人正帶上天國去一樣。師父，我是多麼榮幸有你做我的先生呀！我感謝巴瑪賜你給我。

(坎楠德入。然後釋迦拉走到司亨特身邊，坎楠德跟在釋迦拉的背後。)

坎楠憲：師父，都預備好了。

釋迦拉：你們到村上去；問他們是否他們一切都好。當天公不仁的時候——哦，倘使這雨落到明天去 所有的收成都會沒有。他們將怎樣生活呢？不，不，不會的；你們倆到他們那裏去，把我的祝福帶給他們；告訴他們 今兒晚上我們另外會做好獻給印篤拉神的祭禮，不會再落雨

的。

司亨特：把托鉢拿出來，坎楠德。

坎楠德：火把也要嗎？（合掌。）

釋迦拉：也許雲會把月亮遮蔽；是的，要火把。（坎楠德由右退。）

釋迦拉（雷在天空震吼。）暴風雨就快落了。雨還沒傾下來以前，我希望你找着躲避的地方。（稍停。）世界每天越變越黑暗了。罪惡圍繞這個人世就像一條巨大的盤蛇一樣。我們這些僧侶是惟一拯救這個世界，使這個世界自由的人。司亨特，執着些鼓勵我。幫助我把光輝帶給這個入世。你不僅是我的徒弟，你還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抱司亨特。）從這世界拯救我出來。

坎楠德（入。）這裏是——（驚訝地停止不說。）

釋迦拉（放鬆司亨特。）到我這裏來，坎楠特。（坎楠特走過來，釋迦拉把一隻臂膀繞着坎楠特的頸項。）小弟弟——

坎楠德（喜氣揚揚地。）師父——

釋迦迦：拿出勇敢來並且要能從這個欺騙的人世裏解脫出來，司亨特。到村莊上去；把我們的幸福帶給他們。快些和他們一塊去！你們會平安地回來。（雷電交加。）哦哦，主印篤拉呀！——看呀，那邊正下着雨呢。去罷，快些——

司亨特（從坎楠德手裏取去托鉢和火把。）
來！

釋迦拉（放他的雙手於他們頭頂。）我祝福你們倆。印篤拉神會保護你們——（其餘的言語為閃電和霹靂所掩沒。）

（兩徒弟的聲音：“阿們桑地阿們。”他們走下石級。）

釋迦拉：這個風暴就會過的。阿們西哇。西哇愛你，我的司亨特。他和我在一起已有十個長年；在我追求“他”（“他”是惟一存在的“真實”）他曾大大地幫助了我。今天我是更接近了上帝——我站在真實的門檻上。我似乎覺得不消多久我就可揭起面紗，把我的心壓上那至終秘密的心——誰來了？（傾心地聽着。）他們不能夠

去了就這樣快回來呀。哈！又是個幻覺！這些日子我簡直爲無盡的幻覺包圍起來了。也許這個預示我尋求的終境。好像天明以前常是濃陰鬱鬱的。是，這樣過後就是光明；我看見上帝！（聽着聲音；傾心地聽。）他們都已回來了嗎？（叫。）司亨特！（他合十朝下看着，雷鳴滾滾。他不留意這個，冥然地畏瑟地後退。聽着腳步聲從下面來，聲音漸漸，漸漸地升高。釋迦拉擦他的雙眼好使自己真的相信看見的東西不是幻覺。他朝前走幾步。有一老人的頭出現。釋迦拉如同着魔一樣，朝後退步直至他的背靠着那聖樹。他靜靜地立着。老人終於爬上最後的一級。他沒有注意到釋迦拉。他看着浮直的希瑪拉亞山。然後他的眼光射到寺院的牆上——現在突然地看見釋迦拉。）

釋迦拉：你在這裏找什麼？

老人（謹慎地看着他。）哦，釋迦拉！你不認得你的年邁的父親嗎？（他雙臂張開走近。）

釋迦拉：我沒有父親。

老人：但是我是你的父親。有一天我不是差過一個送信的人來的嗎？（靜默。）難道他對我說謊嗎？你不知道你的母親是——

釋迦拉：你的信來過。

老人：那麼你立刻好回家去，沒有空費的時間了。來呀，我的兒，趕你的母親還沒有離開這個人世以前。

釋迦拉：我不能去。

老人：你不能去？你不知道你的母親要快死了？

釋迦拉：我已脫離這個人世。我已十二年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

老人：是你拋棄我們，但是我們並沒拋棄你。現在你應當回家呀。

釋迦拉：我已對送信的人說過了：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我不好回去。

老人：我已經聽過了。倘使你是我們生的，你就不能有一付石頭的心腸？來呀，我的兒：我，你的父親，哀求你。

釋迦拉：不，不：只有上帝是我的父親。

老人：經典上不是說你的父母就是你的上帝嗎？你應當服從你的父親。

釋迦拉：這是沒有見到真理，見到光明的人說的話。

老人：我要用經典的名義命令你。

釋迦拉：只有上帝能夠命令我。

老人：蔑士蘆神保護我！你那是做夢呀，我的兒？你的母親躺在那邊，正在和死神搏戰呀，

釋迦拉：我已經聽過。

老人：但你決定不回去？

釋迦拉：不，父親，我不能回去。我在寺中受戒的那一天，就是我斷絕把我東縛着的你們的一天。我定要脫離一切的羈絆。爲我自己的緣故，我一定不能愛什麼人。那麼我可以完全去愛上帝。我定要留在這個上帝安排我在這裏的地方，直至他吩咐我到別的地方去。

老人：但你的母親躺着，一口氣透不過就要

死的。她想見你一面。

釋迦拉：我不能去。

老人：但你一定要回去。

釋迦拉：我要能夠我也願去；但是我的生命是操在上帝的手裏。

老人（嘲笑）上帝！你的生命屬於上帝嗎？誰曾給你生命？不是上帝，是那個現在正躺在床上快垂死的女人；怎樣的忘恩負義！真的，這是個黑暗的時代；兒子們轉過來反對他們的父親，——並且要殺死他們親生的母親。

釋迦拉（靜。）我不愛這個人比愛那個人要多些；我的步驟，像我的心一樣，上帝指導我到那裏我便到那裏。

老人（嘲笑。）真理是你的證人嗎？

釋迦拉：印篤拉神會責罰我，倘使我愛這個人比愛那個人要更愛些。請聽我說，印篤拉神。（雷在天空霹靂。）

老人（發狂地。）去呀，我的兒，以你自己上帝的名義，我祈求你，到你的母親那兒去。我

跪在你的脚前，請賜這個大恩。（他跪下。）

釋迦拉（扶老人起來。他把自己的頭伏於老人的脚前。）

老人：那麼你去罷？（釋迦拉起身。）

釋迦拉（遲疑。）聖書上有一條教規說，一個出家人應當看見他的生地，在每十二年以後。

老人：自你脫離我們到現在，正是十二年。哦！我要感謝這條教規。

釋迦拉但，父親，倘使我去，我並不是要服從教規去的，但因為看我母親這個慾望在我是至上的，我至今都不曾夢想過教規——哦，我現在要忙於遵守教規。哦，多麼可笑！不是教規的詞句，却是我們裏面的精神才能判斷我們這些犯人或是聖人。現在倘使我服從教規同你去，那我算是叛教了。

老人：叛教！

釋迦拉：只有思想是我們無罪的度量。那想惡事的人實在就是做惡事的人。不，不，不要為

教規誘惑着我。我一定要留在這裏。我一定要遵守我的誓願。(他仰望着天空；黑雲遮滿天空。)

老人：教規不是寫在天上，是刻在人的心上。服從你心的威權。

釋迦拉：只有上帝使我服從。我不能背叛他的命令。我是一個出家人，我必定不可讓這去看我母親的慾望克服我——不！上帝——

老人：『要搶去垂死的母親她那兒子的上帝是怎樣的樣子？這樣一個上帝在印度人裏從來沒有聽過呀。沒有一個這樣的上帝存在，也沒有這樣一個上帝呼吸。(雷電交加。)]

釋迦拉：罪惡的靈魂嘯，不要褻瀆你的創造者。他是“真理的上帝”——“愛的上帝。”

老人(輕蔑地。)“愛的上帝，”——“他”怎麼能夠做“愛的上帝，”倘若“他”使你心的情流枯竭，並且遮盡你的理性像烏雲遮蔽日光的眼睛一樣？不，你這說謊的人。這不是“愛的上帝，”却是你那喪心病狂的自身——自私的愛使你奪去你母親在生命中她那僅有的歡樂。我——

哦，要替你回答上帝。倘使，你因去看你的母親，犯着罪，我要求上帝將我抵你的罪。來呀，服從你的父親，——我會擔下你罪惡的重負，倘使這是罪惡的話。

釋迦拉：不，每個人為他的罪惡出代價正好像每個人刈割他自己善行的收穫一樣。沒有人能替別人抵罪。哦，上帝！該詛咒我那初生的時候，該咀咒——

老人（怒。）你咀咒你的生嗎？

釋迦拉：是的，生在這愁苦的世界裏真可詛咒。

老人：那麼不詛咒你那痛苦的意志和你那孤獨的心情；別要詛咒，——

釋迦拉：不，我詛咒那個曾看見我來到這個欺騙的凡塵的時候。我詛咒，——

老人：你敢詛咒你初生的那個時候！哦，萬惡的罪人——當你母親已病到垂死之際你來詛咒你的初生的時候！上帝！我作證，他已招怒他的父親。現在，——沒有上帝能救你。

釋迦拉：不，不，——

老人：釋迦拉，我，你的父親，你生命的上帝，詛咒你。你已經奪去了你母親的孩子，她要死時的安慰。你已招怒了你那一切死去祖宗的鬼魂。

釋迦拉（叫出。）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雷電交加。整個的天空為雲彩掩着。）

老人：不這樣麼？只是這樣。在晚上你受詛咒；在日裏你受詛咒；你去時受詛咒，你來時也受詛咒。你受你種族的精靈的詛咒，也受上帝的精靈的詛咒。（繼續雷電分加。）

釋迦拉（倒在他父親的腳下。）我請求你，我的父親，——

老人（撥開他。）別接觸我。（走到左邊。你無論生死永遠都受詛咒。）

釋迦拉：上帝！父親，別這樣去罷。

老人：我不是你的父親。（烈雷急電。）

釋迦拉：父親——

老人（落下級石。）別叫我做你的父親而

沾污我。印篤拉神的裁判會落到你的身上！（他憤怒而且恐怖地蹣跚着從左邊下。）

釋迦拉：父親，聽呀，哦聽呀！（雨奔瀉地降下；雷響電閃。雨落得什麼也看不見。深深地落下黑塊，在這黑塊裏夾雜着電火兩條，雨後不久，天色清明。在灰白色的月光裏，我們看見釋迦拉盤脚坐在靠近聖樹傍邊。他一身濕透並且衣服零亂。他慢慢地起身，心疲力竭地支持着。有聲音從下面發出。）

釋迦拉：就這樣過了嗎？印篤拉神裁判了我並且發現我沒犯過失嗎？哦，倘使我犯了過失，電光定會觸死。我曾躺着，被雨昏了，等候着我的死期，死到底不來。哦，印篤拉神已判決了！（聲音在下面；他不聽見。）哦，你陰沉的世界啊，我終於脫離了你。脫離了愛和情慾，脫離了一切的羈絆。我現在沒有了人世的束縛，我只憑依上帝。結果，沒有爲人世的一切所煩擾，即使是不——（奇異地停頓。）即使不爲——司亨特所……（他意識到脚步聲的近臨和從下面來

的火把的光亮，)那是誰？(他走上前幾步。坎楠德入，手執火把。)

坎楠德：師父，師父。

釋迦拉：坎楠德，你，——(停頓，很簡單而尖銳地。)爲什麼這樣嘈雜？司亨特，司亨特在那裏？

坎楠德：司亨特是——

釋迦拉(看着別的火把突然地起來。)說！那兒誰來了？

坎楠德：他們帶來一個死人。

釋迦拉：他是誰？(好像真理的預告已臨近了他。)司亨特在那裏？

坎楠德(猝然他。)在山脚下被電光觸死。

釋迦拉(恐怖地叫喊着。)司亨特，——我的司亨特呀！(兩個人用一隻手拿着火把並且和別人拖着一些東西，走上級石。這個幻景使釋迦拉靜默。接着停頓。我們看見別一個火把跟着他們背後起來。)



印篤拉神的判斷

精迦拉：(慢慢地。)司亨特——去了。(又
停頓，望着多星的天空。)這是印篤拉神的裁判，

幕 落

1928 9. 1. 初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

